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解集烈鴻南淮

冊六

著典文劉

號一〇五路山寶海上
五雲王

人行發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刷印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四年十二國民華中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THE EXPLANATION OF HUAI-NAN DIGEST

BY LIU WEN TIEN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1

自序

淮南鴻烈解。有許慎高誘兩家注。隋書經籍志。竝列于篇。至劉昫作唐書經籍志。唯載高注。則許注已佚于五季之亂矣。而新唐書及宋史藝文志。仍竝列兩家。謂唐時許注猶存。歐陽氏得其故籍。以爲志可也。宋時安得復有許注。而修史志者猶采入之歟。觀陳氏書錄解題有曰。旣題許慎記上。而序文則用高誘。然則許注旣佚。宋人以其零落僅存者。羅入高注。遂題許慎之名。而其未羅入者。仍名高注。可知也。要其冠以高誘之序。則高注爲多矣。今世所傳高氏訓解。已非全書。而明正統十年。道藏刊本首有高誘之序。內則題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一如陳氏所云。是即宋時羅入之本。以按高注。增多十三四。其間常有許注也。夫以淮南王之博辯。善文辭。爲武帝所尊重。復得四方賓客。如九師八公者。廣采羣籍。作爲是書。固已極魁瑋奇麗之觀。而東漢兩大儒。各以博識多聞之學。事爲之證。言爲之詰。亦旣疏解略盡矣。道藏本雖不全。而雜有二家之注在焉。猶愈于訓解之止出一家。而又爲庸妄子之所芟削者。獨天文訓一篇。道藏本未嘗增多訓解一字。而中有誘不敏也之文。其注亦遂簡略。蓋此篇決出于誘之所注。而誘于術數未諳。遂不能詳言其義耳。然吾謂三代古術。往往見于周禮左氏春秋傳史記律曆天官書中。其可以相質證者。賴有此篇。儒者而弗明乎是。即經史之奧旨。何由洞悉而無疑也哉。竊不自揆。推以算數。稽諸載

籍于高氏所未及者皆詳言之亦時正其舛謬如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即是顓頊曆上元則天一當爲太一而高氏無注二十四時之變反覆比十二律故一氣比一音而注以十二月律釋之淮南元年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曆術所無蓋時已酉冬至脫其日名甲子自爲立春之日重言丙子本與下文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相連即釋太一丙子之義而截立春丙子爲句闕以注語似立春僅去冬至四十二日此皆舛錯尤大者予之補注不爲高氏作疏正不妨直糾其失耳書成于己亥之夏戊申秋復改正數條遂繕爲定本焉乾隆五十三年九月九日嘉定錢塘序

淮南鴻烈集解

卷十八

人閒訓人閒之事吉凶之中微得失之端反存亡之幾也故曰人閒○文典謹按此篇敘目無因以題篇字乃許齊注本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

周八極總一筭謂之心○俞樾云總一筭三字當在周八極之上蓋言發於一端而散於無竟總見本而於一筭而周於八極猶下文所云執一而應萬也兩句誤倒失其義矣

知末觀指而略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智所爲行智所之事智所秉動智所由○王念孫云四智字

竝讀爲知智字古有二音二義一爲智慧之智一爲知識之知說見管子法法篇不智下劉本依文子微明篇改智爲知而諸本多從之蓋未達假借之義也又下文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

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案然字當在曉字下智卽知字也不當更有知字曉然自以爲智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十六字連讀後人不識古字而讀曉然自以爲智絕句故又加知字以聯屬下文

耳今本然字又誤在自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聲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究字下則更不可讀矣

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己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

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

之煙焚突竈突也○莊遠吉云突隙當作突隙突音式鍼切與犬出穴中之突字異○王引之云突隙之煙不能焚屋明是燬字之誤說林篇曰一家失燬百家皆燒是其證也太平御覽蟲豸部四引此

正作突隙之燬世人多見煙少見燬故諸書中燬字多誤作煙說見呂氏春秋煙火下○堯戒曰戰戰慄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突竈突也按二注正同說文突竈突也與注淮南說正合

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蛭蹟蹟也。蛭蟻也。○莊遠吉云：各本皆作堙，唯藏本作蛭，依義作蛭。今注：蛭乃堙字之誤。詩：東山毛傳：堙，蛭也。方音楚，以堙南，蛭土謂之堙。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

○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人下有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倦，依說文作倦，倦，罷也。雖有扁鵲俞跗之

巧，猶不能生也。○俞跗黃帝時醫。○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俞跗，黃帝時醫。○羣書治要引：正文及注：跗

榆柑：韓詩外傳作跗。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爲鄰。非神聖人莫

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揣，商也。高下也。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

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爲是者，事必可

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

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

身無大功而受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

之間，○莊王敗晉，荀林父之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文典：謹按：北堂書鈔四：病疽將死。○王念孫云：此

符篇：呂氏春秋異寶篇：皆不言孫叔敖病疽死。病疽將死，當作病且死。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病且死，屬其

子曰：賈子胎教篇：史記：病且死，謂其子曰：文義：與此同。列子：呂氏春秋：作孫叔敖疾將死，將亦且也。今

作病疽將死者，且字因與病字相連而誤爲疽。後人以此下文：謂其子曰云云，乃未死以前之事，故於死上

加將字而不知疽爲且之誤也。○俞樾云：諸書無言孫叔敖以病疽死者，疽乃未死以前之誤，病將死二字

皆衍文也。說文：疒，病也。人有疾，痛象倚著之形，是古疾病字止作疒。其從矢之疾，蓋疾速字，而非疾

病字也。後人段疾爲疒，疾行而疒廢矣。疒且死，即疾且死也。其事亦見列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異寶篇：

字此因上文沙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

爵祿惟孫叔敖獨存○王引之云俗當為法隸書去谷二字相似隸書去字或作谷形與谷相似故從去

公遂死於浴室呂氏春秋精諭篇作法室亦以相似而誤韓子喻老篇作楚人因改爲俗耳此謂楚國之法如

是放獨在○俞樾云二世而爵祿文不成義當有脫誤韓子喻老篇作楚人因改爲俗耳此謂楚國之法如

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奪字即承此而言因奪與爵草書相似又以文在祿上故奪誤爲爵耳夫所謂孫

叔敖獨存者存其寢丘之地也祿也非爵也不當兼言爵韓子喻老篇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

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絀也○威服四方而無所詘○王念孫

下威服四方相對爲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

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樂書中行偃皆大夫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

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

請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

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掘藏謂發冢得

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張武爲趙襄子所殺申叔時教莊王封陳

氏之後而霸天下○申叔時楚大夫失莊莊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王念孫云憤然非歎貌憤當

實字或作憤後漢書王符傳作憤憤是其例也後人又改爲憤耳太平御覽學部三引此作憤憤然而歎歎

敬慎篇家語六本竝云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是其明證矣說文喟太息也或作噴徐階曰轉
時外傳噴然太息作此字文選舞賦噴息激昂李善亦引外傳云魯哀公噴然太息今外傳噴作噴後人
改之也又晏子雜篇晏子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
噴然而歎亦作此噴字
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王念孫云或欲利之或欲害之相對爲文利之上不當有以字此
戶字亦因上文禍福之門戶而衍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相對爲文則戶字可省陽虎爲亂於魯陽虎季氏
虎季氏專魯國也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莊達吉云御覽引作圍三而陽虎將
舉劍而伯頤三而陽虎將舉劍而自刎頸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者止之曰下不當有天下探
之不窮六字蓋錯簡也高注同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二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莊
引此作門者止之曰我將出子無天下探之不窮六字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莊
云御覽引作左持劍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袂薄腋也袂袂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
右提戈赴圍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袂薄腋也袂袂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
反也○王念孫云我非故與子反也反當爲友言素與陽虎無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
交而爲之蒙死被罪也今作反者涉上下文反字而誤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
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王念孫云以
義不相屬太平御覽引此作以爲傷者戰鬪以下十三字此因兩傷者相亂故寫者誤脫之耳此所謂害之而反
者受重罪是也今本無傷者戰鬪以下十三字此因兩傷者相亂故寫者誤脫之耳此所謂害之而反
利者也○王念孫云利下脫之字太平御覽引此有之字上文云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是其證何謂欲利
證又下文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取下亦脫之字上文云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是其證何謂欲利
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晉人晉恭王傷而休晉人射恭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
奉酒而進之豎陽穀其名也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

反辭以心痛。○王念孫云：心痛本作心疾。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後漢書文苑傳注引此作辭以心疾。王駕而往疾，蓋脫心字。呂氏春秋權勳篇：韓子十過飾邪二篇，說苑敬慎篇，並作辭以心疾。

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君謙以自稱也。人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

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也。○王念孫云：亡與忘同。率當爲恤，聲之誤也。呂氏春秋韓子說苑，均作不恤吾衆。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

斬司馬子反爲僇。○王念孫云：後漢書注引此爲僇，上有以字，是也。今本脫以字，則詞意不完。呂氏春秋韓子說苑，皆有以字。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

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溼而強之食，病渴而

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王念孫云：劉本溫誤作濕，在本又改爲溼，皆非也。病溫者不可以食，若作病溼，則非其指矣。文子

微明篇：作病溫而強餐之，熱病渴而強飲之，寒說林篇云：病熱而強之餐，救渴而飲之，寒熱亦溫也。又案強之食，食當依說林篇作餐字之誤也。餐寒爲韻，養病爲韻，病古音蒲浪反，說見唐韻正。若作食，則失其

矣。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王念孫云：劉本依文子改有論爲有道，而莊

言悅目悅心，愚者之所欲，而有知者不以此傷性。若作有道，則非其指矣。古或謂知爲論，說山篇：以不明大以近論遠，呂氏春秋直諫篇：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所以不

可不論也。高注：玆云論知也。大戴禮保傳篇：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論亦知也。荀子解蔽篇：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謂知久遠也。又脩務篇：故夫辨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

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論與知識同義，彼注訓論爲敘失之。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

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

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樂羊文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爲私

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陶方琦云：宋蘇頌校淮南題序引許本，

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先生凡先生者。也以享鬼神。白犢純色。可以為犧牲也。○俞樾云：吉祥下脫也。字列子說符篇論術福虛篇或作此吉祥也。當據補。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楚莊王時。圖宋八月。○陶方琦云：列子釋文引許注。楚莊王圖宋九月。按今本八月當作九月。左傳宣十四年。秋九月。楚子圖宋。十五年夏。楚子去宋。杜注：在宋積九月。呂覽慎勢篇：莊王圖宋九月。宋本淮南正作九月。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明也。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莊遠吉云：御覽作北塞之人。有善道者。○王念孫云：近塞本作北塞。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北塞謂北方之塞。若改為近塞。則不知為何方之塞矣。漢書敘傳：北塞頗識其倚伏。顏師古注：引此。正作北塞。上之人。後漢書蔡邕傳：得北塞上之李賢注云：北塞。塞上。多也。藝文類聚：禮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十。獸部八。引此。或作北塞。上之人。人下。文近塞之人。○俞樾云：十九。亦本作塞上之人。漢書後漢書注：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文選：幽通賦：引作塞上之人。○俞樾云：近。謂近時也。此蓋淮南事。近事言之。故曰：近。非連塞字為義也。班孟堅幽通賦：引北塞。頗識其倚伏。即用此事。而云北塞者。以下文言胡人大入塞。故知是北方之塞耳。乃顏師古注：漢書敘傳：引此文。作北塞。即上之人。蓋涉正文。北塞而誤。非顏注之舊。是以李善注文選：幽通賦：止云：塞上之人。若使本作北塞。則正宜引之。以證北塞。但言塞上。不言北塞。上。然則淮南子原文。不可無也。後漢書：蔡邕傳：得北塞。之。後。福。李賢注：曰：北塞。上。也。但言塞上。不言北塞。上。然則淮南子原文。不可無也。後漢書：蔡邕傳：得北塞。之。類聚：太平御覽：引此文。或作北塞。上之人。漢書後漢書注：選注：所誤。王氏念孫反據以訂正。淮南子：謬矣。下文：近塞亦無作北塞。上之誤矣。馬無故亡而入胡。○莊遠吉云：御覽作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莊

云御覽作此何知乃不為禍下為禍或禍之下言何遠不乃為禍也下文曰此何遠不能為禍乎即其證
同乃能古字通說見漢書谷永傳能或禍之下言何遠不乃為禍也下文曰此何遠不能為禍乎即其證
此及下文兩何遠不為禍又何遠不能為禍亦引作何遠不乃為禍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
引作何遠不乃為禍又何遠不能為禍亦引作何遠不乃為禍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
父曰此何遠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王念孫云良馬本作馬良與家富相對為文漢書其子好騎墮而
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遠不為禍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莊遠吉云御覽丁壯者引弦而戰王
念孫云引本作控此亦後人以意改之也文選幽通賦注太平御覽禮儀部引此控作控弦而戰漢書注
及藝文類聚禮部獸部太平御覽獸部引作皆控弦而戰藝文類聚又引注云控張也則本作控明矣
近塞之人○莊遠吉云御覽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化不可極深不可
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王念孫云不害當為不周隸書害作
使訖其指文子精誠篇周誤作害宣六年公羊傳禮公有周狗謂之樊爾雅釋畜注誤作害楚辭離騷雖
不周於今之人兮王注曰周合也汜論篇曰苟周於事不必循舊謂合於事也此言不周於事亦謂不合
於事也此言直於辭也室成而不周於事下言虧於耳忤於心而不合於實合亦周也下文高陽騶命匠人
言所謂直於辭也室成而不周於事下言虧於耳忤於心而不合於實合亦周也下文高陽騶命匠人
誤故刪去不字耳又下文此所謂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不可用亦當作不周於事凡言此所謂者皆復
舉上文之詞不當有異此因周誤作用後人遂改為不可用而不可用亦當作不周於事凡言此所謂者皆復
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同亦當為周不周於時不合於
時也齊俗篇曰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是也文子微明篇正作不周於時隸書害用同三字
故傳寫多誤高陽騶或曰高陽騶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尙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
塗今雖成後必敗○文典謹按今雖成後必敗及今雖惡後必善及其始成然善也而後果敗
高陽騶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

爲室其始成。皦然善也。皦高壯貌。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

郭君將城薛。靖郭君齊威王之子也。封於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爲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

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

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爲熙也。熙戲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爲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

也。釣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螳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

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

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三韓魏國

趙括子以報於牛子。括子牛子齊臣。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

以齊侯往。牛子以爲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無害子亦齊臣。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

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王念孫云謂與爲同爲謂古字通說見秦策蘇代僞爲齊王曰下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本作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

不而者不能也。能而古聲相近故能或作而。(原道篇而以少正多高注而能也以寡統衆又注呂氏春秋去私不屈士容三篇竝云而能也逸周書皇門篇曰譬若衆敗常扶予險乃而予以濟墨子尙同篇曰

故古也者。非命。篇曰。不而矯其耳目之欲。莊子。逍遙遊。篇曰。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荀子。爲

哀公曰：「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楚辭九章曰：「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不知之？」齊策：「管燕謂其左曰：『子曰：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又秦始皇使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解此環不而字，對與能。」

同故鄭注屯卦。說而爲能。堯典柔遠。能邇。漢督郵之班。碑作。漆遠而邇。皋陶謨。能哲而惠。衛尉春秋不侵。篇能。惠能。惠。論語。邇。問。漢。督。郵。之。班。碑。作。漆。遠。而。邇。皋。陶。謨。能。哲。而。惠。衛。尉。春。秋。不。侵。篇。能。

淮南鴻烈集解 五卷十八 人間訓 十一

能治可爲管商之師齊策能作而又禮運正義曰劉向說苑能字皆作而今說苑中能字無作而者皆後
人改之也唯論衡之感虛福虛亂龍講瑞指瑞感類定賢諸篇能字多作而其作能者亦是後人所改後
人不曉而字之義故改而不爲而不耳此言所貴乎智者國危能安患結能解也若國危不能安患結不
能解則何爲貴智乎下文張孟談對趙襄子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爲貴智語意正與此同吳語危事
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智矣不可猶不能也後人改爲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非也
若謂國不安患不解則與何爲貴智四字義不相屬若謂國危而不安之患結而不解之則是不仁而非
不智矣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王

云首句本作臣聞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與下二句文同一例因臣聞下衍之字後人遂於之下加有字而句法參差不協矣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

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曰以疏無害子曰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

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俞樾云調當爲周楚辭騷雖不

周於君謂心合於君也作調者古字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煖風不能

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

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王念孫云賞當爲貴此承上句其言有貴者

是其證今本貴作賞者涉上文雍季先賞而誤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管文

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爲奈何○文典謹按奈何上改之字韓非子難一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

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僞○文典謹按仁義之事戰陳之事不厭忠信不厭詐僞相對爲文不當有

詐僞無君子二字今本有此二字者後人依韓非子難一加之而不知其不可通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

也呂氏春秋義賞篇作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亦四字爲句

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

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無復。○莊遠吉云：御覽此下，亦有和字。○俞樾云：愈，

當爲偷。古偷字也。周官大司徒職：以俗教安。賈氏春秋義賞篇曰：雖今偷可，後將無復。偷，利即偷利。謂雖偷取利而後不可復也。呂氏春秋義賞篇曰：雖今偷可，後將無復。偷，君其正之而已矣。於

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

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

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王念孫云：此本作吾豈可以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先音悉，薦反，

兵部四十四引此，正作吾豈可以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呂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

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王念孫云：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二引此，城下作城中，襄子謂張孟談曰，

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王念孫云：糧食匱乏，太平御覽引此，無乏字，是也。今本乏字，蓋高注之

誤入正文耳。力盡糧匱，士大夫病，相對於文，則匱下不當有乏字。韓子趙策：皆無乏字，是其證。大

夫病，御覽引作武夫病，案此本作武夫病，淮南一書通謂士爲武，韓子作士大夫，策作士大夫，病

此作武大夫病，一也。下文中行穆伯攻鼓，鮑聞倫曰：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是其明證矣。御覽作武

夫病者，不解武大夫之語，而刪去大字也。今本作大夫病者，亦不解武大夫之語，而刪去武字也。士大夫

皆病，而不舉矣。爲之奈何？張孟談曰：人不能存，危不能安，無爲貴智士。○王念孫云：劉本依趙策改智

則偏而不舉矣。爲之奈何？張孟談曰：人不能存，危不能安，無爲貴智士。伯爲智士，非也。此謂亡不能存，

危不能安，則無爲貴智，非謂無爲貴智士。上文牛子謂無害子曰：國危不能安，患結不能解，何謂貴智？

下亦無士字。吳語亦云：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智矣。趙策：誤衍士字，而劉據之以

改本書，誤矣。太平御覽引此，作無爲貴智。臣請試潛行，潛行，伏也。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之曰：

臣聞之，脣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入矣。趙入，則君爲之次矣。○王念孫云：君爲之次，君上

上下文皆作二君。韓子趙策亦云趙亡則二君爲之次。又下文言出君之口入臣之口。及今而不圖之禍將耳。君上亦脫二字。太平御覽引此正作言出二君之口。韓子趙策作謀出二君之口。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王念孫云太平御覽引此作二君乃與張孟談謀。句陰與之期是也。陰與之期謂陰約舉事之期也。趙策作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是其證。今本陰字誤入上句。謀字上則非其指矣。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俞越云其當作期。謂所期之日之夜也。韓子十過篇正作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王念孫云智伯下當有軍字。下之太平御覽引此已脫軍字。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韓子趙策皆作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爲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王云君子本作老子此淺學人改之也。今老子作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無下美字。而以市字絕句。尊字下屬爲句。道應篇引老子亦有下美字。則所見本異也。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西門豹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王念孫云子能道太平御覽治道部八引作子能變道是也。變道謂易其道也。晏子春秋雜錄。在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西門豹曰之子不變子言。戰既在脰。劍既在心。唯子圖之。語意與此相似。今本脫去變字。則文不成義。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王念孫云今王當爲今君。此涉上下文。王字而誤也。魏自惠王始稱王。此對文侯言之。不當

稱王下文云君以爲不然則本作君明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君臣故稽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

括甲
箭鎧
也也

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

太平御覽引此作服也。攬載而

至是也。據高注云：服，駕牛也。則負者，聲之誤耳。一切經音義十一引此作「或服」。與御覽所引小異，而皆有載字。則今本作脫載字明矣。提輿輦同。謂人挽車也。服輦，載粟而至於者。或服或輦。

連輦車者必有輓釋文連本亦作輦服

皆車名。故管子淮南皆稱

服輦許高注皆訓輦爲櫓於義少疏矣（許注見一切經音義）
○陶方琦云一切經音義引作輶載米而
至又引許高注捷擔也按故書輦作連周禮鄉師鄭注連讀爲輦捷字說文不收當卽連字說文連頁車也

近通
擢管子
元海曰
應王
捷觥行
今朋
皆連
作輦
輦者
知淮
南朋
今通
本

字乃後人所改也。注服訓詁爲據。則

然同御覽六百二十七引作再鼓服
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

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

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扁爲

東封。治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

而驚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覽冬以力

暑以強粒秋以收斂冬間無

事以伐林而積之。則與上念孫云暑以強粒當從齊民要術所引作夏以強粒夏與有和字。○文典謹按御覽

負輓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

也民以敵矣引敵作弊宋本同

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者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

注同。繆穆古通。饒問倫曰鼓之

惟夫闕倫矢之文典謹按軍書治

中行穆伯。晉大夫。鼓北翟。○陶方琦云。軍書治要引許注。中行穆伯。晉大夫。鼓北翟。按二注正同。繆穆古通。餽聞倫曰。鼓之裔。夫聞倫知之。文餽聞倫。晉人也。治。

五卷十八人開訓

十五

要引鮑聞倫作鮑聞倫注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

也。君奚爲弗使？要引使作取。穆伯曰：「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

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後佞。俞樾云：後字義不可通，乃從字之誤。佞人得志，故晉國之

士爲武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

鄭，孟盟伯里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蹇他，弦高之黨。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過諸侯

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爲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文

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也。大破之，殺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御覽功作賞。弦高辭之曰：「誕而

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爲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爲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爲

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修，愚人之思殺。殺，短也。忠

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

罪，遣卒戍陳。戍，守也。守欲有陳也。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王念孫云：諸書有言還反者，無言反還

未還及其還而獨不賀也。太平御覽莊王曰：「陳爲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莊王起九軍，作六軍，御征暴亂，誅罪

人羣臣皆賀，而子獨不賀。御覽無獨字。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王念孫

云：牽牛蹊人羣臣皆賀，而子獨不賀。御覽無獨字。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

人之田。太平御覽引作人有牽牛而徑於人之田中是也。今作牽牛蹊人之田者。後人據左傳改之耳。案宣十一年左傳申叔時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云云。史記陳杞世家作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此文無夏徵舒以下四句。又無人亦有言之語。而即云牽牛以蹊人之田。則語無倫次。故必詳言之曰。人有牽牛而徑於人之田中。後人不察文義。遂據彼以改。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爲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遂吉。此而不自知其謬也。云御覽作舉兵而征之。因誅罪人。遣卒戍陳。○王念孫云。興兵而攻。本作興兵而政之。政與征同。古字多以政爲征。不煩引證。今本政誤作攻。又脫之字。夏徵舒弑其君。故曰興兵而征之。若言攻。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舉兵而征之。因誅罪人也。貪陳國也。則此本作以誅罪人。以與已同。言莊王已誅罪人。而遣人戍陳也。下文云。諸侯聞之以王爲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則此本作以誅罪人。遣人戍陳。明矣。上文云。莊王以討之。伐陳。本以誅罪人。不得言因以誅罪人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誤。諸侯聞之以王爲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爲智伯謀曰。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爲君廣地者也。夫爲君崇德者霸。爲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莊遠吉云。行者。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切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王引之云。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義與上句無別。當即是上句之注。而此句獨不在內。則非正文明矣。夫就人之名者廢。切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之

事君也。○文典謹按初學記政理部白帖四十九御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念孫

云積力本作量力此後人以意改之也下文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正所謂力量而受官也若改其所能

量力為積力則非其指矣初學記政理部白帖四十九太平御覽治道部十四引此皆作量力

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

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為未足遂興兵伐

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為飲器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

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修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

無忌復於荊平王曰費無忌楚臣復白也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近諸夏國在諸夏也而荊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

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念孫云王上不當有楚字此因下文楚王悅之而衍王自收

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傳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伍子奢遣

左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

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為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

謂見譽而為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唐子齊大夫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

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孟嘗君封於薛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夏日

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

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為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飲，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稷，服輕煖，乘牢良。○王念孫云：梁當為梁，此涉上文糲粢而誤。上文云：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是梁為食之粗者。賈逵注晉語云：梁，食之精者。見文選陸機君子有思行注。此與芻豢對文，則當言黍稷，不當言黍稷。上文云：養以芻豢，黍稷五味之膳，是其明證也。且梁與良為韻，若作梁，則失其韻矣。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為父報讐於齊者，刳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莊達吉云：御覽正作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為父報讐以出死，非為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為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為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為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為遲者反為疾。○王念孫云：此當作今乃反以。此衆人所以為死也，而乃反以得活，即其證。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為疾，遲之為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入其玄珠，使離朱提劉索之。離朱，明目捷疾，利搏善拾于物。二人皆黃帝臣也。○王念孫云：劉與撥通，今本乃反二字誤倒。又脫一以字，衍一反字。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為疾，遲之為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目能見百步之外，秋毫之末，攬撥亦黃帝時捷疾者是也。此注當作離朱明目見物捷疾攬撥，善於搏拾物，高注脩務篇曰：攬搏也。注要略曰：攬拾也。二人皆黃帝臣也。今本正文脫攬字，注文猶多脫誤。劉績不能釐正，乃於劉上增捷字，諸本及莊本同。與脩務篇不合，非也。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悅而後能得之。忽悅，善忘之人。聖人敬小慎微。

動不失時。百射重戒。射象也。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

燭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所能息也。唐漏若鑿穴。一撲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孟諸宋臺高至

雲也。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

多矣。浼汚也。諸御鞅復於簡公。諸御鞅齊臣。簡公齊君。曰。陳成常宰子。二子者甚相憎也。宰子孔子弟。子仕於齊。臣恐其構難而

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子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俞樾云。攻乃殺字之誤。殺宰子。弑

簡公。君臣異辭。其實一也。下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郈氏鬪。雞。季氏郈氏。皆魯大夫。郈氏介其雞。介以芥

雞翅也。○文典謹按。呂氏春秋察微篇。高注。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也。與此互異。昭二十五年左傳。賈逵

云。擣芥子爲末。播其雞翼。史記魯世家。集解。引服虔說。同。許君用師說耳。說文艸部。芥。菜也。亦與此注芥

菜訓而季氏爲之金距。金距。施金於距也。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

公曰。傷毀也。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時魯禱先君襄公。八佾之舞。庭者。凡二人也。○文典謹按。禱當爲

證。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

衆。三家爲一。三家。孟氏。叔孫氏。季氏。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叔孫氏相與

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與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定。

○莊達吉云。本或作雞足。或作雞距。唯藏本作定。定。題也。疑藏本是。○王念孫云。雞定。當依劉本作雞足。字之誤也。上文云。季氏與郈氏鬪。雞爲之金距。故曰。禍始於雞足。且足與稷爲韻。秦族篇。獄訟止而衣食

足。亦與息德爲韻。老子。禍莫大於不知足。與得爲韻。若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

作定。則失其韻矣。莊伯鴻以定爲麟之定。之定。大說。

齊桓公與蔡姬乘舟。姬蕩舟。公懼。止之。公怒。歸之蔡。蔡人嫁之。公伐楚。至召陵而勝之也。○王念孫云。使上不當有大字。此因上文及其大也而衍。兩人構怨。廷殺宰子。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鬪難。季氏金距。邱公作難。○俞樾云。邱昭伯魯大夫。不得稱邱公。乃也。今作邱公者。涉下文魯昭公出走而誤。又按魯昭公出走。句。王氏念孫謂衍公字。以上下文皆四字句。故也。然上文云。簡公遇殺。身死無後。疑此文本作昭公。昭公不稱魯猶簡公不稱齊。後人誤加魯字。遂致句法參差。而王氏乃議刪公字。失之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楚大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蠹蚤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辭。脇使之祖。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王念孫云。非常下脫人字。韓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三謂狐偃。趙衰。胥臣。遇之無禮。必為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為墟。禍生於祖。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以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為謀耳。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絀維網。雖曲為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簣也。且唐有萬穴。唐堤也。言堤之有萬穴也。○文典謹按。文選海賦注。塞其一魚何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何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劍之折也。必有齧。缺也。聖人見之密。故萬物莫能傷也。○陳觀樓云。密當為蚤。字之誤。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國。皆楚大夫。也。○文典謹按。侍飯。北堂書鈔百四十。令尹子國。斃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王念孫云。下既言沃之。則上四。御覽八百六十一。引。或作侍食。不當更言投。蓋本北堂書鈔。酒。

食部三引此投作援是也援引也謂引厄漿而沃之也作投者字之誤耳太平御覽飲食部十九所引與書鈔同唐余知古渚宮舊事亦同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

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答之三百郎尹

官之尹也○文典謹按御覽八百六十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王念孫云夫仕者先避當作夫上

一引作明日伏節尹怒而答之三百○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王念孫云夫仕者先避當作夫上

求名仕與上同曲禮前有士師鄭注武王或為仕爾雅上察也小雅節南山篇弗問弗仕鄭箋仕察也幽風

東山篇勿士行枚大雅文王有聲篇武王豈不仕毛傳豈云事也漢節南山篇弗問弗仕鄭箋仕察也幽風

故有靈臺詩夫魚師衛士士皆作仕避患遠等謂上文太宰子朱辭官之事今本仕上脫上字先避下脫

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凡十二字文子微明篇作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是

其證之見終始微矣上當有太宰子朱四字此亦承上文而言子朱見令尹之輕行簡禮夫鴻鵠之未孚

而知其必將辱人即辭官而去可謂見其始而知其終故曰太宰子朱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

於卵也一指箴之則靡而無形矣○文典謹按意林引作鴻鵠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既成也○文

按意林引則奮翼揮臆之末也○凌乎浮雲背負青大鵬摩赤霄選七命注引青天作蒼天○文典謹按文

翻作翅則奮翼揮臆之末也○凌乎浮雲背負青大鵬摩赤霄選七命注引青天作蒼天○文典謹按文

之上析惕乎虹蜺之間○莊達吉云各本皆惕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文典謹按

得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撻衣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驚石城石城在丹陽經丹徒丹徒在起波濤波

者為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

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

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為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

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隱士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

拖其衣被。拖奪也。○文典謹按說文。襦奪衣也。讀若池。錢大昕云。說文無池字。當爲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拖易終朝三觀之。陸德明音義云。襦鄭本作拖。徒可反。拖奪聲亦相近也。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服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爲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爲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挾錄圖。挾銷也。秦博士盧生。使入海還。奏圖錄書于始皇帝。見其傳曰。囚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蒙公。蒙恬也。楊翁子。秦將也。將築修城。西屬流沙。起隴西。北擊遼水。遼水。遼東。○俞樾云。擊雅釋詁。盡也。言北盡遼水也。史東結朝鮮。樂浪。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託作起臨洮至遼東。至卽有盡義。乃使尉屠睢。尉屠睢。秦將也。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鐔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一軍守九疑之塞。九疑。在一軍處番禺之都。南海。一軍守南野之界。南野。在豫章。一軍結餘干之水。餘干。在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監祿。秦將也。鑿通湘水離水之渠。○王念孫云。無以二字。後人父傳。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是其證。使監祿下。加無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西嘔。越人。譯吁。宋。西嘔。越人名也。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相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

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脩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考成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

於衢。箕會以箕於衢會歟。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戲地名。在新豐。劉

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以備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

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扶。旁也。○王念孫

文鳥鵲之智。即其證。初學記。天部上。太平御覽。天部九。白帖二。引此。皆有烏字。○陶方琦云。初學記。天部

一。御覽九。事類賦。風部。引許注。扶。傍也。按。旁當作傍。說文。傍。近也。謂近枝也。太平廣記。四百六十一。引淮

南。去喬木。巢傍枝。亦作傍。大人過之。則探殼。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烏鵲之智也。或

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西益宅。築

更以爲田宅。○俞正燮云。論衡云。俗有大諱四。西益宅。居其一。藝文類聚。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

引風俗通。亦有西益宅不祥。新序五。及家語。正論解。則云。東益宅不祥。乃以問其傅宰折睢。宰折睢。傅名姓。○莊達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

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

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俞樾云。憤然。非自反之貌。憤。疑。字之誤。周易繫

此。誤。皆與自反之義合。上文。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王氏念孫謂憤然當作憤然。遂不西益宅。

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

結無不解。兒說。宋大夫也。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

雅道體而不行。或解搆妄言而反常。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文○王念孫云。孔子行遊四子於

東野下文野人二字。卽承此句言之。今本於誤作遊。又脫東野二字。太平御覽地部二十。野下引此。正作孔子行於東野。呂氏春秋必己篇同。今本作孔子行道而息。乃後人所改。辯見呂氏春秋。野人怒。

取馬而擊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爲○王念孫云。子貢上脫竟使其辭也。太平御覽引此。有使字。卑當畢字之誤也。畢辭謂脫竟使其辭也。太平御覽引此。有使字。卑當

而弗能得。呂氏春秋作。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太牢三牲。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

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馬者養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

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鑒而正柄。夫歌

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延路陽局。鄙人歌曲也。○莊達吉云。御覽作延路陵陽。○王念孫

耳陽局本作以和。因上文發陽阿而誤爲陽阿。阿又誤爲局也。左畔卅字誤爲戶。右畔可字誤爲可。劉本改局爲局。而莊本從之。謬矣。不若延露以和者。言采菱陽阿曲之至美者也。而鄙人聽之。曾不若歌延露。

此以相唱和說山篇欲美和者始於陽阿采菱所謂曲高和寡也李善注吳都賦月賦舞賦長笛賦七啓引此竝作不若延露以和是其明證注中陽局二字亦隨正文而衍吳都賦注引高誘曰延露鄙歌曲也無

此二字○文典譚按王說是也。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也。暢申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

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爲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

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

厲謂楚莊王楚王孫厲也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

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夫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能任其力。

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菽杜蘅，申菽杜蘅皆香草也。美人之所懷

服也。及漸之於滫，滫，臭汁也。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

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蜚笠盤旋也。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

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

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為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子噲，燕王也。蘇代說子噲

之噲。哀公好儒而削，哀公，魯君也。代君為墨而殘，代君，趙國之別國也。滅亾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亾

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為之擒矣。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

宮人得戟，則以刈葵。宮人，宦侍也。盲者得鏡，則以蓋卮。卮，有盲者不可賂以鏡，亂主不可舉其疵。十四字。不知

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誹，或譽者。俗，俗也。然也。趨舍，人所加。此言善鄙同而或

然也。故下文云：狂譎不受祿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後人於同上加不

字，則義不可通矣。文子微明篇作善否同。非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時。是其證。齊俗篇云：趨舍同。誹譽在

俗。意行鈞窮遠在。狂譎不受祿而誅。狂譎，東海之上人也。耕田而食，讓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

時語意正與此同。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

則有以任於世矣。○王念孫云：任於世三字，義不相屬。任當為徑。徑行也。見本經篇注。及僖二十五年左

傳注：言知天知人，則有以行於世也。下文云：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

知天，則無以與道遊。皆謂其不可行於世也。徑字或作徑。因誤而為任。經書篇下之徑，衡不可勝理。文子

道德篇：徑衡誤作任。徑，文子微明篇作即有以經於世矣。經，徑古字通。經亦行也。莊子外物篇曰：不可與

經於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單豹隱士○文典謹按文選嘯賦注七啓

注引倍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飢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

禮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厮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

其外毅修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

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羸

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

沉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飢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欽非犯河中

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王念孫云河當爲江字之誤也犯江中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

田子方見老馬於道田子方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爲用

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爲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

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

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武矣廼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

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昔湯出田見四面張網者湯教去

無入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文王治東夷得死人之骨夜夢人呼而請葬于旦文王反葬以五大

夢乞葬且而行之亦與他書所說異。武王陰喝人於樾下。武王哀喝者之熱故陰之於樾下。樾下衆樹之虛也。此注實誼新書又云乞葬以人君之禮。得精神篇曰當此之時得存越下則脫然而喜矣。注曰楚人樹上大本小如車蓋狀爲越言多蔭也。此注經無重越之越也。此注得之越越古同字而前後異說疑有許高之異。繆穆齊俗道應詮言兵略人開族要略八篇標目下無因以題篇四字與它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篇不同或許注也因無端證故不別言之。

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割也而戰武士必其死。順王念孫云御覽疾術部四引此九夷歸部之作九部五引此戰武士必其死也。案九夷歸天下懷與四十國朝相對爲文則歸下本無之字。懷武王陰喝人於下而天下懷之感於恩也。案九夷歸天下懷與四十國朝相對爲文則歸下本無之字。懷武王陰喝人於亦有此四字必其死也。陳氏觀樓曰戰武士必其死此四字乃總承上文言之不專指越王故初學記引武王事也。故御覽引作戰上畢死畢必古字通。○文典謹按北堂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書鈔四十四引割作刳一百十八引一決作決一援作授。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莊遠吉云御覽而灌雩婁之野。雩婁今莊王知其可以爲令尹也。發辯擊劇而勞佚齊。辯次第也。擊劇次第能勞之賞各有齊等也。或曰子發辯擊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調鐘不能比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衛輒也。吳王夫差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哀公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

於海。孰意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

○王念孫云：朝於吳，王字涉下句吳王而衍。上下文四言朝於吳，

光不曉孰字之義而於

吳下皆無王字，是其證。孰，何也。言何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朱東

執下加意字，斯為謬矣。吾欲免之而不能為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

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

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

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為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

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為著龜兆。以為著龜，以卜今

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

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為室而大，公宣子諫。公宣子，魯大夫。曰：室大，衆

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

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昭穆，先君為大

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文典謹按：御覽百七十四，引新序子作孝，於義為長。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為

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鱖魚者，非

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擗唇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

可奈何，有人無奈何。言物皆可衛而治也，事有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為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

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王引之云：不若然而然當作若不然而然。若不然而實欲滅吳也。見下文。若不然而然者尤非。下文何謂不然而若然者亦當作何謂若不然而然者。諺曰：鸛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梁今之陳留浚儀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莊述吉云：列子釋文作擊博似非。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釋文作樓上博者。射朋張中反兩射朋張上棋中以一反兩也。○莊述吉云：御覽反兩下有穉字云音揭諸本皆無之。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王勢義不相近務當爲矜字之誤也。矜務二字隸書往往譌混管子小稱篇務爲不久韓子難篇作矜爲不長又管子法法篇矜物之人無大士焉韓詩外傳矜而自功今本矜字並誤作務列子說符篇立矜作立謹謹與矜古同聲而通用猶矜之爲矜也張湛注列子云：矜勇也此注云矜勢也勢與勇亦同義說山篇云立謹者非學鬪爭謹立而生不讓汜論篇云立矜矜奮勇力韓詩外傳云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是立矜即立謹也趙策云勇哉氣矜之隆史記王翦請與公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王念孫云：傳云李將軍果勢壯勇是矜與勢勇並同義。請與公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處敘事未畢當有脫文太平御覽引此滅其家下有其夜乃攻虞氏大滅其家十字是也上文云：鸛墮腐鼠而虞氏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必有此十字方與上文相應因兩滅其家相亂故寫者誤脫之耳。列子作至期日之夜聚衆積滅其家是其證。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屈建楚大夫也。石乞白公之黨。曰：白公勝將爲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樞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爲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子椒子期皆白公之季父。此所謂弗

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王念孫云：尹字後人所加。決於令前，謂

決於上蔡令之前。非謂令尹也。太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

而出奔。往辟也。發得罪辟於威王。○俞樾云：盤罪二字，其爲無義。盤疑本作服。服服古字注曰：服本或作般。似

並其證也。服誤爲般。因又誤爲盤耳。服者負之段字。攷工記車人注。鄭司農曰。服讀爲負。是負服一聲之轉。古得通用。服罪威王而出奔。言其負罪而出奔也。高注曰。盤辟也。是其所據本已誤。刑者遂

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蹠足而怒。蹠足。躍足也。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爲親。○王念孫云。視當字之誤也。親

決吾罪。卽上文所云。決於令前也。韓子外儲說左篇。載子皋出走之事。與此相似。云子皋怨之。慙於骨髓。問明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明子之足。彼言親明子足。此言親決吾罪。其義一也。怨之慙於骨髓。

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爲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然者。何謂不

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爲臣。妻爲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

民力。隱居爲蔽。而戰爲鋒行。○王念孫云。隱居爲蔽。當作居爲隱蔽。言越之事吳。居則爲隱蔽。而戰則爲

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姑胥地名。此四策者。不

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迹。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

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敗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

注○王念孫云捕當爲搏字之誤也彌耳當爲弭毛字因弭字而誤爲耳後人又改弭爲彌耳楚辭離騷曰弭按也言卑其體按其毛以待雉之來也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三十五獸部二十一竝引此云夫

狐之搏雉也。必卑體弭毛。以待其來也。高注呂氏春秋決勝篇云。若狐之搏雉。俯弭毛。即用淮南之文。吳越春秋句踐歸國外傳亦云。猛獸將擊。必弭毛帖伏。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

擒也。使狐鼠目植睛。植睛枉尾也。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僞之相欺也。○莊逸吉云。御覽作夫人僞詐以相欺。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卷十九

脩務訓。脩勉務趨。聖人趨時。冠敝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脩務。因以題篇。

或曰。無爲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或人以為先爲術如此。乃可謂得道之法也。吾以爲不然。嘗試問之矣。以爲不如或人之言。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言五人可謂聖人耶。

有論者何能廢其道也。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爲明矣。言不得無爲也。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蠶蠅之肉。時多疾

病毒傷之。害患也。○王念孫云。疾病本作疹。後人誤讀疹爲瘡。疹之疹。以疹病二字爲不類。故改爲疾。云疾或作疹。廣雅音云。疾今疹字也。襄二十三年左傳。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呂氏春秋。見篇注。引此

疾作疹。文選思玄賦。思百憂以自疹。後漢書。張衡傳。作疾。小雅。小宛。釋文。引韓詩云。疹苦也。越語云。疾疹

證。又秦族篇。以調陰陽之氣。以合四時之節。以避疾病之苗。亦是本作疾疹。而後人改爲疾病也。太平御

覽治道部五。引此已誤。文子。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稷稻也。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相視也。燥

上禮篇。作疾。疾之災。是其證。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稷稻也。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相視也。燥

高陵也。下濕也。○王念孫云。宜上脫之字。太平御覽皇王部三。引此。並作一日而七十毒。無

辟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此神農之爲也。○王念孫云。遇字後人所加。太平御覽皇王部三。引此。並作一日而七十毒。無

遇字路史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言雖役使其民必加仁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
禪通紀同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言雖役使其民必加仁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
沃民西方之國四者遠裔不觀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導撫之以仁義也放謹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
趾南方之國四者遠裔不觀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導撫之以仁義也放謹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
也謹兜堯臣也崇山南極之山三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緡雲氏之裔子驩
發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三危西極之山名一曰放三苗國民於三危也○洪亮吉云今攷孟子舜流
共工于幽州賈逵左傳注窮奇共工也其行窮而好奇放驩兜於崇山賈逵云渾敦驩兜也殛鯀于羽
賈逵云檣杪也惟鑿登不書則竄三危者當即此贊贊耳又高注崇山南極之山羽山東極之山則
北極獨不言西極孔安國曰三危北望蒲昌是為西極要路是矣流其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堯時有
南肅州圖經云白龍堆東倚三危北望蒲昌是為西極要路是矣流其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堯時有
鯀禹父為治水績用不成堯殛之羽山東極之山是則殛之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文典謹按御
為鴻範曰鯀則殛死然則渾敦窮奇贊登生至四裔可知也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文典謹按御
室作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文典謹按初學記居處部白帖十一引室下南征三苗道死蒼梧三
之國在彭蠡舜時不服故往征之書曰舜陟方乃死時舜死禹沐浴霪雨櫛扶風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
蒼梧葬于九疑之山在蒼梧馮乘縣東北零陵之南千里舜死禹沐浴霪雨櫛扶風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
風以疾風為梳櫛也○莊遠吉云中立府四子本多沐浴霪雨櫛扶風○王念孫云沐下本無浴字此
沐高汁沐浴而誤衍也○沐遠吉云中立府四子本多沐浴霪雨櫛扶風○王念孫云沐下本無浴字此
子天浴尤非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太平御覽皇○王念孫云沐下本無浴字此
誤扶風書疾字或作扶疾見周令趙君碑引扶風字作扶見桐柏廟碑兩形相似故誤耳○陶方琦云御覽九引許
子正作扶風疾許作疾風與高作扶風正異覽引許注義決江疏河決巫山令江水得東過故言鑿龍門關
風帝注扶風疾風也○劉子知人篇櫛風正異覽引許注義決江疏河決巫山令江水得東過故言鑿龍門關
伊闕關山名禹開截山體令伊水得上行得入洛水故曰闕也○莊逵吉云餘一本作鑿字鑿伊
乘四載隨山栞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行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龜隨循也栞石栞識之四海之內凡

萬國禹定千八百國是禹之所為也○文典謹按北堂書鈔四引作鑒昆龍開呂梁修彭離

其精故曰以致聰明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幼無父曰孤孀寡婦也百姓親附政令流

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巢是譙責也讓夏桀之罪過也歷山蓋歷陽之山是湯為之也此五聖者天

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懈懈情也奉一爵酒不知於色言其輕也○文典謹按御覽四百六十九七百六十一引於色並作

於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又況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王念孫云海內上脫任字藝文類聚人部四雜器物部太平御覽

人事部一百一十器物部六引此皆有任字其重於尊亦遠也遠猶多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七十三御覽七百六十一引遠也並作遠矣當從之且夫聖人者不恥

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為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為治水解禱以身為質解禱以

除之解陽盱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王念孫云禹之為水蜀志郤正河蓋在秦地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傳注齊民要術序文選應璩與岑文瑜書注太平御覽皇王部七

禮儀部八引此並無之字湯旱蜀志注齊民要術序文選注並引作湯苦旱太平御覽引作湯為旱案為

者治也水可言為旱不可言為作苦旱者是也禹為水湯苦旱相對為文今本禹下衍之字湯下又脫苦

字耳劉本作湯之旱亦非桑山之林蜀志注齊民要術序文選注引作桑林之際太平御覽引作桑林之

下案主術篇曰湯以身禱於桑林之際則作際者是也今本作桑山之林者涉注文而誤高注桑山之林

是解桑林二字非正文本作桑山之林也呂氏春秋順民篇湯乃以身禱於桑林高注亦云桑林桑山之林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文典謹按御覽五而稱

以無為豈不悖哉悖繆也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逸安也為天下

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齊等一同也○

無一字葉本有太為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輔正也絕國殊俗僻遠幽

平御覽引亦有太為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翼佐也絕國殊俗僻遠幽

閒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絕遠殊異。能猶及也。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

無遺利。以言官無隱病。失職之事。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

鼎而干湯。伊尹處於有莘之野。執鼎俎。和五味以干湯。欲調

而往。呂望其後居殷。乃屠于朝歌。故曰鼓刀入周。自殷

仲束縛。管仲傅相齊。糾桓公。用之而伯也。而

也。○莊達吉云。突音。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

民之害。聖人蓋謂禹稷不以山為高。不以河為廣。言必踰渡之事。治也。○王念孫云。事起天下利。本作事

除萬民之害。相對為文。事下不當有起字。藝文類聚人部四。太平御覽人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

舜黜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甚重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二。故自天子以下。至

於庶人。四胆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雖

必事而通之。使得循谷而行也。○俞樾云。循谷而行。謂之谷行。甚為不辭。且水注谿曰谷。水之東流。豈必

循谷而行乎。於義亦不可通。谷疑沿字之誤。沿字缺壞。止存右畔之谷。因誤為谷矣。荀子禮論篇榮辱篇

是乃贏綈跣足。跋涉谷行。夫申包胥自楚至秦。非必行於谷中。且其下說所經歷之地。曰峭山。曰深谿。曰

川水。曰津關。乃獨以谷行二字冠之。則於文轉為不備矣。谷亦沿字之誤。沿亦循也。申包胥恐禾稼春生

人必加工焉。故五穀得遂長。加功謂是農是藝。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

若吾所謂無爲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

容者曲故巧詐也○王念孫云因資而立下脫一字當依文子自然篇作因資而立功說林篇曰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皆其證

也事功二字承上文必事必加功言之下文事成功立又承此文言之今本脫功字則既與上句不對又與上下文不相應矣權權自然之勢當依文子作權自然之勢字之誤也原道篇曰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

其自然而推之主術篇曰推不可爲之勢而不循勢字之誤也事成而身弗伐伐其善矜功立而名弗有○王念孫云事

弗伐功立而名弗有乃結上之詞劉不審文義而刪去政字誤矣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王引

當爲故改今迫字也故文子作迫而不動原道篇云感則能動精神篇云感而應迫而動莊子

刻意篇云感而後應迫而後動皆其證也說文改迫也徐鍇曰迫猶切近也玉篇曰改附也是古迫迫字

本作改今諸書皆作迫未必後人所改也若夫以火煨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爲火

此改字若不誤爲攻則後人亦必改爲迫矣若夫以火煨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爲

可以用煨井淮不可以灌山而以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輶山之用蓁夏漬而冬陂因高爲田○

念孫云田當爲山字之誤也因高爲山所謂爲高必因丘陵也若田因下爲池此非吾所謂爲之此皆因

則有高原下濕之分不得但言因高矣文子自然篇正作因高爲山其宜用

之故曰非吾所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也理道也行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

謂爲言無爲忘於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墨子名翟宋大夫悼傷也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

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自從楚走郢楚都也今南郡江陵北里郢是也○王念孫云趨而下脫

往字呂氏春秋愛類篇作自魯往皆其證裂衣裳裹足行衣字太平御覽服章部十三工藝部九引此皆有

俗本加之舊本北堂書鈔衣冠部裳下陳禹謨依俗本加衣字太平御覽服章部裳下引此皆作裂裳裹

足呂氏春秋愛類篇同文選廣絕交論裂裳裹足今見吳越春秋引墨子公輸篇亦同後漢書鄧傳曰臣聞大

主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民。頓兵挫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頓。罷挫。辱折銳。精攻無罪之宋。故負天下以不義之名。猶且必攻也。○王念孫云。漢魏叢書本。改到爲挫。而莊本從之。非也。道藏本。劉本並作挫。太平御覽。工藝部。引此。亦作到。則舊本皆作到。明矣。說文。到。折傷也。莊子。山木篇。呂氏春秋。必已篇。並云。廉則到。高注。呂氏春秋云。到。缺傷也。經傳。或作挫。者。借字耳。後人多見挫。少見到。遂改到爲挫。謬矣。高注本。訓到爲折。今本折上有辱字。亦後人所加。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爲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公輸。魯般號。時在楚。雲梯。攻城具。高。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輟。止也。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閭。里。周禮二十五家爲閭。軾。伏軾。敬有德。曲禮曰。軾視馬尾。又曰。兵車不軾。尙威武也。其僕曰。君何爲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施行也。寡人敢勿軾乎。勿。無也。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己易寡人。不爲。使干木之己。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爲之也。吾日悠悠。慙于影。影也。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也。庾。秦大夫也。或作唐。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蹠而趨千里。以存楚宋。跌。疾行也。蹠。趨也。○王引之云。書傳無訓。跌爲疾行者。跌當作跌。音決。注當作跌。蹠。疾行也。趨。走也。見說文。今本跌字皆誤作跌。注內蹠字。又誤在趨走也。之上。廣雅。蹠。奔也。趨。疾也。蹠。趨。並與跌通。玉篇。跌。疾也。下文敕蹠。蹠。步。高彼注云。跌。趨也。趨。與趨通。是疾行爲蹠也。說文。蹠。蹠也。漢書武帝紀。馬或奔蹠而致千里。蹠。亦奔也。顏師古。誤訓蹠爲蹠。辯見廣雅疏證。蹠。蹠。古字通。集韻。蹠。或作蹠。是疾行又爲蹠也。合言之。則曰跌蹠。古

爲之善走者。謂之駢駢。駢之言駢也。疾行謂之駢駢。故曰駢駢而趨千里。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

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同歸謂歸于存國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或以盆，盂其方員

銳脩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譌也。異轉而皆樂。武昌登孫權故城詩注。按文選和伏

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也。北東方之夷九類。夫譌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徵應也。憤於中則

應於外也。憤發故在所以感。感發也。○俞樾云。感下本有之矣。二字傳寫脫之。則文義未完。文子精成篇正作故在所以感之矣。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於欲。

利人其澤之所及者效亦大矣。也效功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辭非者不善之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

鵠之駿此自然者不可損益。推此揆之。故不欲學。○俞樾云云。非學者多下。有闕文。或是言字。或是曰字。未敢臆補。蓋人性各有所脩短云云。乃世俗非學者之說。意謂人性之自然者。

非學所能損益也。下文吾以爲不然。則淮南自爲破之之說。吾以爲不然。夫魚者躍。鵠者駁也。猶人馬之爲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

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言人自爲人。馬自爲馬。不相類也。○文典謹按。猶人馬之爲人馬。義不可通。疑本作猶人之爲人馬。高注言人自爲人。馬自爲馬。是其證。夫

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五尺以下爲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翹舉也。制禁也。齧咋足以嚙肌碎骨。蹶蹶

足以破盧陷匈。昨齧也。穿也。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圉養馬官。擾順也。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厯險超澌。弗敢辭。

七○文四十二
百典謹按御覽作八百九十辭作弗敢達
十引超作超弗敢達
六引超作超弗敢達
引超作超弗敢達
下引超作超弗敢達
有字
故其形之爲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馬龔龔

也。八蟲百九十六引注。文典謹按。御覽。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

憑而爲義。○王念孫云：「當爲『悵』字之誤也。」廣雅曰：「楚辭：『離騷：』注云：『楚人名滿曰憑。』故

高注云情懇盛滿積思之貌又離顯嘔惡心而歷茲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言有善性
王注云喟然舒憤懣之心喟惡與憤惡義亦相近
命可教說者聖人不學而知之者堯舜
文王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
沉酗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者
丹朱商均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弗能化詩云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
文也曼頰細理也夸弱也佳好也性猶姿也西施陽文古之好女○陶方琦云文選七發注辨命論注御覽三百八十一引許注陽文楚之好人也按好人美人也許注多稱楚人是其例說文媼色好也○
文典蓋按藝文類聚十八引作曼容皓齒形夸骨佳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嫫母也惟骨佳不待傳粉芳澤而美者西施陽文也
唯讀權衡之權急氣言之嘆讀變哆讀大口之哆喝讀楚蕭氏之蕭選條偃也威施偃也皆醜貌嫫母此
風病之義注薛君章句云威施蟪蛄喻醜惡高注云醜兒本韓詩說韓與毛訓異而意同也晉語選條不
覽蟲豸部引薛君章句云威施蟪蛄喻醜惡高注云醜兒本韓詩說韓與毛訓異而意同也晉語選條不
可使俯威施不可使仰又威施直縛選條粗竹席也方言篲自關而西其粗者謂之選條夫上不及堯舜
近又凡物之粗惡者曰選條說文選條粗竹席也方言篲自關而西其粗者謂之選條夫上不及堯舜
下不及商均○王念孫云下不及當為下不若言不似商均之不肯也此上則言不及比下則言不若下
正作下不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所諭也諭導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
若商均
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生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
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饋之難輟足不行惑也行驗楚人謂饋也言以飽而不食饋而不
也○王念孫云以一飽之故絕穀義不可通飽常為餽字之誤也注同餽與噉同說文噉飯望也字又
作饋漢書賈山傳祝餽在前祝饌在後顏師古曰餽古饋字一饋而不食與一饋而不行高注饋也字又
正相類說苑說叢篇一饋之故絕穀不食一饋之故
御足不行語即本於淮南今俗語猶云因飽廢食
今有良馬不待策鑕而行○陶方琦云御覽七百四十六引許注鑕策端有鐵

也。驚馬雖兩綴之不能進。為此不用策綴而御。則愚矣。為良馬無以行之故曰愚也。夫怯夫操利劍。擊則

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脇傷幹。武士也。楚人謂十為武。摺折也。為此棄干將鑌邪。而以手戰。則悖

矣。所謂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九天。八方中央。故曰九。頂。極高底。極卑也。是兩末之端。議何

可以公論乎。公。平也。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衆。多也。○王念孫云。橘柚

之月。辟草死。高注曰。辟草薺麥。歷之屬也。呂氏春秋孟夏篇注。及鄭注。月令引舊說。並同。呂氏春秋任地篇。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高注曰。三葉。薺麥。歷薺麥也。是月之季。枯死。本書天文篇曰。五月為小刑。

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案亭歷。薺麥。皆冬生。夏死。此言亭歷冬生。薺麥夏死。者。互文耳。後人改亭歷為橘柚。斯為不倫矣。太平御覽藥部。十亭歷下。引此。正作亭歷冬生。○文典謹按。宋黃震日抄。引生者。眾

作生者多也。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

大氏為本。歲星在寅曰攝提。鎮星中央土星。鎮四方。故曰鎮。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駭。駭。忽展。惡理不

然。亦舉多駭。讀似質。緩氣言之者。在舌頭。乃得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鈔。鈔。輕利急。亦以多者言。鈔。讀燕以多者名之。若夫堯

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無夫。出觀于河。有赤龍負圖

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洞達聖道也。無私。無一言而萬民齊。一齊。仁言

所愛。信也。○陶方琦云。意林引許注。眉理八字也。高注。乃引春秋合誠圖語。無一言而萬民齊。也。齊。無倦

舜二瞳子。是謂重明。舉十六相。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此之謂也。禹耳參漏。是謂大

通。參。三也。漏。穴也。大通。天下。推下滯之物。興利除害。疏河決江。害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十七引。作決江疏河。文王四

乳。是謂大仁。故曰大仁也。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文王為西伯。遭紂之虐。三分天下。而皐陶馬喙。是謂至信。

四十一

爲聖矣。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劍下三引此文。皆作純鈞。陳禹謨改其爲純鈞。而刪其二字。越絕外傳記實劍篇曰。一曰湛盧。二曰純鈞。廣雅曰。醇鈞。劍也。其字亦皆作鈞。且齊俗篇作淳均。若是鈞字。不得與均通矣。左思吳都賦。吳鉤越劍。純鈞湛盧。上句言吳鉤。下句言純鈞。若作淳均。又引注。作魚腸。文鏡秘府。若魚腸。及接北堂書鈔百二十二。磨其鋒。純鈞。條引。刺作。初學記。武部引。純鈞。作。淳。又引注。作。魚。腸。文。鏡。秘。府。若。魚。腸。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則水斷龍舟。龍舟。大。陸。刺。犀。甲。言。利。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豪。可。得。而。察。於。摩。微。細。察。見。○王念孫云。粉。以。玄。錫。本。作。挖。以。玄。錫。挖。者。摩。也。高。注。云。挖。磨。也。磨。與。摩。通。玉。篇。挖。柯。礙。何。代。二。切。摩。也。淮。南。要。略。濡。不。給。挖。高。注。云。挖。挖。拭。也。漢。書。禮。樂。志。郊。祀。歌。粉。注。內。挖。字。又。誤。作。於。後。人。不。得。其。解。遂。改。高。注。於。摩。爲。磨。磨。莊。本。又。改。爲。旃。摩。斯。爲。謬。矣。初。學。記。器。物。部。九。引。此。字。作。粉。以。玄。錫。亦。後。人。依。誤。本。淮。南。改。之。太。平。御。覽。學。部。一。服。用。部。十。九。珍。寶。部。十。一。竝。引。器。物。而。人。挖。以。玄。錫。摩。以。白。旃。即。用。此。篇。之。語。是。其。明。證。矣。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以。用。也。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短。缺。脩。長。也。明。有。所。不。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王。念。孫。云。有。餘。上。何。以。知。其。然。夫。宋。畫。吳。治。刻。刑。鏤。法。亂。脩。曲。出。宋。人。之。畫。吳。人。之。治。刻。鏤。刑。法。亂。其。爲。微。妙。亦。當。有。所。字。何。以。知。其。然。夫。宋。畫。吳。治。刻。刑。鏤。法。亂。脩。曲。出。宋。人。之。畫。吳。人。之。治。刻。鏤。刑。法。亂。其。爲。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及。猶。如。也。○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五。十。引。注。宋。人。之。畫。吳。人。之。治。刻。鏤。刑。法。亂。其。爲。微。妙。故。在。河。內。後。徒。頓。丘。今。相。纂。組。雜。奇。彩。抑。墨。質。揚。赤。文。相。叩。桮。纂。織。組。邪。文。如。今。之。短。沒。黑。耳。亦。言。其。巧。東。陽。郡。稚。質。亦。少。女。也。相。纂。組。雜。奇。彩。抑。墨。質。揚。赤。文。相。叩。桮。纂。織。組。邪。文。如。今。之。短。沒。黑。耳。亦。言。其。巧。說。文。無。捆。字。惟。捆。下。云。紫。束。也。孫。氏。引。許。君。義。當。屬。淮。南。故。與。高。注。正。異。○文。典。謹。按。御。覽。三。百。八。十。一。引。無。捆。字。雜。字。又。引。注。作。纂。組。織。組。也。如。今。之。綬。也。沒。黑。見。赤。其。工。也。禹。湯。之。智。不。能。逮。按。御。覽。引。作。湯。禹。之。智。不。能。逮。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妓。行。蟻。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鬬。攫。搏。也。肆。極。也。妓。讀。饒。多。之。饒。見。利。

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有同一人亦避害就利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強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也。力無稟受於外於外以益其思也故力竭功沮。沮竭也夫鴈順風以愛氣力衙蘆而翔以備矰弋得截其翼也。○王念孫云順風下本有而飛二字與銜蘆而翔相對為文今本脫此二字則與下文不對藝文類聚鳥部中白帖九十四太平御覽羽族部四引此竝作從風而飛以愛氣力說苑說叢篇作順風而飛以助氣力皆其證。○文典謹按以備矰弋藝文類聚九十一御覽九百十七引竝作以備矰繳白帖九十四引作以避矰繳。螳知為埴。獼貉為曲穴。○文典謹按作以備矰繳。鵲賦注引作以備矰繳。白帖九十四引作以避矰繳。螳知為埴。獼貉為曲穴。○文典謹按三引作獨知曲穴。虎豹有茂草野筵有芟菴。槎櫓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陶方奇云文選蜀都賦注引許與上句句法一律。虎豹有茂草野筵有芟菴。槎櫓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陶方奇云文選蜀都賦注引許本連比作連望。故云望相連也。說文土部望地相次比也。从土比。廣雅望次也。許本作望。正與高異。陰以防雨也。○衛景以蔽日。○蔽擁也。○王引之云景即日為安字之誤也。繆稱篇。彈日知晏。陰諸知雨。高注曰晏無雲也。文選羽獵賦注引許注同。說文晏天清也。又曰。晏星無雲也。晏與晏通。字亦作曠。小雅角弓篇見曠曰消。韓詩作曠。曠事消云。曠曠日出也。荀子非相篇作晏。然事消史記封禪書至中山燕獵漢書郊祀志曠作晏。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為晏。韓子外儲說左篇曰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閒晏與陰正相對。故曰陰以防雨。晏以蔽日。言穴居之獸陰則有以防雨。晴則有以蔽日也。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辟遠陋也長於窮櫚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日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而不出門。專室小室也。○王念孫門戶與獨守專室相對為文且戶與下母古寡為韻下讀若戶寡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歷。容成黃帝臣造作歷胡曹為衣。易曰黃帝垂衣裳也后稷耕稼儀狄作酒。見世奚仲為車。傳曰奚仲為夏車正封于薛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

悉其知貴其所欲達也。達通也。遂為天下備。備猶用也。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見猶知也。言人各有所不通。萬物至

衆而不足以奄之也。奄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也。賢才也。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

之道者何。○王念孫云。知其六賢之道。其字涉上文脩其業而衍。教順施績而知能流通。施績猶傳也。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已止也。今

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徽攬援標拂手若蔑蒙不失一弦。參禪并弦復徽。攬援標拂。數也。蔑蒙言其疾也。攬援標拂。車之標。攬。使未嘗鼓瑟者。○俞樾云。瑟當作琴。上文云然而雖有

讀屈直木令句欲句此木之句標讀。刀標之標。攬。使未嘗鼓瑟者。○俞樾云。瑟當作琴。上文云然而雖有

離朱之明攬援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謂上

弦故弓待檄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檄。檣弓之材。讀曰敬砥。砥石也。玉堅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磬諸之功。治玉

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為厝。是磬讀厝氏之廉一曰濫也。木直中繩揉以為輪其曲中規。規員也。鑿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

揉以成器用。唐碧石似玉。皆堅鑽之物。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推移猶轉易也。雲蒸風行在所

設施。用。君子有能精搖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所觀以遠。以

逍遙仿佯於塵埃之外。塵埃猶冥也。超然獨立卓然離世。不羣於俗。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閒居靜思鼓

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講論辯別然否自娛樂。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猶索援別。分

也。在。籌策得失以觀禍福。籌策即本於正文。曰觀。○王念孫云。分白黑利害。本作分別白黑。高注內分別白黑

不成句。後人以高注云。如利害之所在。因知利害之所在。非正文內本有利害二字也。有白黑斯有得失。此

是因正文而申言之。謂分別白黑則可以知利害之所在。非正文內本有利害二字也。有白黑斯有得失。此

谷一曰武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國。濁水蓋江水傳曰敗吳于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功之可
關塞也。法也。夫七尺之形心知憂愁勞苦盾知疾痛寒暑人情一也。一也。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
也苦身勞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怖肝猶蓋聞子發之戰。子發楚威王將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
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克勝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
於後故名立而不墮。名武中寧國也。此自強而成功者也。立也。是故田者不强困倉不盈。強力官御不厲心
意不精。精專也。將相不强功烈不成。烈業也。侯王懈惰後世無名。世猶身也。○莊遠吉云京房易有世證詩云我
馬唯駉六轡如絲。詩云小雅皇皇者華之篇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駉以忠信往謨難
事之不自專已。至乃聖人之務也。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通達也。言怪物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喻明也。非察於辭者
不可耀以名。耀眩也。名虛實之名。審於形者不可遜以狀。遜欺也。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於神
農皇帝而後能入說。說言也。言爲二聖所作乃能入其說于人乃用之。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爲學者蔽於論而尊
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誦之諭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夫無規矩雖
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弦破琴知世莫賞也。鍾子
通稱期名也。達於音律伯牙楚人。觀世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爲語者也。惠施宋人仕于梁爲
無有知音若子期者故絕絃破其琴也。惠王相莊子名周宋
蒙縣人作書廿三篇爲道家之言。夫項託七歲爲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爲閭丈人說救鼓不給何道之

能明也。閭里也。敲橫也。丈人，長老之稱。年少爲之。說事，老人敲其頭，自救不暇。何能明道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

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謝姓也。子通稱也。唐姓，名姑梁。秦大夫言謝子辯上也。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少主，謝子之君。一曰：謂惠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

王引之云：權本作奮，奮字上牛與權字右牛相似，又涉注內權字而誤也。高注曰：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發字正釋奮字。史記樂書集解引孫炎樂記注曰：奮發也，以取少主之權，乃加之權二字以申明其義。非正文有權字也。呂氏春秋去宥篇正作將奮於說以取少主。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聽猶言非其說異也。所以

聽者易也。易革也。夫以徵爲羽，非絃之罪，罪在聽也。以甘爲苦，非味之過，過在嘗也。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爲狗羹也。而甘之，請也。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喻以惠王初說謝子，唐姑梁問之，更有鄰人二字，今本脫去，則文義不明。北堂書鈔酒食部三初學記器物部太平御覽飲食部十九獸部

二十引此，並疊鄰人二字，盡寫其食，亦當依初學記太平御覽引作盡寫其所食。○文典謹按：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御覽九百十引作楚有烹猴者，八百六十一引仍作召，疑許高之異。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給其鄰人，給下有注云：徒亥切，必非誤字。八百六十一引仍作召，疑許高之異。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

李奇師樂師，善樂者也。意林引作趙之善音者，新論正賞篇趙人有曲者，託以伯牙之聲，世人競習之，即用此事，皆爲趙諸人皆爭學之也。諸衆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知非李奇所作，而皆鄙人與許說合。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爲寶而藏之。鄙人，以示人人以爲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

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符驗，驗者有明也。是實也。言中心能明，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言無明驗，無以聽人說之，是否但見其言遠古之事，便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璞，荆人和氏得美玉之珍貴之耳。近世之事，有可貴者，亦有不貴之也。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璞，荆人和氏得美玉之

武王，武王以爲石，則其有足及文王即位，復獻之，如是乃泣血證之爲寶文。今劍或絕側，羸文齧缺卷鉅，王曰：先王輕子則足而重剖石，遂爲剖之，果如和言，因號爲和氏之璧也。

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絕無側贏無文。留齒卷鉞鈍弊無刃。託之為楚頃襄王所服劍。琴或撥
刺枉橈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
王琴則側室之寵人爭鼓之也。側室或作廟堂也。○孫
詒讓云後秦族訓朱弦漏越許注云漏穿越琴瑟兩頭也。與此注異。許義為允。禮記樂記云清廟之瑟朱
弦而疏越鄭注云越瑟底孔蓋疏之使聲遲也。此云漏越亦猶疏越矣。○俞樾云側室二字無義。高注曰
側室或作廟堂也。廟堂亦無義。疑本作則。上士鼓之也。上文曰今劍或絕側贏文。蓋缺卷鉞而稱以頃襄
為弓竝有上士服之文。故此言琴亦曰上士鼓之也。上文曰今劍或絕側贏文。蓋缺卷鉞而稱以頃襄
之劍則貴人爭帶之。兩文相對。此曰則上士鼓之也。上文曰今劍或絕側贏文。蓋缺卷鉞而稱以頃襄
誤合為堂字。淺人因改則字為廟字。高所據或本是也。又因古本實是則字。遂改堂字為室字。而尚士二字
於則字之左。高苗山之鉞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剗兕甲莫之服帶。羊子刀雖有利用無所稱託。故無
所據本是也。高苗山之鉞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剗兕甲莫之服帶。羊子刀雖有利用無所稱託。故無
人服帶也。○王念孫云鉞當為鑢字之誤也。鑢音挺。說文鑢銅鐵模也。文選七命注引此篇苗山之鉞。○七
發注同。羊頭之銷。又引許慎注曰。鑢銅鐵模也。高注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義與許同。銷生鐵也。是其證。○七
陶方琦云文選七命注引許慎注曰。鑢銅鐵模也。高注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義與許同。銷生鐵也。是其證。○七
篇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其本鑢山中之恆鐵也。衆經音義十一元應曰。鑢銅鐵之璞。未成器用者也。皆
與許義合。說文金部銷鑢金也。非此義。當是鑢字。說文鑢山桐之琴。潤梓之腹。雖鳴廉脩營唐牙莫之鼓
鐵文也。次于鉞字篆下。即依淮南舊文。知許本當作鑢也。山桐之琴。潤梓之腹。雖鳴廉脩營唐牙莫之鼓
也。伐山桐以為琴。溪澗之梓以為腹。鳴聲有廉隅。脩營音清涼。聲和調。唐猶通人則不然。通人通于事類
堂營謂營正急之營也。○文典謹按北堂書鈔一百九引澗梓作澤澗。通人則不然。通人通于事類
貴遠服劍者期於恬利。○陶方琦云據宋蘇頌校淮南題序。許本恬作鏐。按蘇氏曰。許本多用段借。以恬
莫聲。服劍者期於恬利。○陶方琦云據宋蘇頌校淮南題序。許本恬作鏐。按蘇氏曰。許本多用段借。以恬
銛。史記鏐戈在後。而不期於墨陽莫邪。美劍名。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驂騮綠耳。鼓琴者期於鳴
亦借為銛利字。而不期於墨陽莫邪。美劍名。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驂騮綠耳。鼓琴者期於鳴
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濫脇音不和。號鐘高聲。非耳所及也。○劉績云濫脇號鐘皆古琴名。梁元帝
雅藍脅號鐘琴名也。楚辭九歎破伯牙之號鐘。今王注云號鐘琴名。馬融長笛賦亦誦詩書者期於通道
云若絙瑟促柱號鐘高調。宋書樂志云齊桓曰號鐘。楚莊曰繞梁。事出傳玄琴賦。亦誦詩書者期於通道

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和頌遠物事也頌或作容○莊遠吉云周禮和容杜子春讀作聖人見是非若白

黑之於目辨也辨別清濁之於耳聽濁清商也衆人則不然是也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

泣之而無所歸心目不識父之故夫孺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別也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

下和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敘也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眩于孔

非或不知其實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

爲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傳代之事以爲知者施也○王念孫云如高注則喻意當作喻事知

爲後之知音者也注曰喻上句作書爲知者施也各本知者作知音因正文知音而誤今據上誠得清明

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爲古今易意玄水也鑑鏡也皆以自見能據書明指以示之雖閭棺亦不

恨矣據抒也指書也朝聞道昔昔平公令官爲鐘鐘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鐘音不調平公晉悼公之子彪

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爲調而以爲不調何也而汝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

必知鐘之不調故師曠之欲善調鐘也以爲後之有知音者也論上句作書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

智我謂作彼獨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窮巷之人無有知我之賢何故也彼并

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彼謂三代五伯并身同行而五伯也立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

腐鼠蒙蠅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言雖有美姿人惡聞其臭故

不潔則人皆掩其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筭珥衣阿錫曳齊紈婦人首飾珥瑱也阿細粉白黛黑

佩玉環揄步體搖動雜芝若籠蒙目視也宋本眇作妙案妙眇即法言先知篇之眇絲也李注云眇絲

遠視莊本妙作眇治山笑目流眇治由笑巧笑詩曰美目盼兮是也口曾撓奇牙出猷爾搖也口則弱撓

亦通撓字則非脫去將笑故好齒出詩云齒如瓠犀是也猷爾與上之如也○王念孫云說文揄引也揄步之閒

字高注賈子亦三字為句也籠蒙目明矣今本目下有義且與上下句不協劉結曰行目字念孫案此當衍視

文賈子作風今本風風誤作虫風與治山笑相對為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

慘瘖心而悅其色矣憚字楚辭及馮衍賦應作憚憚慘探之探也○莊達吉云錢別駕云憚讀探必非

然楚辭七諫心憚憚而煩冤兮王注云憚憂愁貌後漢書馮衍傳終憚憚而洞疑李賢注引廣蒼云憚

憚禍福未定也皆與高注貪欲之義不同唯賈子勸學篇孰能無憚憚養心義與此同廣韻憚抽操切憚

本於淮南義蓋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汙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

哉今鼓舞者鼓舞或作鄭鄭者鄭袖楚懷王之幸姬繞身若環車輪會撓摩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便

媚擬神會撓摩地鼓車之擬象也身若秋葍被風被風言其弱也髮若結旌屈而復騁馳若鶩騁馳言

○王念孫云高注傳寫脫誤當作義於周旋也轉更也此竟更為之今本脫去於字兩也字轉字誤在周

旋上竟字又誤作意遂致文不成義正文內扶於二字各本多誤作扶旋字即涉注文而誤唯道藏本

茅本不誤扶於猗那皆韻也若作扶旋則失其讀矣史記司馬相如傳扶與猗靡集解引郭璞曰淮南

引高注曰轉更也曲竟更為也是其證楚辭九懷登羊角兮扶與洪興補注引此亦作扶於而莊切乃

從諸本作扶旋謬矣便媚擬神媚當為媚媚字俗書作媚與媚相似而誤楚辭大招豐肉微骨體便媚只

王注云便娟好貌也便娟亦疊韻若作便娟則失其讀矣後漢書文苑傳注及太平御覽引此並作便娟
京賦說舞曰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鷲之羣罷是也驚鷲字相近因誤為驚鷲莊子知北遊篇注理未動而志
已驚釋文驚本亦作驚驚與驚同義若云驚鷲則驚鷲是也驚鷲字相近因誤為驚鷲莊子知北遊篇注理未動而志
見唐韻正神旌驚為韻此以真耕通為一韻周易楚辭及老莊諸
子多如此若作驚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驚鷲若驚
木也句枉曲也蛟自縱好茂葉言舞者若蛟不復踐龍天矯燕枝拘言其體如龍附雲如鳥集山持
也枉或作掘也蛟自縱好茂葉地好上茂木之枝葉龍天矯燕枝拘言其體如龍附雲如鳥集山持
疏援持也持大條以龍從鳥集搏援攫肆蔑蒙踊躍言其舞體如龍附雲如鳥集山持且夫觀者莫不為
之損心酸足觀者見其微妙危險皆為之損動中心酸醉其足也○王念孫云且當為則字之誤也則夫
又云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身修擢倡衣脩擢舞為後曲也夫鼓
舞者非柔縱弱屈其人生自柔而木熙者非眇勁眇絕也言其非能自淹浸漬漸靡使然也漸于教久浸漬
之柔縱眇勁靡教使然也○王念孫云高訓眇為絕而以眇勁為絕妙之強力於義未安今案眇勁
與柔縱相對為文眇勁強也○王念孫云高訓眇為絕而以眇勁為絕妙之強力於義未安今案眇勁
輕捷也文選吳都賦輕眇之客李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眇輕利急疾也眇音眇是眇眇同聲而通用也
淹浸漬漸靡字注久浸為漬則正文無漬字明矣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修長者令低
當有漬字且注訓淹為久浸為漬則正文無漬字明矣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修長者令低
礪礪堅莫見其損有時而薄日有教化亦然也藜藿之生螟螟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棟屋也○王念
孫云藜藿當為藜藿徒弔反字之誤也藜藿即今所謂灰藿也爾雅拜爾藿郭注曰藿似藜昭十六年左
傳曰斬其蓬蒿藜藿莊子徐無鬼篇曰藜藿柱乎鼯鼯之逕是也藜藿皆生於不治之地其高過人故曰
螟螟然日加數寸若藜藿為豆葉豆之高不及三尺斯不得言日加數寸矣藜藿亦傳寫之誤百卉部藿下引
不堅故曰不可以為櫨棟若藜則非其類矣太平御覽木部六引此作藜藿亦傳寫之誤百卉部藿下引

此正作藝。後人多聞藝。藝當作廬。漢書中藝翟字多誤爲藜。藜說見史記仲尼弟子傳。○俞樾云：高注曰：櫨屋也。然則正文及注文並當作廬。漢書食貨志注曰：廬田中屋也。故高注訓廬爲屋，以爲櫨猶曰：以爲屋棟。說山篇曰：郢人有買屋棟者，彼云屋棟，此云廬棟，其義一也。因棟字從木，遂并廬字而亦誤從木作櫨。櫨者柱上枅也。若果是買屋棟者，何得以此篇必變其說乎？且以文義言之，日加數寸，榱桷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爲棺舟。知猶覺，覺其大。○陶方琦云：文選養生論注引許叔堅注云：藝文類聚八十八引竝作七年可知。《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亦云：「生七年乃可知也。」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也。善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已說在上章也。

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爲之靡縣。燧

縣燧邊候見虜舉燧轉相受行道里最疾者也○文典謹按縣燧未轉御覽八百九十六引作懸峯未薄又引注云懸峯馬蹄下雞舌也與今注迥殊疑許高之異也

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

鳥巢也居知風

其且雨也陰曠未集而魚已噉矣

知魚
雨潛
也居

以陰陽之氣相動也

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

而○俞樾云。聲然二字。文不成義。聲然又稱曰磬。孔注曰。磬四海之內。寂然無聲。誤也。周書太子晉篇。師曠磬然。又稱曰磬。孔注曰。磬四海之內。寂然無聲。是

義也。下文。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聲然亦聲然之誤。能讀爲而。

是以天心吐陰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

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

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

嶠嶽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

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蕩也。精祲氣之

侵入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化生萬物瑤碧玉

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磨而不玩久而不渝○王念孫云雨露所以濡生萬物本作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瑤碧玉珠本在翡翠瑤瑁之下道藏本

本濡以二字誤倒萬殊誤作嘔濡殊珠翠璚又誤在瑤碧玉珠之下案雨露所濡爲句以生萬物又脫去以

字。漢魏叢書本。乃於生萬物上。妄加化字。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太平
御覽工藝部九引此。正作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翠璚瑀。碧玉珠。
奚仲不能旅。旅部魯般不能造。食部

樹云旅字無義疑放字之誤廣雅釋詁放也言天地所生者雖奚仲不能放效之雖魯般不能造作之也高注曰旅部旅也其所據本已誤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爲其君爲楮葉者牙也象象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王念孫云此用乾文脫與字文子精誠篇正作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俞樾云文子精誠篇作懷天心則此文亦當作懷天心矣懷天心之與日合明與鬼神合靈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俞樾云文子精誠篇作懷天心則此文亦當作懷天心矣懷天心之文者既與文子同則下句亦當作抱地氣三字今闕此句文義不備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王念孫都賦注引此作不下廟堂而行於四海義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己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兌說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非其道而物自然○王念孫云下三句本作列星朗陰陽化一句則總承上文言之今本列星朗句在後則失其其次矣且厚畫爲韻化焉然爲韻化字古音在歌部焉然二字在元部歌元二部古或相通陳風東門之粉篇以差原麻娑爲韻小雅桑扈篇以翰憲難那爲韻陽然二字在元部歌元二部古或相通陳風東門之國有訛言虎不始交將帥不和茲挺不生而士專權莊子天運篇以阿難何爲韻逸周書時訓篇鳴鳥猶鳴證言篇爲善則觀爲不善則議觀則生責議則生患說林篇百梅足爲百人酸一梅不足爲一人和泰族篇其美在和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在歌部說見唐韻正若列星朗句在後則失其韻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皆其證也差施議宜四字古在歌部說見唐韻正若列星朗句在後則失其韻

五十七

又占經引許注孚謂卵自孚也乃約文其全文今本是也說文孚卵孚也人閒訓夫鴻鵠

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文典謹按伏寢於淵白帖九十五引作潛伏於川

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胸中訟容也繆靜也○王引之云高所見本作訟故訓為容

同穆亦和悅也大雅烝民箋曰穆和也管子君臣篇穆君之色尹知章曰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

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修之哉聖主在上○文典謹

要引主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

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推其誠心施之天下

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

釜餽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為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

力報非券之所責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許注券契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許注券契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許注券契也

與注淮密子治亶父○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許注券契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許注券契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許注券契也

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王念孫云賈字即賈字之誤而衍者也市不豫賈謂市之器物者

賈多一買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上句不對矣田漁皆讓長○書治要引許注長者得多○陶方琦云羣而辨白

不戴負○辨白髮按說文辨駁文也○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斑白也○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

牢者。努力也。

○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牢作堅。

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

○王念孫云。正心。本作人心。與努力相對。爲文。今作正心者。後人妄改之耳。羣書治要及

太平御覽。工藝部二。引此。並作人心。○文典謹按。王

說是也。人字。唐武后作匡。形與正相近。遂譌爲正耳。

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

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

○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自作有。

故摠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

誠心弗施也。

○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摠作總。

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

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

義能循則必大也。化而欲作則小矣。○王念孫云。化字

之所謂因也。反是則爲作矣。原道篇曰。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故曰。因則大。作則細矣。高注本作能。循則必大也。欲作則小矣。今本欲作上有化而二

字。則後人依已誤之。正文加之耳。文子道原篇作因。即大作。即細。自然篇作因。即大作。即小。皆其證。呂氏春秋君守篇曰。作者擧因者平。任數篇曰。爲則擧矣。因則靜矣。語意略與此同。○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

許注。能循則必大也。欲作則小矣。按今本化字當爲作。文子亦云。作則細。說文。細。數也。小物之數也。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

稷墾草發。藿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

○文典謹按。御覽八百三十七引。五下有穀之五三字。

湯武革車三百乘。甲

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

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窰木而爲舟。

○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五

十二引。鑠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

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經哭踊

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

○文典謹按。羣書治

要引別 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文典謹按：要引喜作好。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文典謹按：要引喜作好。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修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王念孫云：要當為鄉字之誤也。經解射義，故云鄉飲酒。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入曰振旅。○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蒐，簡車馬也。按：經傳多作蒐，亦作搜，齊語：春以搜振旅。入學庠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燿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令之宮，有十二月之政令也。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墪高下之宜。○文典謹按：御覽卷六百二十四引作：察山陵水澤肥墪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飢寒之患，中考乎人德。○文典謹按：御覽卷六百二十四引作：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澄，清也。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王念孫云：故立父子之親，亦當為以立父子之親。與下文相對。文子上禮篇：正作：立。王氏念孫已訂正矣。惟水木二字，傳寫誤倒。當作水木。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

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
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綱紀也然得其人則舉
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
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二女娥皇女英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林屬於山曰麓
之中遭大風乃屬以九子堯有九男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昭華玉名以為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朱堯子也夫
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惟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
反其天心○王念孫云此文本作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白虎通義曰琴者禁也所以
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琴操曰昔伏羲氏作琴所以禦邪僻防心淫以脩身理性反其天真也及
變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沈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公句法皆與此
相對此以淫心為韻○國為韻下文以音風為韻風字古音在侵部說見唐韻正廉公為韻文子上禮篇
作聖人之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今本此下有韻文子上禮篇
後世八字蓋後人所加○神農之初作瑟瑟字與今本不合所引蓋許慎本以歸神反望及其天心杜淫作反望反其作及其皆傳
神農之初作瑟瑟字與今本不合所引蓋許慎本以歸神反望及其天心杜淫作反望反其作及其皆傳
寫之誤反望之反蓋涉下反其天心而誤淫望反及皆以形近而變之初作樂也○變堯典皆合六律而調
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公蒼頡之初作書以辨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
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王念孫云志遠本作志事以書記事無分於遠近不當獨言志遠後人以兩
下文皆用韻若作志遠則失其至其衰也為姦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
備矣文子正作智者以記事

橋之具。生肉爲鮮。乾肉爲醢。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王念孫云。罷民之力。與上句相對爲文。上文以解有罪。以殺不辜。與此文同一例。文子正作。堯之舉禹契后稷皋陶。政

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內

外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王念孫云。內外相推舉。句法與上下文不協。且推

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人。○王念孫云。此六句。非淮南原文。乃後

下文云。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禮之失拘。禮之失伎。春秋之失背。與此六句相距不過數行。而

或前後重出。或彼此參差。其不可信一也。下文易之失鬼。六句。高氏皆有注。而此獨無注。若原文有此六

句。不應注於後。而不注於前。其不可信二也。太平御覽學部。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

二所引。有下易之失鬼。六句。而無此六句。其不可信三也。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

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爲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

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

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

異氣。而皆適調。○莊遠吉云。御覽作。六藝異科。而皆同道。○莊遠吉云。御覽無同字。○文典謹按。北堂書

通。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文典謹按。初學記。文部引。作溫惠淳。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文典謹按。淳

彪。御覽引。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文典謹按。御覽引。明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文典謹按。尊寬裕

作純元。○莊遠吉云。御覽作和。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文典謹按。御覽。故易之失鬼。易以氣定。樂之

簡易者。樂之化也。○莊遠吉云。御覽作和。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文典謹按。御覽。故易之失鬼。易以氣定。樂之

失淫樂變淫也詩之失愚詩人怒怒近愚書之失拘書有典謨之制拘以法也禮之失伐禮卑卑
不下卑故枝也○莊春秋之失訾春秋文典謹按御覽引此六句失下皆有也字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
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
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圓與方轅從衡橫勢施便也驂欲馳服欲步驂服車帶不厭新
鉤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王念孫云乖當爲乘字之誤也
言雌雄有別不匹居也廣雅曰雙耦匹乘二也月令乃合羣牛騰馬鄭注曰羣騰皆乘匹之名家語好生
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戴先生毛鄭詩考正曰案古字羣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義曲禮前有擊獸
是其證春秋傳鄭子言少皞以鳥名官雖鳩氏司馬也說曰羣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義曲禮前有擊獸
如箋所云明矣念孫謹案淮南說林鸞神龍不匹猛獸不羣羣鳥不雙義與毛詩同有別即此所云不乘
居也漢張超詩青衣賦亦曰感彼關雎性不雙侶列女傳仁智傳曰夫雖鳩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
處也張華鸞賦云繁滋族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
類乘居匹游此尤其明證矣敗之獲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伯姬宋共公夫人夜失火待傳春秋大之取
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概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慝之紛慝
也○文典謹按文選左太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踈虛輕舉乘雲游霧可謂養性
冲招隱詩注引慝作物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王念孫云此當作可
弟也上文云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是其證○孫詒讓云當作而湯放桀武王伐紂以爲天下
未可謂悌弟也與上下文未可謂孝子未可謂忠臣未可謂慈父文例同去

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然則此承上文而言。亦當以輕重貪廉對舉。其本作輕者明矣。淺人不尋上下文理。見有進退之文。妄改爲勇者。非其舊也。又按上言四者。而下言五者。義亦可疑。且輕與重反。貪與廉反。所謂四者相反也。信則與何者相反乎。乃云五者相反。義不可通。疑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十二字。淺人竄入。淮南本無此句。五者亦作四者。與上文相應。因竄入信者句。遂改四爲五。以合之。而不悟其不可通耳。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八。白帖六。引。並作海不讓水。積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澹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言事當因大法。如簡閱絲數米。則煩而無功也。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爲。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澹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

道小見不達必簡。○王念孫云必簡上當更有通字此言見大者達則必簡猶樂記言大樂必易大禮

上句小藝破道兩道字通相連寫者止於上句道字下作二小畫以識之而遂脫去也其見乃則字之誤則

字闕壞止存左旁之貝因誤為見矣達下當更有通字亦因止作二小畫而脫去也其文本曰道小則不

達達必簡文子上仁篇作道小必不通文理則必簡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為故能和

道以優游故能化。○王念孫云陰陽無為收能和後人所加也此以河之透蛇山之陵遲喻道之優游若

蛇三句句法亦屬參差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引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

應也蓼菜成行願甌有蕞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朱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默止成

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文典謹按御覽三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

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簋器方中者為簠圓中者為簋也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

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文

按急當為絀字之誤也藝文類聚五十二引正作絀又引注云絀者急也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謂南風之詩而天

下治周公肴牖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趙政秦始皇帝○文典謹按

御史冠蓋接於郡縣○文典謹按相接於郡縣藝文類聚引作相接於道覆稽趨留○文典謹按覆稽趨留御覽成五嶺以備越○文

典謹按藝文類聚引注云五嶺鍾城之嶺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文

按亂愈生藝文類聚引作亂愈多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王念

孫云而

猶當爲亦猶隸書而亦下半相似故亦誤爲而趙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

策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舊本亦誤作而○文典謹按御覽七十七引注云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嗥伐國逆天之行

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人於三者無一雖口於世俱滅亡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臥巷無聚人妖菑不

則時必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起兵馬也雞夜鳴而有大禍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起兵馬也雞夜鳴而

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俞樾云天心動化

字作无故誤爲天耳文子上仁篇亦作天心誤與此同而精誠篇曰一言而大動○本無心動化因無

天下是以无心動化者也无字不誤可據以訂正上仁篇即可以正淮南子矣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

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

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

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慾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

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王念孫云治之上當爲治之本對下文治之末而言上文養性之本

德篇正作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爲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

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俞樾云興字衍文蓋即與字之

篇引此文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王念孫云以萬

出不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王念孫云以萬出不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王念孫云以萬

青苔青苔水垢也○文典謹按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引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莊遠吉云御炭

其所決而高之。茨積土填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也。○王引之云：衰與下義不相近，衰當爲裂字。

邪滿車集，解引司馬彪曰：汚邪，下地田也。故高注訓衰爲下，未得王氏引之。因以衰爲裂之誤字，更非矣。雖有腐蝕

高流下，必有次第。故曰乘衰而流。高注訓衰爲下，未得王氏引之。因以衰爲裂之誤字，更非矣。雖有腐蝕

流漸弗能汙也。腐蝕骨也。漸水也。○莊遠吉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

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莊遠吉云：御覽所以貴扁鵲者，非

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壓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喘息，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

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王念

依劉本，作繩之以法。茅本作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矣。則劉本是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

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文典謹按：御覽六百三十四引張下有而字。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

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

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文典謹按：御

引，作以無。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

聖人也。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王念孫云：去當爲至。此涉上文越

公抱寶牽馬而至。故守不待渠壅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

亡也。據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阒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

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聖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鑿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箴刺皮爲龍文。所以爲尊榮之也。○王念孫云。越下脫人字。高注。越人以箴刺其皮爲龍文。按卽越人髡髮文身之說。原道訓。髡髮文身。高注。文身。刻畫其體。納墨其中。爲蛟龍之狀。義亦相同。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許注。越人以位。明好憎。以示人。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苦作患。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文典謹按。御覽四百三十二。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

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王念孫云：義理本作仁義。此後人妄改之也。貪則不義，鄙則不仁。貪鄙與仁義正相反。故曰背貪鄙而向仁義。若作義理，則失其指矣。且義與和隨處爲韻。若作義理，則失其韻矣。其於化民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文子上禮篇正作背貪鄙。仁義其於化民也。引作於其以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也。作者。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同。下有也字。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王念孫云：羣書治要引此直作興是也。興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伊尹七十，說湯而不用，于是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民不得寧處，故蒙恥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衛夫人，衛靈公夫人。南子也。彌子瑕，衛之嬖臣。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昭昭，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爲仁也。文公樹米。文公，晉文公也。樹米而欲生之也。○文典謹按：御覽八百二十三引樹作種。曾子架羊。架，連架所。以備知也。猶之爲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必蒙正以自爲辟。○王念孫云：辟字義不可通。當是辭。

字之誤辭或作辟與辟相似自爲辭猶自爲解耳○文典謹按辟段爲臂禮記中庸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荀子彊國篇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竝乎湯武楊倞注辟讀爲臂辟之是猶伏而聒夫教經而引其足也辟之是猶欲壽而殞頸也周禮宰夫凡失財用物辟名者詩小雅譬彼舟流鄭箋譬本亦作辟皆其比也古籍類然不煩顯繹託善以自爲解蒙正以自爲譬正相對成義王氏以爲義不可通至欲改字釋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搆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恥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淆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竝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俞樾云既云百川則不得人因下句云不爲君子故妄增川字使字數趨行踳馳○王念孫云踳與舛同說文云揚雄作舛字如此相當耳文子上義篇正作不注海者不爲谷趨行踳馳莊子天下篇其道舛駁文選魏都賦注引作踳駁又引司馬彪注曰踳與舛同踳馳謂相背而馳也倣其篇曰二者代謝舛馳說山篇曰分流舛馳玉篇引作倣馳汜論篇曰見聞舛馳於外法言叙曰諸子各以其知舛馳舛踳字異而義同道藏本作踳各本皆誤爲踳踳之踳而莊本從之斯爲一師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矣又下文知能踳馳各本亦誤作踳師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魏文侯臣故皆歸于善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爲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啓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鷄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王云夫知者不妄發羣書治要引作夫知者不妄爲勇者不妄發是也下文擇善而爲之及事成而功足賴皆承知者不妄爲而言計義而行之及身死而名足稱皆承勇者不妄發而言今本脫爲字及勇者不妄知者不妄爲與下文不合說苑說體篇亦云夫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

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踳馳，百事竝行。○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行作作。聖人一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愚者不爲也。○俞樾云：刎，下當有其字。文子上義篇及呂氏春秋知分篇高注引，刎下竝有其字。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俞樾云：身之重也，本作身句，所重也，與天下句大利也，一律涉上下句兩言比之，而誤。文子上義篇作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則輕，所字不誤之字，亦涉上下句而衍。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爲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王念孫云：欲成霸王之業，欲亦當爲能字，皆與此文同一例。若云欲成霸王之業，則與下句不合，且與下文言必得勝而後能成霸王之業也，下文四不類矣。證言篇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以下八句竝與此同，是其證。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王念孫云：節用，皆當爲節欲。此因上文足用而誤也。文子下德篇作節用，亦後人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今本節欲作節用，則非其指矣。證言篇云：書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以上八句，皆與此同。齊民要術引此，亦作節欲。又引注云：節止欲貪，此皆其明證矣。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爲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

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莊遠吉云：至浦水，士億有餘萬。○莊遠吉云：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莊遠吉云：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莊遠吉云：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王念孫云：德之譽，謂無一人之德，則文不成義矣。太平御覽：皇王部八引此，正作無一人之譽。文子下德篇同。御覽：皇王部七又引譙周法訓云：桀紂雖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周處：鄴鎬之地方不過百里。○王有天子之位，而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周處：鄴鎬之地方不過百里。○王云：鄴鎬中不當有之字。此以周處鄴鎬為句，地方不過百里為句。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搢笏而朝天下。○王念孫云：道藏本劉本，搢笏作搢胸，案胸當為胸。○古笏字也。舉陶謨在治忽，鄭本作忽，注云：忽者，笏也。臣見君所乘，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穆天子傳曰：天子搢笏，今作胸者，忽變為胸，又誤為胸耳。無煩改為笏也。搢當為捷，捷書捷字，或作捷，形與捷相似。因誤為捷，捷與插同。言插笏而朝天下也。小雅：鴛鴦篇：戢其左翼，韓詩曰：戢，捷也。捷其喙於左也。士冠禮注：報稱於禮中，鄉射禮注：搢插也。大射儀注：搢報也。內則注：搢猶報也。釋文：插報二字，竝作捷。管子：小匡篇：管仲說捷，捷字竝與插同。捷，猶插也。後人百姓譌謾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閭閻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楚為九龍之鐘，以縣鐘也。○陶方琦云：御覽五百七十五引許志：子胥伐楚，燬其府庫，破其九龍之鐘。藝文類聚：鼎類：引淮南：破九龍之鼎。又引高注曰：刻九龍于鼎，以為名，言大鼎與此又異，乃許高之別也。禮明堂位：夏后氏之龍鐘，虞鄭注：飾鐘以麟屬。又于龍上刻畫之，為重身，與鞭荆平王之墓，荆平王殺子胥之父，舍昭王之宮。吳之入楚，君舍平君，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許說正合。鞭荆平王之墓，故鞭其墓以復讐。

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爲之闕。○王念孫云。此當作乃相率致勇而爲之。致勇之上。則文不成義。方面與奮臂亦切對。爲文道藏本劉本皆作方面。漢魏叢書本面誤爲命。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俞樾云。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文不成義。當作乃相率爲勇而致之寇。與下句相對。致如致師之致。寇即謂吳人也。言致死於吳也。下文曰。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是其常此之時。無將卒以義也。王氏念孫改爲相率致勇而爲之寇。然百姓却敵初非爲寇於義不可通矣。行列之。各致其死。○王念孫云。卒當爲率。率與帥同。將帥所以統三軍。故無將帥則無行列。若卒則即在行列之中。不得言無將卒以行列之也。隸書率或作率。見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形與率相似。故書傳中却吳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靈王發乾谿之役。靈王伐齊以恐外內。擾動百姓。罷敵奔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奔疾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莽草也。○文典謹按。百七十五。菱條下。引作百姓。避而食菱飲水。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周大夫使于楚丘。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王云。嘆與快然義不相屬。快然而嘆之。當作快然而笑。衍之字。下文肆然而况。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喜曠然而樂。與此文同一例。俗書笑字作咲。嘆字作嘆。二形相似而誤。况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從冥冥見炤炤乎。又况登泰山。履石封以

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况萬物在其間者乎。

○王念孫云下又况因上又况而衍萬物在其間即承上文言之非有二義

其為樂豈

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

於己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

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中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

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

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

○俞樾云繫戾當為擊戾主術篇曲得其宜無所擊戾是也擊戾猶拂戾也擊者敲之段字既見荀子脩身篇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

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為則能之

故因其患則造其備。

○俞樾云因乃困字之誤言困於患難則造作其備也與下句犯其難則得其便一律

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

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

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射快。

○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陳觀樓云則快二字與則說

則喜相對為文快上不當有射字蓋因高注射準而衍下文

又况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懾見

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為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

○俞樾云知應無方而不窮說句衍知字哉字應無方而不窮犯大難而不懾見煩繆而不惑三句一律

皆蒙又况二字為文因涉上文欲知高下欲知輕重欲知遠近而誤衍知字則與下二句不一律遂於句末加哉字使自為句而文義隔絕矣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亦戚

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為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為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

喜矣。又况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王念孫云。害人。本作害之。

治要及太平御覽學部一。引此。妙作嬉戲害之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

以積土山之高。修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

讀書。聞識必博矣。○文典謹按。聞識必博矣。聞上脫則字。與上文則田野必辟矣。則水用必足矣。則名譽

則字。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聵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

其終始。可謂知略矣。天之所為。禽獸草木。人之所為。禮節制度。構而為宮室。制而為舟輿。是也。治之所以

為本者。仁義也。所以為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

之一性也。○王念孫云。下一字。因上一字而衍。此言本末兼愛。人性皆然。性也二字。與孟子食色性也同義。性上不當有一字。劉依文子上義篇刪去一字。是也。先本後末。謂之君

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王念孫云。所在。當為在所。草木洪者為本。而殺

者為末。禽獸之性。大者為首。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

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王念孫云。此本作天地之性。物也有本末。性即生字。與天地之生物無涉。不得於天地之性下加也字。以承上文也。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

終始哉。○文典謹按。御覽六百二十四引。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

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王念孫云。義上脫仁字。太平御覽治道部五。

引此已誤。上下文皆言仁義無但言義者。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入。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王念孫云。△下本無其字。故△爲句。國語曰。爲句。後人誤以故△爲句。語曰。爲句。因妄加其字耳。不大其棟。四句。魯語文也。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王念孫云。本當爲木。上文云。有根。即其證。○俞樾云。根即本也。不得云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文失其義矣。根深則末固。與下文句基美則上寧。一語。說文木部曰。木上曰末。然則末即木之上也。末固上寧。文異而義同。王氏念孫據上文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謂本當作木。上曰末。下句上字。亦當作城字矣。下句不寧。文異而義同。王氏念孫據上文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謂本當作木。上曰末。言城知此句亦不言木。王說非也。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之以禁商鞅也。之術。申子之三符。三符驗之術。韓非之孤憤。韓非說孤憤。張儀蘇秦之從衡。蘇秦合六國爲衡。皆掇取之權也。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爲庸。子囊楚大夫。北逐走庸常也。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爲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秦滅趙王。遷之漢中房陵。○文典謹按。文選恨賦注。引高注。秦滅趙。乃張放四字。思故鄉。作爲山水之嘔。山水之嘔。謂曲。○王念孫云。山水當爲山木。字之誤也。高注。聞者莫不殞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譌於易水之上。荆軻燕人。太子丹之客。丹怨秦王。故遣軻。中一鼓。易水也。聞者莫不瞋目裂眦。髮植穿冠。○文典謹按。文選養生論注。引作荆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燕之南水也。聞者莫不瞋目裂眦。髮植穿冠。高漸離宋如意爲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荆軻瞋目裂眦。髮

冠植。因以此聲爲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弁冕冠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大羹不五味。朱弦漏越。朱弦練絲。漏穿也。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呬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王念孫云。呬聲清於耳。義不可通。呬當爲齊。度於繩咬。薛綜曰。繩咬淫聲也。玉篇。呬於交切。婦聲。廣韻。呬字之誤也。呬與咬同。張衡東京賦。咸池不咬。於交切。淫聲是。呬與咬同。故曰。呬聲清於耳。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樂。故五子之言。五子謂商鞅申子。韓非蘇秦張儀也。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于海。稼生于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崑崙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文典。龜鑑。御覽。八百十引。金下有千斤。儀狄爲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文典。龜鑑。疏。疑本作流。北堂書鈔。四十五。流刑條下。二字。儀狄爲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引。作儀狄造酒。禹嘗而美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乃疏儀狄。字雖作疏。然入之刑法部。流刑條下。實古本作流之證。今本及書鈔。引文。字仍作疏者。乃後人習聞禹疏儀狄之說。而改之也。所以遏流湏之行也。師延爲平公鼓朝。譌北鄙之音。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召師涓而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靈公進新聲。平公。平公師延。作靡靡之樂。紂。師延。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大息而撫之。○俞樾云。撫下脫止字。本作大息而撫止之。史記樂書。紀妖篇。作曠而止。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實。巧詐藏于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王念孫云。劉本

十五弦合文子軸不運而三十幅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王念孫云成曲上亦當有能

曲徵明篇亦作瑟車有勞逸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

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文典謹按軍書治要引小辯害治苛削

傷德○文典謹按軍書治要引大政不險故民易道○文典謹按軍書治要引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忠復素

故民無匿情○王念孫云下不相賊則非其指矣文子後人所加賊害也政寬則不為民害故曰至治寬裕則下不賊

後人所加匿與隱同齊俗篇曰禮儀飾則生偽隱之士逸周書大戒篇曰亂世之文章淫謀衆隱乃雅管子七法

篇曰百隱傷上威韓子主道篇曰禮儀飾則生偽隱之士逸周書大戒篇曰亂世之文章淫謀衆隱乃雅管子七法

又管子明法篇比周以相為隱明法解隱作隱韓詩外傳仁義之隱車馬之飾新序節士篇隱作隱史記

酷吏傳上下相為隱漢書隱作隱後漢書班固傳典引隱臥過而不混文選隱作隱言至忠復素則民無

為隱也後人誤以隱為藏隱之隱而於隱下加情字則非其指矣且隱與賊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

姓怨矣有相坐之法一家吳起為楚滅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滅爵者收滅軍臣之爵祿○王引之云滅爵

令也秦策云吳起為楚悼王損不急之官即此所謂滅爵也高注云滅爵者收滅軍臣之爵祿則正文本作

滅爵明矣道應篇載吳起之官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蓋滅爵則祿亦因之而滅故注言收滅軍

臣之爵祿非正文內本有祿字也張減爵之令與立相坐之法相對為文今本作滅爵祿之令則文不成

義此因高注而誤衍祿字又脫去張字也文子徵明篇曰相坐之法立則百姓怨滅爵之令張則功臣叛

相坐之法張減爵之令明矣立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之法以秦察於刀

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

非不善也然而史蘇嘆之晉獻公得驪姬使史蘇占之史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

黃池非不捷也。軍之所獲為捷。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莒。桓公。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

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修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

色。趙襄子再勝謂伐狄勝二邑。畏福之為禍也。故齊桓公入汶陽之田而霸。魯莊公使曹子刳桓公不背信諸侯朝之也。智伯兼三

晉之地而人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九曲是折投拂不見處也。○王念孫云禍字因上文兩禍字而衍見福於

重閉之內慮患於九拂之外此承上文史蘇歎晉獻子胥憂吳王及襄子再勝而有憂色言之相對為文則福上不當有禍字。文子微明篇無禍字。原蠶一歲再收。原再也。○王念孫云收本作登

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爾雅曰登成也。天文篇曰登登不登是也。爾雅翼引此作收則所見本已誤。齊民要術本草圖經及太平御覽資產部五木部四引此或作登太平御覽木部又引注云登成也是其證。○

文典謹按意林引收作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為稻米隨而生者熱收之為誤字益明矣。

縛之為其少實。○陶方琦云意林引許注稻米落地而生為離稻。按說文視字下云稻今年落來年自生謂之稅。稅即離也。意林引作落地與說文今年落正同。御覽八百二十三引作刈先稻熟注刈釋此高注故與許

注異。不以小利傷大穫也。家老異飯而食。○文典謹按羣書殊器而享。○文典謹按羣書子婦跪而上

堂跪而斟羹。○文典謹按羣書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初親而

親迎。○王引之云初字義不通。初當作冠。字書冠字左畔作冠與衣相似寸與刀相似故冠誤為初冠謂弁也。齊風甫田傳曰弁冠也。士昏禮主人爵弁鄭注曰爵弁玄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是也。

冠親而親迎兼賁賤言之。劉本改作綬。諸本及莊本同。則但有大夫以上於義為不備矣。且綬與初字不相似。若是綬字無緣誤為初也。○孫詒讓云初當為綬。形近而誤。綬者謂玄衣而冕禮記郊特牲說

晉禮云玄冕齊戒又哀公問云冕而親迎。綬即玄冕也。前齊俗訓云尸祝綬綬玄服也。今本說文衣部作是。其義也。文選閒居賦李注引左傳服虔注云綬服黑服也。又引說文云綬服玄服也。今本說文衣部作

綬玄服也。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文典謹按羣書治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

姦非不掇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王念孫云。末二句當從羣書

其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也。今本然而下。脫去不可行者。爲其六字。及也字。則語意不完。且與上五條不對矣。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

○俞樾云。生百隙。本作開百隙。涉下句而誤也。下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文曰。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是其證。

而所生足以爲滅。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此。昌羊去蚤蚤。而人弗庠者。爲

其來蛤窮也。○王念孫云。庠當爲席字之誤也。昌羊。昌蒲也。蛤窮。蚰蜒也。並見說林注。狸執鼠而不可脫

於庭者。爲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行其者。或食兩而路窮。行其。謂

踣而取勝。奇一基也。偷利不可以爲行。而智術不可以爲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

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

之行矣。上無煩之亂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王念孫云。此三代之所

此三代之所以昌也。今本脫去以字也。字則文義不明。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謹兜。何遷有苗。謹兜。有苗。舜

人之材。智伯美髯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藝畢給。三材也。攻文辯慧。四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

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琦力能引強。走先馳馬。超能越高。○陶方

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淳于越之言也。○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與今注正同。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

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盧文弨云。祿當作錄。或古人以音同得借用也。

卷二十一

要略凡鴻烈之書二十篇略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故曰要略○文典謹按此篇宋本道藏本並題作淮南鴻烈要略開詁敘目復無因以題篇字其為許存注本無疑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

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純樸太素也懼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愈懣

涉下句多為之辭博為之說而衍本作懼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與下文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一律衍一為字則文不成義故多為之辭博為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

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著之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

天文有鑿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汜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

山有說林有人間有修務有泰族也原道者盧牟六合盧牟猶規模也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太一之容北極之

測窈冥之深○文典謹按文選釋命論注引窈作窈以翔虛無之軫軫也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

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寤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文

接文還幽憤詩注引兩言字下皆有之字身下有也字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治五藏○王念孫

不滑也○濶濶二字義不相屬濶當為濶濶書商字或作濶與責相近故濶誤為濶濶濶與漸濶同言內則狹洽於五藏外則漸濶於肌膚也說文曰濶濶也廣雅同莊十七年公羊傳濶者何濶積也釋文積本

又作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耦通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俶真有窮逐終

始之化羸垺有無之精羸垺繞匝也垺靡煩也○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己審仁義之

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氣太一之神。王念孫云。通迴二字。義不用。○

王念孫云通迴二字義不相

五湖決伊闕。過溝陸上德篇。德過乎天地。高註。造化之母。謂通乎造化之原也。呂氏春秋。貴同篇。禹通三

五湖決伊闕迴溝陸上德篇德迴乎天地高註竝云迴通也今本迴字皆誤作迴辯見呂氏春秋貴同篇禹通三

通公傳也。臣意診多見迴。少見迴。集解曰。迴音洞。言洞徹人入通。迴周備。其字正作迴。迴道。或作洞。倣真篇。通洞條達。卽

作通而莊本
從之謹矣
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

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修。極東西之廣。

之修極東西之廣。

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迴周備。不可動以

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常。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一月一節。以爲法式。

終而復始從正月始也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北中國南以鬼神之事日忌發號

施令以時教期○西京賦人悉之謀薛綜注曰二年左傳楚人悉之杜注曰悉教也文選使君人者知所以從

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

類。覽取擣掇。擣取也。掇拾也。浸想宵類。浸微視也。宵物也。類衆也。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

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

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與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竝明。

乎宵夜○王念孫云。並明二字。後人所加也。與者就也。廣雅。與如也。司馬相如也。案古書多謂之獵。孰與羊。見

卷之十 婦人

釋詞言血氣之相從。如雷震風雨。喜怒之相反。如晝宵寒暑也。後人不知與之訓。爲如而讀。與雷震風雨。比類爲一句。故又於晝宵寒暑下。加竝明二字。以成對文耳。不知合同其血氣。比類其喜怒。相對爲文。今以比類二字上屬爲句。而其喜怒三字。自爲一句。則句法參差矣。與雷震風雨。與晝宵寒暑。亦相對爲文。今加竝明二字。則句法又參差矣。且此文以生天爲韻。雨怒暑爲韻。今加竝明二字。則失其韻矣。又案取象於天爲句。合同其血氣爲句。漢魏叢書本。改於天爲與天。莊本同。以與下兩與字相對。則又誤以於天合同爲句矣。皆由不知兩與字之訓。爲如故紛紛妄改耳。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己。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通拔散也。流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王念孫云。因作任督責。當作因任督責。謂之誤而衍者耳。主術篇曰。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韓子揚摧篇曰。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呂氏春秋知度篇曰。因而而不爲。責而不詔。竝與此因任督責同義。莊子天道篇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提名責實也。提。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略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爲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譬畫人事之終始者也。○王念孫云。風氣本作風采。文選魏都賦。豈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異觀。李善曰。淮南子曰。同九夷之風采。高誘曰。風俗也。采。事也是其證。後人既改風采爲風氣。復刪去高注。以滅其迹。甚矣其妄也。且采與理始爲韻。若作氣。則失其韻矣。○文典謹按。文選嘯賦注。引作通古之風。道應氣。以貫譚萬物之理。理下。又有譚猶着也。四字。疑是注語。要略乃許注本文。選注所引。殆高本也。道應

者攬揆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汜論者所

以箴縷繚紲之間縷繚也。攢揆囒囒之邳也。攢揆錯也。邳梧也。接徑直施施表。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

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矚睨。兼稽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

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音義引典謹按一切經音義二十三攝大乘論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

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略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

論也。主持後者不敢爲主而爲客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强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

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爲資清靜以爲常。子○王念孫云。無所擊危者。危與詭同。說林篇。尺寸難齊。必有詭。文上德篇。詭作危。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史記天官書。作司危星。擊

說猶今人言遠礙也。謂進曲退左右無所違礙也。又曰。木擊折。轉水戾。破舟。彼言無所擊戾。此言無所礙。乖違。主術篇曰。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違礙。又曰。木擊折。轉水戾。破舟。彼言無所擊戾。此言無所礙。乖

其義一也。作危者。借字耳。劉續不解。無所擊。危二字。下屬乃爲句。其失甚矣。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字。諸本及莊本同。讀無所失絕句。而以擊危二字。下屬乃爲句。其失甚矣。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

者也。○文選晉紀總論按各段引正作此所以言兵者也。今據補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窕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

貫局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解墮結細說捍擣困。擣圓也。困筆也。而以明事埒事。

者也。與解同義。○王念孫云：墮，小畜曰：闕拆開啓，鈴帶解墮，是也。細當爲紐字之誤也。紐亦結也。楚辭九

或歎王擇與擇相似見漢成陽覆臺碑先生不約束不結紐是也說與脫同擇當爲擇字之誤也錄奮擇字

者卷束之疑止韓子五蠹篇布帛尋常庸人不釋論衡爲非韓一篇引韓子釋作擇皆是也脫釋皆解也擇國

又外及六三三商賈之名而括之注與言賈云括謂包紮一其坊之紮謂卷紮車也賈亦稱受束也

禍與困聲近而義同。解墮結紐。說擇摶困。其義一也。明事埒事。下事字。因上事字而衍。明人間者。所以觀事埒者。明百事之形埒。以示人也。高注。繆稱篇曰。形埒。兆朕也。故此注亦曰埒。兆朕也。
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脉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埒也。標。末也。埒。場也。○肅。樹云。高注曰。埒。場也。然終始不當以埒。場言。此注未得其義。埒。當讀為埒。
說文。女部。嬪。一曰。傳也。精神篇。以不同形相嬪也。高注曰。嬪。傳也。終始之傳。作嬪者。段字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修務者。所以為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靜為常。恬淡為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則異。○王念孫云。與塞而無為也。下。不當有同字。此因下文同字而衍。故為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莘莘以自幾也。幾。庶幾也。秦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性情。以館清平之靈。館。澄也。徹神明之精。澄。清也。徹。澄也。以與天和。相嬰薄。嬰。繞抱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著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景星。在月之旁。則助月之明也。祥風至。祥風。不鳴也。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不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鴻烈。功也。凡二十篇。總謂之鴻烈。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

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做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知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爲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汜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修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爲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爲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沌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變爲六十四卦。伏羲示其象。周室增以六爻。周室謂文王也。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攬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爲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墳卷連

漫。絞紛遠緩。所以洮汰滌蕩至意。洮汰。使也。使之無疑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啗不可勝數。然祭

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王念孫云。一盃酒白。白字義不可通。蓋文類聚雜

人弗飲也。隸書甘字或作自。與白相似而誤。○俞樾云。酒白二字。文不成義。疑本作白酒。而傳寫誤倒之。

周官酒正職。鄭注曰。昔酒。今之曾久白酒。然則白酒正漢時常語。藝文類聚雜器部引此。白作甘。蓋因已

倒為酒白。故臆改為甘字。一盃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九野八方。徑十門。八方上外天

地。裨山川。去也。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燒。挾。至也。燒。光也。○

周挾之義。荀子禮論篇。方皇周挾。楊注云。挾。讀為挾。而也。燒者。窮之借字。二字聲類同。本經訓高注云。窮

不滿密也。後文云。布之天下而不窮。注云。窮。緩也。前倣真訓云。橫局天地之間而不窮。汜論訓云。舒之天

下而不窮。荀子賦篇云。充盈大潤萬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貌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

時。紂為天子。賦歛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康梁。耽樂也。沉湎。淫酒也。成市。言集者多也。作為

炮烙之刑。剗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業善。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凡四世也。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

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莊遠吉云。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

謀生焉。太公為周陳陰符兵謀也。○文典謹按。御覽八十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

謀。悉索薄賦。薄。少也。賦。兵也。躬擐甲冑。擐。著也。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

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

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辯。辯別作為路寢之臺。族鑄

大鐘。族聚也。○莊遠吉云。撞之庭下。郊雉皆响。大鐘聲似雷。震雉應而响鳴也。○莊遠吉云。御覽响作雉

云。當从今注。全文。莊子在宥。震氣不待族而下。司馬注云。族聚也。廣雅釋詁。族聚也。皆與許注合。說文。雉

雄雉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句其頸。與淮南注亦合。○文典謹按。白帖六十二引注。作鐘聲似雷。雷震則

雉。一朝用三千鐘。贛。鐘十斛也。贛。賜也。一朝。梁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二人。景公臣。故晏子之諫生焉。晚

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

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成。恃連與之國。○王念孫云。連與二字。連讀。漢書武五子傳。羣臣連與

有國字。蓋涉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

別國也。地墪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

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狼荒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

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形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

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淮南王自謂也。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

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治。儲與。猶攝業也。扈治。廣大也。立眇之中。精搖靡覽。楚人謂精進為精。棄其

眇挈。楚人謂澤。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之物。

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下窳。雖緩大也。布之天

淮南天文訓補注

天文訓

元注。文者象也。天先垂文象。日月五星及彗孛。皆謂以譴告一人。故曰天文。因以名篇。
天墜未形。

補曰。隤縮文地。

馮馮翼翼。洞洞濶濶。故曰太昭。

元注。馮翼翼。洞洞濶濶。無形之貌。洞。讀挺桐之桐。濶。讀以鐵頭斫地之鐻也。

補曰。楚辭天問。馮翼翼何象。何以識之。王逸注云。言天地既分。陰陽運轉。馮馮翼翼。何以識知其形象乎。
道始于虛霏。

補曰。霏。古廓字。說文。霏。雨止雲罷貌。臣鉉等曰。今別作廓。非是。

虛霏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漢垠。

元注。宇。四方上下也。宙。往古來今也。將成天地之貌也。漢垠。安重之貌也。

補曰。御覽卷一引。作涯垠。案漢莊刻本作涯。云俗本作漢誤。詳文義。當以涯爲是。

清陽者薄靡而爲天。

元注：薄靡者，若塵埃飛揚之貌。

重濁者凝滯而爲地。

補曰：黃帝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積陽爲天，積陰爲地，故清陽爲天，濁陰爲地。

清妙之合專易。

元注：專一作搏。

案搏莊刻本誤作專。

補曰：專古通搏。易夫乾其靜也專，陸續作搏是也。史記王翦傳：專委于我。徐廣曰：專亦作搏。今淮南注別本云：一作專者，傳寫誤。天言合專者，楚辭乘精氣之搏搏兮。王逸云：楚人名員曰搏也。此其義也。

重濁之凝結難。

補曰：結一作竭。

案莊刻本正作竭。

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爲陰陽。

元注：襲合也，精氣也。

陽陰之專精爲四時，四時之散精爲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日月之淫爲精者爲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

周之山。

元注。共工官名。霸于伏羲神農之間。其後子孫任智刑以強。故與顓頊黃帝之孫爭位。不周山在西北也。

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

元注。傾高也。原道言地東南傾。傾下也。此先言傾西北。明其高也。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

補曰。事見列子湯問篇。古蓋天之說也。祖暅天文錄云。古人言天地之形者有三。一曰渾天。二曰蓋天。三曰宣夜。蓋天之說。又有三體。一云天如車蓋。遊乎八極之中。一云天形如笠。中夾高而四邊下。一云天如轂車蓋。南高北下。南高北下。即東南高。西北下也。禹所受地說書曰。崑崙東南。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河圖括地象曰。地部之位。起形高大者。有崑崙山。其山中應于天。居最中。八十一城布繞之。中國東南隅。居其一分。此亦蓋天之說。然則中國地。西北高。東南下。蓋天既以天爲東南高。西北下。地又西北高。東南下。于是以天之西北爲傾。地之東南爲不足。楊炯渾天賦曰。有爲蓋天之說者曰。天則西北既傾。而三光北轉。地則東南不足。而萬穴東流。其明證也。古言天雖有三家。太初以後。始用渾天。其前皆蓋天也。淮南亦主蓋天。故特載其說。王充作論衡。不信蓋天。其說日篇云。鄒衍曰。方今天下。

在地東南。名赤縣神州。天極爲天中。如今天下在地東南。視極當在西北。今正在北方。今天下在極南也。不知天以辰極爲中。地以崑崙爲中。二中相值。俱當在人西北。人居崑崙東南。視辰極則在正北者。辰極在天。隨人所視。方位皆同。無遠近之殊。處高故也。崑崙在地。去人有遠近。則方位各異。處卑故也。不妨今天下在極南。自在地東南隅矣。案崑崙所在。其說不一。酈道元以爲是阿耨達大山。劉元鼎以爲即悶摩黎山。蒲蔡都實又謂是亦耳麻莫不刺山。但此諸山。本不名崑崙。特中國人名之耳。中國自有崑崙山。山無別名者是。禹貢崑崙屬雍州。漢書地理志。金城郡臨羌西北塞外。有西王母石室。西有弱水。崑崙山祠。續漢書郡國志。金城郡臨羌有崑崙山。十六國春秋。前涼錄。馬岌傳云。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此山上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禹貢崑崙山。在臨羌之西。即此明矣。然則崑崙近在雍州之西北隅。故爾雅言西北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即山海經穆天子傳所言崑崙。皆謂此山也。太史公曰。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所謂崑崙者乎。蓋譏武帝舍近求遠。非謂無崑崙也。故曰。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矣。晉鴻臚卿張匡鄴使于闐。作行程記云。玉河在于闐城外。其源出崑崙。西流一千三百里。至于闐界牛頭山。然則崑崙在于闐東。明即臨羌之崑崙。蓋天家見中國之山。唯此最高。用爲地中。以應辰極。故曰天如轂車蓋。周禮說。冬至祀天。皇大帝。夏至祀崑崙。亦即此意。若神州之神。祭于建申之月。猶祭感生之帝于建寅之月。

以神州在地東南隅。非大地故也。楚辭天問曰。幹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南北順檐。其衍幾里。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啓闢。何氣通焉。此皆據楚先王廟之所圖而問之。知淮南所說其備古矣。注以天傾爲高。則天北高南下。傾可言下。亦可言高。唯所命之而已。

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

補曰。以上皆見大戴禮曾子天圓篇。蓋孔氏微言也。天圓地方之義。曾子答單居離言之曰。天之所生者。上首。地之所生者。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掩也。此即渾天之理。而蓋天亦然。周髀算經曰。圓出于方。方出于矩。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趙君卿注云。物有方圓。數有奇耦。天動爲圓。其數奇。地靜爲方。其數耦。此配陰陽之義。非實天地之體也。足與曾子相備。火曰外景。水曰內景者。周易離爲火。崔憬曰。取卦陽在外。象火之照也。坎爲水。宋衷曰。卦陽在中。內光明有似于水。是也。

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地之含氣。和者爲雨。陰陽相薄。感而爲雷。元注。薄迫也。感動也。

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

元注。散霧散也。

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羽毛者。飛行之類也。故屬于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于陰。日者。陽之主也。是

故春夏而羣獸除。

案春夏而羣獸除之。而莊刻本作則。

元注。除冬毛微墮也。

日至而麋角解。

元注。日冬至。麋角解。日夏至。鹿角解。

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羸虵臙。

元注。宗本也。減少也。臙肉不滿。言應陰氣也。臙讀若物醺。少醺之。

補曰。一本云。讀若物少之醺也。語較明。

案醺。莊刻本作醺。讀若物醺。炒之醺也。與此異。

火上尋。

元注。尋讀若葛覃之覃。

案莊刻本無若字。

補曰。尋當爲燄。有司徹云。乃燄尸俎。注。燄。溫也。古文燄皆作尋。記或作燭。春秋傳曰。若可燭也。亦可寒也。案今春秋傳作尋。是尋燄古今字。尋又尋之借也。注讀爲覃。又即燂字。說文云。燂。火熱也。从火覃聲。

覃燁聲同故讀從之

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本標相應

元注標讀刀末之標

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

元注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中時以當日下以艾承之則燃得火也

補曰論衡率性篇陽燧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銷鍊五石鑄以爲器磨礪生光仰以向日則火來至

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

元注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滴先師說然也

補曰舊唐書禮儀志引作下水數石出于李敬貞所竄易方諸下水不得有數石也御覽引有許慎注云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高所云先師說殆謂此

案誘自序云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又云深

思先師之訓爲之注解盧君者周禮秋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注夫遂陽遂也鑒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考工記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是二器俱用金也方諸亦有用石者

蚌以含珠。故內照。曜明故能取火。含珠故能下水。義可知也。方諸一名蚌鏡。故古謂之鑒。案御覽引許慎注如此。又

引高誘注。與此本同。知高誘兩家注本无別。先生所列元注。係高注無疑。後引許注者。復有數條。義亦如是。

虎嘯而谷風生。龍舉而景雲屬。

元注。虎。土物也。風。木氣也。木生於土。故虎嘯而谷風至。龍。水物也。雲生水。故龍舉而景雲屬。屬。會也。案虎。土物也。御覽引作虎。陽獸也。與此異。

補曰。初學記引高誘注云。虎陽獸。與風同類。與此注異。疑此出許慎也。管輅別傳云。龍者陽精。以潛爲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夫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氣相感。故能連風。

麒麟鬪而日月食。

補曰。御覽引許慎注云。麒麟獨角之獸。故與日月相符。案莊刻本。引許慎注云。麒麟大角獸。與此異。

鯨魚死而彗星出。

補曰。初學記引許慎注云。彗。除舊布新也。

蠶珥絲而商絃絕。

元注。蠶老絲成。自中徹外。視之如金精珥。表裏見。故曰珥絲。一曰弄絲于口。商音清。絃細而急。故先絕。

也。

賁星墜而渤海決。案莊刻本勃作勃勃勃古今字耳。

元注賁星客星又作孛星墜隕也。勃大也。決溢也。

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

元注暴虐也。飄風迅也。

枉法令則多蟲螟。

元注食心曰螟穀之災也。

殺不辜則國赤地。

元注赤地旱也。

令不收則多淫雨。

元注干時之令不收納則久雨爲災。

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

元注期會也。

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

元注雄爲虹雌爲蜺也虹者雜色也忌禁也

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

元注九野九天之野也一野千一百一十一隅也

五星八風二十八宿

元注五星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辰星也八風八卦之風也二十八宿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昂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轸也

五官六府

元注五官五行之官六府加以穀

補曰六府具下即時則訓之六合也非左傳所說夏書六府

紫微太微軒轅咸池四宮天阿案原寫上作四宮者所以爲四宮註刻本作四守其應作四守之義見下四宮者所以爲四宮註文此處作四宮爲是

元注皆星名下自解

何謂九野

補曰此所說皆引呂氏春秋有始覽之文因采高誘彼注補之
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

元注韓鄭之分野也。

補曰高誘云鈞平也。爲四方主。故曰鈞天。角亢氐東方宿。韓鄭分野。

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

補曰高誘云東方二月建卯。木之中也。木青色。故曰蒼天。房心尾東方宿。房心宋分野。尾箕燕分野。

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

元注陽氣始作。萬物萌芽。故曰變天。尾箕一名析木。燕之分野。斗吳之分野。牽牛一名星紀。越之分野。

案莊刻本陽氣始作十二字在越之分野句下與此異。

補曰彼注云東北水之季。陰氣所盡。陽氣所始。萬物向生。故曰變天。斗牛北方宿。尾箕一名析木之津。燕之分野。斗牛吳越分野。

北方曰玄天。其星須女虛危營室。

元注虛危一名玄枵。齊之分野。

補曰彼注云北方十一月建子。水之中也。水色黑。故曰玄天。婺女亦越之分野。虛危齊分野。營室衛分野。

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

元注幽陰也西北季秋將即于陰故曰幽天也營室東壁一名豕韋衛之分野奎婁一名降婁魯之分野

案豕韋莊刻本作承韋疑彼誤也

補曰彼注云西北金之季也將即大陰故曰幽天東壁北方宿一名豕韋衛之分野奎婁西方宿一名降婁魯之分野

西方曰顓天其星胃昂畢

元注顓白也西方金色白故曰顓天或作昊昂畢一名大梁趙之分野

補曰彼注云西方八月建酉金之中也金色白故曰顓天昂畢西方宿一名大梁趙之分野

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參東井

元注朱陽也西南爲少陽故曰朱天觜參一名實沈晉之分野

補曰彼注云西南火之季也爲少陽故曰朱天觜參一名實沈晉之分野東井南方宿一名鶉首秦之分野

南方曰炎天其星與鬼柳七星

元注柳七星周之分野一名鶉火

案七星下原寫本有張字莊刻本無張宿分野在下東南方此當是衍字今刪

補曰彼注云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曰炎上故曰炎天與鬼南方宿秦秦之分野柳七星南方宿一

名鶉火周之分野。

東南方曰陽天其星張翼軫。

元注東南純乾用事故曰陽天翼軫一名鶉尾楚之分野。

補曰彼注云東南木之季也將即太陽純乾用事故曰陽天張翼軫南方宿張翼周之分野翼軫一名鶉尾楚之分野。

何謂五星。

補曰春秋運斗樞云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河圖云蒼帝神名靈威仰赤帝神名赤熛怒黃帝神名含樞紐白帝神名白招拒黑帝神名汁光紀春秋文曜鉤云赤熛怒之神爲熒惑位南方禮失則罰出填黃帝含樞紐之精其體璇璣中宿之分也尙書考靈曜云歲星木精熒惑火精鎮星土精太白金精辰星水精也然則五緯即是五帝常居太微則曰帝運行周天則曰緯耳文曜鉤又言東宮蒼帝其精爲龍南宮赤帝其精爲朱鳥西宮白帝其精白虎北宮黑帝其精玄武則五帝布精四方又爲二十八宿矣淮南言五星有五方五帝五佐五神五獸其五帝五佐乃人神之配天神者則五方當謂五行五獸即二十八宿及軒轅知獸有軒轅者以史記言軒轅黃龍體故也。

東方木也其帝太皞。

元注太皞伏犧氏有天下號也死託祀于東方之帝也。

補曰周禮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康成云五帝蒼曰靈威仰太昊食焉月令注云此蒼精之君其佐勾芒。

補曰高誘呂氏春秋正月紀注云勾芒少昊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爲木官之神然重亦託祀也墨子明鬼篇曰昔者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于廟有神人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面狀正方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何神曰予爲勾芒山海經東方勾芒鳥身人面乘兩龍郭璞注木神也方面素服知天神自有勾芒重爲木正故亦曰勾芒月令注云木官之臣。

執規而治春其神爲歲星其獸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

元注本色蒼蒼龍順其色也角木也甲乙皆木也。

補曰史記律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即黃鐘爲宮林鐘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也以之分屬五時則春姑洗應夏林鐘應長夏黃鐘應秋太簇應冬南呂應此止就黃鐘一宮言之也十二月各用其律則太簇爲無射之角夾鐘爲應鐘之角姑洗爲黃鐘之角以春三月應中呂爲無射之徵蕤賓爲應鐘之徵林鐘爲黃鐘之徵以夏三月應夷則爲蕤賓之商南呂爲林鐘之商無射爲夷則之商。

以秋三月應。應鐘爲太簇之羽。黃鐘爲夾鐘之羽。大呂爲姑洗之羽。以冬三月應。而黃鐘之宮。獨應于長夏。其義可知。至以十日配四時。亦有二義。一由日行所在。尙書考靈曜云。萬世不失九道。謀康成注。引河圖帝覽嬉曰。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也。隋志云。晉侍中劉智云。昔者聖王正曆明時。作圓蓋以圖列宿。極在其中。迴之以觀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定日數。日行于星紀。轉迴右行。故規圓之。以爲日行道。欲明其四時所在。故于春也。則以爲青道。于夏也。則以爲赤道。于秋也。則以爲白道。于冬也。則以爲黑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則以爲黃道。此一義也。一由月體所象。虞翻周易注云。甲乾乙坤。相得合木。謂天地定位也。丙艮丁兌。相得合火。山澤通氣也。戊坎己離。相得合土。水火相逮也。庚震辛巽。相得合金。雷風相薄也。壬壬地癸。相得合水。陰陽相薄而戰乎乾。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參同契云。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十六轉就緒。巽辛見平明。艮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方喪其朋。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又一義也。乾坤即青道。艮兌即赤道。坎離即黃道。震巽即白道。天地即黑道。旣日從青道。而甲乙在東方。則其日甲乙矣。此二義固相因也。其餘倣此。日名甲乙者。月令注云。乙之言軋也。日之行。春東從青道。發生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皆解字。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爲日名焉。

南方火也。其帝炎帝。

元注。帝少典之子也。以火德王天下。號曰神農。死託祀于南方之帝。

補曰。小宗伯注云。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月令注云。此赤精之君神也。

其佐朱明。

元注。舊說云。祝融。

補曰。爾雅釋天云。夏爲朱明。故淮南以爲南方之帝佐。山海經曰。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郭璞注。火神也。楚辭九歎云。絕廣都以直指兮。歷祝融于朱冥。冥明聲相近。是朱明即祝融也。月令注云。火官之臣。

執衡而治夏。其神爲熒惑。其獸朱鳥。

元注。熒惑。五星之一也。朱鳥。朱雀也。

其音徵。其日丙丁。

元注。徵。火也。丙丁皆火也。

補曰。月令注云。丙之言炳也。日之行。夏南從赤道。長育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強大。又因以爲日名焉。

中央土也。其帝黃帝。

元注黃帝少典之子也。以土德王天下。號曰軒轅氏。死託祀于中央之帝。

補曰小宗伯注云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月令注云此黃精之君。

其佐后土。

補曰月令注云土官之臣。

執繩而制四方。其神爲鎮星。其獸黃龍。

元注土色黃也。

其音宮。其日戊己。

元注宮土戊己土也。

補曰史記天官書黃鐘宮。案六十律始于戊子。則己丑爲林鐘徵。丑衝未。故林鐘爲六月律。林鐘徵也。其宮黃鐘。算律宮生徵。亦徵生宮。六倍黃鐘。即九倍林鐘。是也。宮徵相生。律呂之要盡矣。律中黃鐘之徵者。唯六月。故兼中黃鐘之宮。由此推之。十二月律。各自爲徵。即各有其宮。不言者。非宮徵之始也。五行土寄于未申。故坤爲土。而位西南宮。土音也。六月中之必矣。日名戊己者。月令注云戊之言茂也。己之言起也。日之行四時之間。從黃道。月爲之佐。至此萬物皆枝葉茂盛。其含秀者。屈抑而起。故因以

爲日名焉。

西方金也其帝少昊。

元注少昊黃帝之子青陽也以金德王號曰金天氏死託祀于西方之帝。

補曰小宗伯注云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月令注云此白精之君。

其佐蓐收。

補曰高誘呂氏春秋七月紀注云少昊氏裔子曰該皆有金德死託祀爲金神然晉語云號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公懼而走覺召史墨而占之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山海經云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郭璞注金神也明蓐收本天神該爲金正故亦名蓐收月令注云金官之臣執矩而治秋其神爲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

元注商金也庚辛皆金也。

補曰月令注云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日之行秋西從白道成孰萬物月爲之佐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人因以爲日名焉。

北方水也其帝顓頊。

元注顓頊黃帝之孫以水德王天下號曰高陽氏死託祀于北方之帝也。

補曰小宗伯注云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月令注云此黑精之君

其佐玄冥

補曰高誘注十月紀云玄冥水官也少昊氏之子曰循爲玄冥師死祀爲水神然山海經云北方禺强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青蛇郭璞注云玄冥水神也莊周曰禺疆立于北極則玄冥本天神循爲水正因得是名月令注云水官之臣

執權而治冬其神爲辰星其獸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

元注羽水也壬癸皆水也

補曰月令注云壬之言任也癸之言揆也日之行冬北從黑道閉藏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懷任于下揆然萌芽又因以爲日名焉

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

元注仲中也四仲謂太陰在卯酉子午四面之中也

補曰楊泉物理論曰歲行一次謂之歲星

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

元注丑鉤辰申鉤巳寅鉤亥未鉤戌謂太陰在四角

補曰。此以四辰成一鈞也。本或作亥鈞。戌者。非此太陰。謂歲陰。周禮保章氏注。歲星爲陽。右行于天。太歲爲陰。左行于地。十二而小周。鄭所謂陰。據太歲對歲星言之。尙非謂歲陰。此歲陰。則歲雌也。既太歲歲星行有左右。則與斗建日躔無異。故樂說云。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謂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其斗所建之辰。常有太歲也。古人視歲星以知太歲。因以太歲名年。爾雅。太歲在甲曰闕逢。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是也。至西漢時。復因太歲而知歲陰。命其時所用顓頊曆上元。爲太歲甲寅。推前三百三十八算。而得太陰。甲寅于六十干支。後三十八算。于十二辰。則後二算。必三百三十八算者。略以五星通率推得之。其氣朔。則正月朔旦啓蟄也。故天官書曰。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丑爲星紀。日月五星于是始。故治曆者。必用此爲十二次之首。即以爲歲陰在攝提格之歲。其太歲則在子。是以孝武太初元年。太歲在丙子。而詔以爲復得焉。逢攝提格之歲。蓋用歲陰名也。小司馬不知其義。遂謂史漢曆法不同。誤矣。歲星在丑。歲陰在寅。則歲星在子。歲陰在卯。歲星在酉。歲陰在午。可知。由是一左一右。周行十二辰。歲星居四仲。歲陰亦必居四仲。歲星居四鈞。歲陰亦必居四鈞。但視歲星。可知歲陰。淮南由太陰以推歲星。義正同也。必仲有三宿。鈞止二宿者。左傳言婺女。玄枵之維首。又言玄枵虛中也。則危爲玄枵之次末。玄枵有次三宿。則大梁。鶉火。大火。亦必三宿。其餘八次。僅得二宿可知。此宿次。傳自周秦之代。故淮南以爲言也。後漢鄭康成說周易爻辰。亦用之。

二八十六。

補曰。歲星在四鈞。積八歲。行十六宿。

三四十二。

補曰。歲星在四仲。凡四歲。行十二宿。

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

補曰。卽一周也。康成依三統法。謂之小周。小周者。漢志云。水金相乘爲十二。是謂小周。小周乘《策》爲一千七百二十八。是爲大周。木三金四。乘爲十二。卽仲三鈞二之義也。十二周天。而超一辰。其積百四十四。卽《策》十二超辰。而爲一終。其積千七百二十八。故以小周乘《策》。而爲大周也。三統之法。分一次爲百四十五分。歲星歲行一次。又剩行一分。積百四十四歲。而剩行分竟。故有超辰。大衍曆議。謂昔僖公六年。歲陰在卯。星在析木。昭公三十二年。亦歲陰在卯。而星在星紀。故三統曆因以爲超辰之率。是也。星有超辰。則太歲歲陰。隨之俱超。故太歲歲陰。皆當以歲星爲宗。不當遽以六十年周。定其歲名。東京順帝時。妄謂歲無超辰。遂以滿六十甲子。爲青龍一周。且置太陰不講矣。康成云。然則今曆太歲。非此也。謂太歲不應歲星。

日行十二分度之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歲而周。

補曰古歲星無超辰故以十二歲爲通率星有見伏留逆則略之矣歲星見月爲太歲所在則一見伏必十三中氣有奇而十二歲有十一見伏法以十二歲之積日剖爲十一分即得一見伏之日數一見盡一歲于是伏日內減去一歲日餘即伏日也依此推之十二歲積四千三百八十三日每見伏有三百九十八日十一分日之五其伏日則三十三日二十刻又十一分之五也其見伏行度亦以周天分爲十一分得每分三十三度二千分又十一分之五以一次三十度四千三百七十五分減之餘二度七千六百七十五分即伏行度也欲知歲行分者古曆度分母四是乘爲十六以通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得五千八百四十四爲實以十二次爲法除之得四百八十七又用爲實以十六爲法除之得三十度不盡七即一歲歲星所行度分也然則一次有四百八十七分故歲有餘分七積十二次而五千八百四十四分盡故十二歲而周天也欲知度行日者以五千八百四十四爲一度之積分四百八十七爲一日之行分以日分除度分得十二無餘分是十二日行一度也如是計之歲星一見行盡一次見後伏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而復見積十二歲而有十一見則周天也

熒惑

補曰天官志云其精爲風伯惑童兒歌謠嬉戲也

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之國爲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饑爲兵出入無常辯變其色時

見時匿。

元注此皆所以譴告人君。

補曰。熒惑亦以五千八百四十四爲實。計十四終。有十六周天。即以實爲積度。如十四而一。得一終。行四百十七度十四分度之六。欲知星行與歲日俱終者。則三十二歲。有十五終也。因倍實以爲積日。如十五而一。得七百七十九日十五分日之三也。其一見六百三十二日。行三百度。餘即伏行日度。通率二十八日。行十五度。十月入太微。受制者。熒惑在陬營。太微在鶉尾。一歲可行百九十二度。則近太微矣。

鎮星以甲寅元始建斗歲。

補曰。此太歲在甲寅。非太陰也。時用顓頊曆。人正月。五星會陬營之次。太歲正在甲寅。若太陰在甲寅。歲星必在星紀矣。

鎮星一宿。當居而弗居。其國亡土。未當居而居之。其國益地。歲宿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歲行十三度百二十分度之五。二十八歲而周天。

元注。鎮星一徧。

補曰。鎮星亦以五千八百四十四爲實。十六乘二十八爲法。得歲行十三度四百四十八分度之二十

分各四除之。即百十二分之五也。鎮星歲一見伏。見三百二十日。行八度。伏三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行五度。百十二分之五也。

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

補曰。正月甲寅者。甲寅歲人正月之名也。古歲月俱首甲寅。爲建首人正之定法。紀年用太陰太歲皆同。太初元年。月名畢聚。用太陰紀年之甲寅月也。顯頊曆元。首月名畢陬。用太歲紀年之甲寅月也。自用天正爲首月。而歲月俱始甲子矣。又甲寅爲正月朔旦立春之日。即顯頊曆去千一百四十算。其冬至則己巳也。

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

補曰。入百二十日。非是。晉灼漢書注。改作四十日。亦非。

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當入而不入。當出而不出。

補曰。天官書作未當出而出。宜從之。

天下興兵。

補曰。太白八歲而出入東西各五。則一歲十六分歲之六。而晨夕各一見伏。此以五百八十四日四十

刻爲兩見日數也。兩見四百八十日。餘爲兩伏日。晨伏不足九十日。夕伏十六日。云入百二十日。入三十五日者。皆誤。

辰星正四時。

補曰。宋均元命包注云。辰星正四時之法。得與北辰同名也。

常以二月春分效奎婁。以五月夏至效東井輿鬼。以八月秋分效角亢。以十一月冬至效斗牽牛。

元注。效見。

案。效。莊刻本文注。皆作効。說文無効字。玉篇云。効。俗效字。此本作効。是。

出以辰戌。入以丑未。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

元注。穀不熟爲饑也。

案。饑。莊刻本作飢。飢。饑也。饑。穀不熟也。兩字訓異。依此注之義。自應作饑。

補曰。辰星百六十年。有五百十二終。以五千八百四十四日。十倍之爲實。三十二乘十六爲法。法除實。得百十四日。五百十二分日之七十二。爲晨夕兩見伏之日數。兩見八十日。餘即兩伏日。伏皆十七日。有奇而見。歲有六見。伏有奇。則四仲月俱得有辰星。故可以正四時。

何謂八風。

補曰。河圖括地象云。天有八氣。地有八風。易緯云。八節之風。謂之八風。春秋攷異郵云。八風殺生。以節。翱翔。

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案莊刻本距字下有日字

元注良卦之風一名融爲笙也。

補曰史記律書云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呂氏春秋有始覽云東北曰炎風高誘曰炎風良氣所生一曰融風是條風即炎風融與炎聲相轉條者調也調即融矣周語云先立春五日瞽告有協風至亦即此風也易通卦驗云立春條風至宋均注云條風者條建萬物之風是也樂說云良主立春樂用埙此云笙者服虔左氏傳注良音匏其風融匏即笙八風于遁甲爲八門條風當生門。

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

元注震卦之風也爲管也。

補曰律書云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之盡出也易通卦驗云春分明庶風至有始覽云東方曰滔風高誘曰震氣所生一曰明庶風是古名明庶風曰滔也樂說云震主春分樂用鼓此云管者服虔云震音竹其風明庶竹即管明庶風當傷門。

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

元注巽卦之風也爲祝也。

補曰律書云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通卦驗云立夏清明風至有始覽云東方曰薰風高誘云薰風或作景風巽氣所生一曰清明風是也樂說巽主立夏樂用笙此云柷者服虔云巽音木其風清明木即柷清明風當杜門

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

元注離卦之風也爲絃也

補曰律書云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通卦驗云夏至景風至有始覽曰南方曰巨風高誘注離氣所生一曰凱風詩曰凱風自南然巨大也景亦大也故巨風爲景風也樂說云離主夏至樂用絃服虔云離音絲其風景絃即絲也八音唯離兌無異說景風當景門

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

元注坤卦之風爲墳也

補曰律書云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沈奪萬物氣也通卦驗云立秋涼風至有始覽云西南曰淒風高誘注坤氣所生一曰涼風是也樂說坤主立秋樂用磬此爲墳者服虔云坤音土其風涼土即墳涼風當死門

涼風至四十五日閭闔風至

元注兌卦之風也爲鐘也。

補曰律書云閭闔風居西方閭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導萬物闔黃泉也通卦驗云秋分閭闔風至有始覽云西方曰颺風高誘云兌氣所生一曰閭闔風是也樂說兌主秋分樂用鐘服虔云兌音金其風閭闔金即鐘閭闔風當驚門。

閭闔風至四十五日不周風至。

元注乾卦之風也爲磬也。

補曰律書云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攷異郵云不周者不交也陽陰未合化也通卦驗云立冬不周風至有始覽曰西方曰厲風高誘云乾氣所生一曰不周風是也樂說乾主立冬樂用祝敔此云磬者服虔云乾音石其風不周石即磬不周風當開門。

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

元注坎卦之風也爲鼓也。

補曰易緯云八節之風謂之八風立春條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閭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律書云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通卦驗云冬至廣莫風至有始覽曰北方曰寒風高誘云坎氣所生一曰廣莫風是

也。樂說坎主冬至。樂用管。此云鼓者。服虔云。坎音革。其風廣莫。革即鼓也。所以有此四十五日之距者。攷異郵云。陽立于五。極于九。五九四十五。且變以陰合陽。故八卦八風。距同各四十五日也。廣莫風當休門。

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

元注。立春放出輕繫。

明庶風至。則正封疆。修田疇。

元注。春風播穀。故正封疆。治田疇也。案。正封疆。莊刻本作正疆界。

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

元注。立夏長養布恩惠。故幣帛聘問諸侯也。

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

元注。夏至陰氣在下。陽盛于上。象陽布施。故賞有功。封建侯也。

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

元注。立秋節農乃登穀嘗祭。故報地德。祀四方神也。

閭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

元注。秋分殺氣。國君懽懽。故去鐘磬縣垂之樂也。

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邊城。

元注。立冬節。土工其始。故治宮室。繕修邊城。備寇難也。

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

元注。象冬閉藏。不通關梁也。刑罰疑者。于是順時而決之。

補曰。文亦見通卦驗。惟以爵有位。爲辯大將。以閉關梁。決刑罰。爲誅有罪。斷大刑。

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

元注。田主農。司馬主兵。理主獄。司空主土。都爲四方最也。

補曰。春秋繁露云。木者司農也。火者司馬也。金者司徒也。水者司寇也。又云。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尙仁。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尙智。中央者土。君官也。司營尙信。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尙義。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尙禮。彼所說。即此五官。此司空即彼之司寇。故彼又云。百工惟時。以成器械。然則水土同官。

何謂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是也。

補曰。時則訓云。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

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即六府也。

太微者。太一之庭也。

元注。太微。星名也。太一。天神也。

補曰。春秋元命包云。太微爲天庭。五帝合明。天官書云。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庭。集解。孟康曰。軒轅爲權。太微爲衡。索隱。宋均曰。太微。天帝南宮也。然太微主式法。故爲衡。辰在巳。王者象之。立明堂于其地也。

紫宮者。太一之居也。

補曰。天官書云。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匡之環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索隱曰。案春秋合誠圖云。紫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元命包云。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運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也。又晉書天文志云。鈞神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主御羣神。執萬神圖。天一星。在紫宮門右星內。天帝之神也。主戰鬪。知人吉凶者也。太一星。在天一南相近。亦天地之神也。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疾疫。災害之國也。然紫宮太一。即耀魄寶。故隋志云。北極大星。太一之坐也。義與史記合。

軒轅者。帝妃之舍也。

補曰天官書云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索隱曰援神契云軒轅十二星後宮所居石氏星贊以軒轅龍體王后妃也文選謝玄暉齊敬皇后哀冊文注引高誘淮南子注軒轅星也當在此

咸池者水魚之圉也

元注咸池星名水魚神名

案水魚神名似誤當以莊刻本水魚天神爲是

補曰隋書天文志云五車五星在畢北中有五星曰天潢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魚圉也

天阿者羣神之闕也

元注闕猶門也

補曰御覽卷六引有注天河星名也句正文阿亦作河案韓非子天河何休注吉星即謂此天阿蓋古阿河通也隋志云坐旗西四星曰天高天高西一星曰天河主察山林妖變一曰天高天之闕門

四宮者所以爲司賞罰

元注四宮紫宮軒轅咸池天阿

補曰四宮御覽卷六引作四守守爲是也四方之宿古謂四宮非此四星矣彼引許慎注與此同而宮亦爲守知前云四宮天阿當爲四守天河也

太微者主朱鳥。

案朱鳥莊刻本作朱雀。攷前文其神爲熒惑。其獸朱鳥。注云朱鳥朱雀也。似淮南文正作朱雀。

元注主猶典也。

紫宮執斗而左旋。

補曰天官書云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而爲斗展陰布施故稱北斗。

日行一度以周于天。

補曰謂北斗也。北斗左旋即天之行日行一度故一歲而周或以爲說日之行則下不應重有日文矣。日冬至峻狼之山。

元注南極之山。

日移一度月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案莊刻本月作凡蓋用劉績說補注已列其文此當作月爲是。

元注牛首北極之山。

補曰此六月所行度分也日移一度故半歲而有此行數月上疑脫六字劉績以爲月當作凡也。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歲。

補曰。四乘周天。爲千四百六十一。欲半之者。倍其法。故以八除之。而得百八十二度八分之五也。反覆之。即成一歲。凡此分母。俱生于四分也。周髀算經曰。何以知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古者庖犧神農。制作爲曆度。元之始見。三光未如其則。日月列星。未有分度。日主晝。月主夜。晝夜爲一日。日月俱起建星。月度疾。日度遲。日月相逐于二十九日三十日間。而日行天二十九度餘。未有定分。于是三百六十五日。南極景長。明日反短。以歲終日景反長。故知之。三百六十五日者三。三百六十六日者一。故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歲終也。

天一元始。

補曰。天一當爲太一。字之譌也。太一。即前所云。以太微爲庭。紫宮爲居之耀魄寶。曆家謂之太歲者也。天一。則直斗口之陰德。曆家謂之太陰矣。天一太一紀歲。人正俱建寅。知非天一者。顓頊曆上元。太歲甲寅正月。七曜俱在營室。如下所言也。若太陰甲寅。太歲實在丙子。歲星尙在星紀。何由得至營室。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

補曰。漢書張蒼傳贊。謂專遵用秦之顓頊曆。蔡邕命論云。顓頊曆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于天廟營室五度。今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其言宿度。與淮南合。明淮南所用。即顓頊曆也。而大衍曆議云。顓頊曆上元。甲寅歲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俱在艮維之首。其後呂不韋得之。

以爲秦法更攷中星。斷取近距。以乙卯歲正月己巳合朔立春。洪範傳曰。曆記于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是也。案一行謂秦用顓頊曆。是已。謂古顓頊曆。本太歲甲寅。秦時斷取近距。用乙卯。則非是。蔡邕所謂正月朔旦己巳立春。春者。乙卯元也。而洪範所言氣朔。與邕同。其太歲則是甲寅。蓋本是一曆。止緣歲星有超辰。則太歲與之俱超。高帝元年。歲星在鶉首。則太歲在甲午。因謂之甲寅元。孝武太始二年。歲星超一辰。至世祖建武元年。歲星在壽星。太歲在乙酉。因名乙卯元。自此以後。紀歲不攷歲星。于是乙卯元之名遂定。古人必攷歲星。則上元太歲隨時改易。所恃入部積年氣朔不誤耳。不然者。秦時已用此曆。而呂氏春秋謂維秦八年。歲在涓灘。高誘注。謂始皇即位八年。涓灘申也。則上元不在癸丑乎。蓋始皇元年。積千二百六十算。加四十算。爲高帝元年。再加二百三十算。爲世祖元年。如元有定名。即不得有是三者之異矣。若求甲寅歲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之顓頊曆。不過去千一百四十年耳。如是而任加數十百元。俱可名上元也。何者。顓頊曆己巳立春。則甲申冬至。試從甲申始。列二十部名。至第十六部而已。己巳爲冬至部名。己巳冬至。則立春甲寅也。一紀千五百二十年。十五部。千一百四十年。去十五部。則始皇元年止。百二十算。高祖元年止。百六十算。各以其時所定太歲命之。可矣。然則上元甲寅。仍從西漢人說。依東漢則又名乙卯耳。超辰之法。擬自劉歆歆之前後。皆無此術。然觀其命曆上元。及攷歲星行度。則其理固具于中矣。

天一以始建。

補曰：天一亦宜作太一。

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

補曰：古曆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部章。十九歲積餘日九十九日。有餘分四之三。七十六歲爲部。積餘日三百九十九。無餘分。紀卽部。

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元。

補曰：古曆部周六句。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年。七十六歲積餘日三百九十九。無小餘。有大餘。至千五百二十歲。積餘日七千九百八十日。大小餘俱盡。故爲大終。元卽紀。此云元者。以大終爲一元也。古人命歲。必視歲星所在。不限六十年一周之例。故不以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一元。甲寅元卽前所云己巳立春。去千一百四十算。所得之甲寅朔旦立春也。在周顯王三年。此爲近距。益知一行之說非矣。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故四歲而積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復合故處。八十歲而復故日。

補曰：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一。四歲冬至。歷子卯午酉四正時已周。第五歲復得子正冬至。爲復合故處。一歲有大餘五。小餘一。四歲成二十一日。八十歲積四百二十日。六十去之。恰盡。爲復故日。日一作曰。誤。千五百二十歲。以十九歲一章計之。得八十章。以八十歲一復計之。有十九復。理正相通。

子午卯酉爲二繩。

元注繩直也。

補曰南北爲經東西爲緯故曰二繩。

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鉤。

補曰丑寅鉤辰巳鉤未申鉤戌亥鉤。案四仲之外餘皆爲鉤此以太陰在四角而釋其鉤義如此與前陰在辰歲在亥太陰在巳歲在戌太陰在未歲在申則辰與亥鉤巳與戌鉤與此少異。

東北爲報德之維也。

元注報復也陰氣極于北方陽氣發于東方自陰復陽故曰報德之維四角爲維也。

西南爲背陽之維。

元注西南已過陽將復陰故曰背陽之維。

東南爲常羊之維。

元注常羊不進不退之貌東南純陽用事不盛不衰常如此故曰常羊之維。案莊氏達吉云常羊卽相傳又作方洋司馬相如上林賦又作襄羊皆是也古字俱通用又案東南純陽用事莊刻本無東南二字。

西北爲號通之維。案號通莊刻本作號通云各本皆作號疑藏本誤其云各本皆作號者乃是號字誤文觀注呼號之義應作號通爲是。

元注西北純陰陰氣閉結陽氣將萌號始通之故曰號通之維

案陰氣閉結之陰莊刻本作陽似誤

補曰東北艮也始萬物終萬物德莫大焉故曰報德西南坤也純陰無陽故曰背陽東南巽也爲進退故曰常羊漢書禮樂志云周流常羊師古曰常羊猶逍遙也西北乾也天門在焉呼號則通故曰號通四維之卦周髀有之漢書禮樂志云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則以四卦置于四維其來古矣

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

補曰太玄經云陰不極則陽不萌注陽萌于十一月

故曰冬至爲德

元注德始生也

補曰京氏易積算傳云龍德十一月子在坎左行是也

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

補曰太玄經云陽不極則陰不芽注陰芽于六月

故曰夏至爲刑

元注刑始殺也

補曰京氏易積算傳曰虎刑五月午在離右行是也

陰氣極。則北至北極。下至黃泉。

補曰。蓋天之法。天旁遊四表。地升降于天之中。冬至天南遊之極。地亦升降極上。故北至北極。下至黃泉。夏至天北遊之極。地亦升降極下。故南至南極。上至朱天。春分天西遊之極。秋分天東遊之極。地皆升降正中。義具鄭注考靈曜。及周髀算經。以渾天論之。冬至日行赤道南二十四度。而晝漏極短。夏至日行赤道北二十四度。而晝漏極長。二分日正行赤道上。而晝漏適均。即其理也。

故不可以鑿地穿井。萬物閉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室。陽氣極。則南至南極。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丘上屋。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

元注。火正。火王也。故水滲漏。一說。火星正中也。漏。溼也。

案莊刻本作火星正中地恐誤

十一月。水正而陰勝。

元注。水正。水王也。故陰勝也。一說。營室正中于南方。

補曰。古曆夏至昏中星。去日百十八度。秦曆立春日在營室五度。則夏至日在鬼三度。心二度。正中也。冬至昏中星。去日八十二度。秦曆日在牽牛五度。則奎十六度。正中。其前月營室己中也。月令云中。冬之月。昏東壁中。中夏之月。昏亢中。謂月本也。

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溼故炭重。

補曰前漢書天文志云冬至極短縣土炭孟康曰先冬至三日縣土炭于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而陽氣至則炭重夏至陰氣至則土重晉灼曰蔡邕曆記候鐘律權土炭冬至陽氣應黃鐘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進退先後五日之中案續志炭作灰恐傳寫之誤

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羊脫毛麋角解鵲始巢八尺之修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而流黃澤石精出元注流黃土之精也陰氣作于下故流澤而出也石精五色之精也

蟬始鳴半夏生

元注半夏藥草

蟪蛄不食駒犢鷺鳥不搏黃口

元注五月微陰在下駒犢黃口飢血脆弱未成故蟪蛄鷺鳥應候不食不搏也

案元寫本微陰在下句下誤衍未成二字莊刻

本無今刪又蟪下脫蟪字鷺下脫鳥字今從莊刻本增

八尺之景脩徑尺五寸

補曰周禮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鄭注云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憊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于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之至否春秋冬夏氣皆至則是四時之序正矣此所說二至景長即其事也表用八尺者周禮土圭

之長尺五寸。夏至日景爲測驗之始。長必與土圭等。唯八尺始合也。此在地中爲然。風土記云。鄭仲師曰。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一云陽城。一云洛陽。古亦即以此知日去人遠近。攷靈曜云。四遊升降于三萬里中。則半之爲萬五千里。而當夏至之景。此千里差一寸之率。大司徒所用以測土深。求地中者。而冬至日去人一十三萬里。夏至日去人萬五千里。則發斂之極也。皆憑八尺之脩。測而得之。周髀測天之高。離地八萬里。亦以千里爲寸也。淮南後術用一丈之表。故以爲天高十萬里。其理正同。

景脩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爲水。陽氣勝則爲旱。

補曰。漢書天文志云。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寒涼也。若日之南北失節。暑過而長爲常寒。退而短爲常燠。一曰。暑長爲潦。短爲旱。易通卦驗云。冬至之日。置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暑。暑進則水。暑退則旱。鄭玄注云。暑進。謂長于度。日之行黃道外。則暑長。暑長者則陰勝。故水。暑短于度者。日之行入進黃道內。故暑短。暑短者陽勝。是以旱。

陰陽刑德有七舍。

補曰。即周髀之七衡。管子四時篇曰。日掌陽。月掌陰。陽爲德。陰爲刑。此陰陽刑德之義也。淮南以爲北。

斗雌雄之神。日即日躔。月爲厭對。舍謂刑德所居。自子至午有七辰。故七舍。

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

補曰。室爲子。堂爲丑。亥庭爲寅。戌門爲卯。酉巷爲辰。申術爲巳。未野爲午。此七舍。以門爲中。在門內者。庭。堂室也。在門外者。巷。術野也。

十一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後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得。則刑德合門。

補曰。十一月或作二誤。日至冬至也。冬至日躔星紀之中。先十五日爲十一月之始。後十五日爲十一月之終。合三十日也。十一月斗建子。日在丑。丑居子爲德。厭亦在子。子對午爲刑。故德在室。刑在野。十二月斗建丑。日在子。子居丑爲德。厭在亥。亥對巳爲刑。故德在堂。刑在術。正月斗建寅。日在亥。亥居寅爲德。厭在戌。戌對辰爲刑。故德在庭。刑在巷。二月斗建卯。日在戌。戌居卯爲德。厭在酉。酉對卯爲刑。故刑德合門。由此推之。三月德在巷。則刑在庭。四月德在術。則刑在堂。五月德在野。則刑在室。而六月如四月。七月如三月。八月如二月。九月如正月。十月如十二月。刑德周矣。

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平分。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殺。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

木死。案分平莊刻本作平分。刑德合門至故曰十四字。原寫本誤脫。今從莊刻本增。

補曰：二月後，德出而刑入，故生；八月後，德入而刑出，故死。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于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此六日七分法，理亦同也。

兩維之間，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

元注：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而羅三百六十五度之一。一度者，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

補曰：四乘度分母爲十六，四分周天爲九十一度，不盡一度四分度之一，故以十六通之，爲二十，復四分之，而成整數五也。

日行一度十五日爲一節。

補曰：四乘周天爲一千四百六十一，以二十四氣分之，得六十，不盡二十一，置所得如四而一，爲十五日，即一節之日也。其餘分二十一，滿氣法從小餘，小餘滿四方從大餘也。周易乾鑿度云：天氣三微而成一著，鄭注：五日爲一餘，十五日爲一著，故五日爲一候，十五日成一氣也。

以生二十四時之變，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鐘。

元注：黃鐘十一月也，鐘者聚也，陽氣聚于黃泉之下也。

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鐘

元注應鐘十月也言陰應于陽轉成其功萬物應時聚藏故曰應鐘

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

元注無射九月也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隨陽而藏無有射出見也故曰無射也

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在陰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

案莊刻本作越陰在地

元注南呂八月也南任也言陽氣內藏陰侶于陽任成其功故曰南呂也

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

元注夷則七月也夷傷則法也言陽衰陰發萬物彫傷應法成性故曰夷則也

案陽衰上莊刻本無言字

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鐘

元注林鐘六月也林衆鐘聚也陽極陰生萬物衆聚而盛故曰林鐘

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

元注蕤賓五月也陰氣萎蕤在下似主人陽在上似賓客故曰蕤賓也

案元寫本陰氣萎蕤下誤衍賓字今從莊刻本刪

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

元注仲呂四月也陽在外陰在中所以呂中于陽助成其功也故曰仲呂也

案助成下莊刻本無其字

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

元注。姑洗。三月也。姑。故也。洗。新也。陽氣養生。去故而致新。故曰姑洗也。案。莊刻本作去。故就新。

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風濟。音比夾鐘。

元注。濟。止也。夾鐘。二月也。夾。夾也。萬物去陰夾陽地而生。故曰夾鐘也。

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音比太簇。

元注。太簇。正月也。簇。簇也。言陰衰陽發。萬物簇地而生。故曰太簇。案。陰衰上。莊刻本無言字。

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

元注。大呂。十二月也。呂。侶也。萬物萌種于下。未能達見。故曰大呂。所以配黃鐘。助陽宣功也。

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鐘。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鐘。加十五日指甲。則處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鐘。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號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鐘。加十五日指子。

補曰。此分十二辰爲二十四。古堪輿法也。亦見史記律書。此爲詳明矣。八節中有四十六日者。五。舉整日三百六十五日言之。故不及四分日之一。以數推之。冬至至立春凡三節。有小分六十三。不滿一日。至立夏九節。有小分一百八十九。得一日九十六分日之九十三。至夏至十二節。有小分二百五十二。得二日九十六分日之六十。至立秋十五節。有小分三百一十五。得三日九十六分日之二十七。至立冬二十一節。有小分四百四十一。得四日九十六分日之五十三。亦舉整日。故即得五日。至來歲冬至。則有小分五百四。始得五日九十六分日之二十四。而此不言明。以不離五日故也。注所言十二月之律。自是隨月律之正法。非即淮南所云。何以明之。應鍾十月律也。而小寒之音比焉。小寒十二月節。以後月之節。屬前月之中。亦在十一月。不得比十月律也。此自以二十四氣比十二律。故冬至比黃鍾。小寒比應鍾。自冬至以後。逆比十二律。夏至以後。順比十二律。所謂二十四時之變。明其用變法也。故曰。陽生于子。陰生于午。

補曰。子。乾初九復也。午。坤初六姤也。周易集解。荀爽曰。乾起坎而終於離。坤起離而終於坎。坎離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大明終始也。

陽生于子。故十一月日冬至。鵲始加巢。人氣鍾首。陰生于午。故五月爲小刑。蕎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斗杓爲小歲。

元注斗第一星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也。

補曰說文云杓斗柄也司馬貞云即招搖也。

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太歲。

補曰淮南有兩太歲此太歲非太一也或說太常爲大然義則同。

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

補曰咸池直參參主斬伐咸池在其上故不可向太史公曰西官咸池猶言西官白虎也東方朔七諫云哀人事之不幸兮屬天命而委之咸池亦以咸池爲凶神咸池所建當以日所在定之正月日在亥加時酉則咸池在午二月日在戌加時巳則咸池在卯三月日在酉加時丑則咸池在子四月日在申加時酉則咸池在酉以此差次夏三月加時如春三月秋冬亦然而寅午戌之月咸池常在午亥卯未之月咸池常在卯巳酉丑之月咸池常在酉申子辰之月咸池常在子所以然者咸神屬金巳酉丑三時亦金也故必以其時居于四正而其月自以木火金水爲類不相凌越也。

太歲迎者辱背者強左者衰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北則殺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謂也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天維建元帝以寅始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

補曰而移之而舊作不誤。通占大象歷經云：天維三星，在尾北斗杓後。然則入析木之次，太陰在攝提格之歲。正月日在陬，營加時亥，即天維在寅星辰復位時也。自後加時，歲退一辰，故右徙一歲而移云。十二歲而大周天者，十二月加時，每退二辰，即一月而移十二月而周天也。月爲小周天，則歲爲大周天，言大明有小矣。

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

元注：淮南王作書之元年也。一曰：淮南王長，孝文皇帝異母弟也，僭號自稱東帝，以徙嚴道，道死于雍。其四子皆爲列侯，時人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文帝聞之曰：以我爲利其士耶？皆召四侯而王之。是則淮南王安即位之元年，以紀時也。

補曰：注後說是也。丙子二字，亦宜在注下。武帝太初元年，太歲在丙子。淮南王安以文帝十六年，自阜陵侯進封，是年下距太初元年六十算，則太歲亦在丙子矣。以術推之，顓頊曆入紀一千三百四十二算，不用超辰，以六十除去之，不盈二十二數，從甲寅起，亦太歲在丙子。淮南以太歲爲太一者，春秋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明者，爲太一之光。含元氣以斗布常。春秋合誠圖云：天皇大帝，北辰星也。含元秉陽，舒精吐光，居紫宮中，御制四方，冠有五采文。初學記引五經通義曰：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注即耀魄寶也。亦曰皇天大帝，亦曰太一。然則太一入玄枵之次，歲星在星紀而加丑，則太一在

子歲星在玄枵而加丑則太一亦在丑自後十二歲而周丑爲星紀故歲星必加之而見太一之所在以此紀歲因亦名太一爲太歲也淮南從其本名故曰太一太一在丙子即闕逢攝提格之歲推其冬至顓頊曆少周曆百十八算入癸卯部四十二算周曆此年積千四百六十算入乙酉部十六算天正氣大餘二十四無小餘冬至己酉加四十五日三十二分之二十一得甲午立春然則此云甲午本立春之日冬至上脫其日名耳重文丙子自言太一下釋其義案歲星在玄枵而加丑則太一亦在丑當行一周仍在星紀歲星在星紀則太歲仍在子矣歲星與太歲左右行不同故推合如此作丑者當是傳寫之誤

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

元注陰躔魄故得氣少陽精微故得氣多一說上得二下得三合爲五故曰合氣而爲音音數五也補曰此釋太一始于丙子之義也二陰一陽謂坎子之位也二陽一陰謂離丙之位也坎陰不中故二陰成一氣離陰得中故一陰成一氣離三坎二合之爲五即五行之氣也坎爲水離爲火坎之所生者一木也離之所生者二土也金也太一居子其衝爲丙故太一始于丙子不然太歲在甲曰闕逢太歲在寅曰攝提格何不竟首甲寅而必別屬之太陰乎

合氣而爲音合陰而爲陽合陽而爲律故曰五音六律音自倍而爲日律自倍而爲辰故日十而辰十二補曰合氣爲音者以土火金水木爲宮徵商羽角也素問天元紀大論云甲己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

歲金運統之丙辛之歲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木運統之戊癸之歲火運統之此以相生爲次也而六十律戊癸爲宮甲己爲徵則戊癸土而甲己火所以者宮能生徵徵不能生宮故以火爲土以土爲火然則五運火生土五音土生火禮家說火土同宮黎爲祝融亦爲后土非無義矣土生火故火生金而自金以下無不與五運合故五音始于宮而終于角也合陰爲陽者坎二離三約六爲五也論卦畫則坎離各有三以陰之數常陽之數即合陰爲陽合陽爲律者坎有重坎離有重離則陰陽各六先取六陽以爲六律故曰合陽爲律一律而有五者因而重之則音有十在陽律者爲宮商角徵羽在陰律者爲變宮變商變角變徵變羽故地形訓云宮生變徵徵生變商商生變羽羽生變角角生變宮也以當十日則始于戊而終于丁是爲音自倍而爲日陽律生陰律陰律亦生陽律一律而生十二律以當十二辰則始于黃鐘子終于中呂亥是爲律自倍而爲辰劉歆亦曰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蓋皆謂音生日律生辰也揚雄則云聲生于日律生于辰

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

元注六或作八

補曰一紀日周七十六月周千一十六以日周除月周得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八是以月周比每日之月行得此數故定爲一日之月行也三統四分月十九分度之七此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八即

子母各四乘之數。六當作八。傳寫之誤。

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爲一月。而以十二月爲歲。

補曰。一紀月數九百四十。日數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以月數除日數。得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是以紀月比一月之日分得此數。故定爲一月之日分也。續漢志四分之法如此。祖冲之曰。古之六術。咸同四分。于淮南此文信之。紀月九百四十。以七十六歲除之。得十二。即每歲之月數也。不盡二十八。爲四章之閏月。

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歲而七閏。

補曰。四乘周天。爲千四百六十一。四分九百四十。爲二百三十五。相乘得三十四萬三千三百三十五。爲周天分。一月積分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以十二乘之。得三十三萬三千一百八。爲朔積分。兩數相減。餘一萬二百二十七。以九百四十除之。得十日。又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也。又以十九乘餘日。得百九十日。乘餘分得一萬五千七百三十二。如九百四十而一。得十六日。併之。得二百六日。即大月三。小月四。爲一章之閏月也。按三十二應作一十三。又如九百一十三。而一得十六日下脫餘分六百七十三。七字。

冬至日子午。夏至日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

元注。冬至後三日。則明年夏至之日。

補曰冬至距夏至有百八十二日十六分日之十去百八十日餘二日過半舉整數言二日大抵算上算外相間命之注以爲明年者用人正也從天正則在一歲

歲遷六日終而復始

元注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也

補曰亦舉整數言之實五日四分日之一積四年方成二十一日無餘分

壬午冬至

補曰此淮南改定顓頊曆上元冬至也劉向謂己巳立春則甲申冬至也入殷曆甲子部六十一算天正朔大餘六庚午朔氣大餘二十五日甲申冬至加殷曆五十七算爲周曆顓頊曆入癸卯部四十二算天正朔大餘二十六己巳朔氣大餘四十五日癸未冬至再加五十七算爲四分曆顓頊曆入壬午部二十三算天正朔大餘四十六戊辰朔氣大餘盡十五日壬午冬至顓頊曆元如故而日至不同者由入部各別耳遞加五十七算則遞先一日此合天之善術也推己酉冬至甲午立春必用周曆餘二曆俱不合此又改入四分部內殆以歲實漸消豫爲後世法歟四分東漢始用之其元早見于此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

元注木色青也東方

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

元注火色赤也南方。

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

元注土中央其色黃。

案元寫本作中央土今從莊刻本改正。

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

元注西方金其色白。

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

元注北方水其色黑。

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

補曰置一歲日以五氣分之則七十二日爲一節而得其用事之日藝文志有古五子十八篇師古云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始即淮南所云也易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復生坎七日是冬至常爲甲子受制而淮南云壬午冬至甲子受制至歲終而庚子受制則冬至受制歲易一子計五運周環亦當然也由是推之秦曆首年甲子二年庚子三年丙子四年壬子五年戊子至六年而復得甲子故七十歲而與日周也五子以五行受制用事而五色獨用火煙古記二十四氣于五音用徵不用宮故也。

五子受制與二十四氣同法

歲遷六日以數推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

補曰以五子分一歲日尙餘六日亦據壬午冬至歲言也其他歲餘日尙不盈六日淮南子甲子受制之明年云庚子受制庚子在甲子後三十六日是五子受制歲遷三十六也七十歲積二千五百二十日適盈四十二旬周故復至甲子至是五子已五十四周矣

甲子受制則行柔惠挺羣禁開闔扇通障塞毋伐木

元注甲木也木王東方故施柔惠蟄伏之類出由戶故開闔扇通障塞春木王故毋伐木也

丙子受制則舉賢良賞有功立封侯出貨財

元注火用事象陽明識功勞故封建侯出貨財

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釋鬻施恩澤

元注土用事象土長養故施恩澤也

庚子受制則繕牆垣修城郭審羣禁飾兵甲儆百官誅不法

元注金用事象金斷割故誅不如法度也

壬子受制則閉門閭大搜客

元注禁舊客出新客

斷刑罰殺當罪息關梁禁外徙案元寫本外徙誤作外徙注同今從莊刻本改正

元注水用事象冬閉固故禁外徙也

甲子氣燥濁丙子氣燥陽戊子氣溼濁庚子氣燥寒壬子氣清寒

補曰春秋繁露治水五行篇云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氣燥濁而青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氣慘陽而赤七十二日土用事其氣溼濁而黃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慘淡而白七十二日水用事其氣清寒而黑七十二日復得木其說木用事有至于立春火用事有至于立夏之文以冬至木即用事立春在其後四十五日驚蟄前三日火即用事立夏在後六十三日故也其小滿前六日火用事立秋前九日金用事霜降前九日水用事各當王時故不言至于夏至及立秋立冬也是甲子明起冬至而素問陰陽論類篇云孟春始至黃帝燕坐臨觀八極正八風之氣而問雷公雷公對曰春甲乙青中主肝治七十二日王砭謂孟月春始至謂立春之日也則甲子又起立春故管子五行篇云日至曙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畢曙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畢曙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畢曙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畢曙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畢尹知章以日至爲春日氣至也文耀鉤云蒼帝受制其名靈威仰赤帝受制其名赤熛怒黃帝受制王四季其名

含紐樞。白帝受制。其名白招拒。黑帝受制。其名汁光紀。依此。則甲子起立春爲是。而淮南則五子更迭受制。蓋既有冬至立春二法。即不妨更爲變通耳。又有從七十二日受制之術。推爲求五德日名者。乾鑿度云。孔子曰。至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合三百四歲。五德備。凡一千百日。二十歲大終復初。其求金木水火土德日名之法。道一紀七十六歲。因而四之。爲三百四歲。以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一乘之。凡爲十一萬一千三十六。以甲爲法除之。餘三十六。以三十六甲子始數元。立算皆爲甲。旁算亦爲甲。以日次次之。毋算者。乃木金水火土德之日也。德益三十六。五德而止。六日名。甲子木德。主春。春生三百四歲。庚子金德。主秋。成收三百四歲。丙子火德。主夏。長三百四歲。壬子水德。主冬。藏三百四歲。戊子土德。主季夏。致養三百四歲。六子德四正。四正。子午卯酉也。而期四時。凡一千五百二十歲。終一紀。是淮南亦德益三十六。故冬至不常甲子受制也。五歲受制。與一紀無異理耳。

丙子干甲子。蟄蟲早出。

元注。木氣溫。故早出。

補曰。木當爲火。

故雷早行。戊子干甲子。胎天卯艱。

補曰。說文云。艱。卵不孚也。

鳥蟲多傷。庚子干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有霜。

補曰。此謂甲子七十二日。

戊子干丙子。寔。庚子干丙子。夷。

元注。夷。傷也。夷或爲電。

壬子干丙子。雹。甲子干丙子。地動。

補曰。此謂丙子七十二日。

庚子干戊子。五穀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雨霜。甲子干戊子。介蟲不爲。

元注。不成爲介蟲也。

補曰。前書天文志云。戎菽爲孟康曰。爲成也。

丙子干戊子。大旱。菽封燠。

元注。菽。蔞草也。生水上。相連持大如薄者也。名曰封。旱燥故燠也。案持莊刻本作特似誤

補曰。此論戊子七十二日。

壬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爲。

元注。不成爲魚。

甲子干庚子草木再死再生丙子干庚子草木復榮

元注今八月九月時李桃復榮生實是也案李桃莊刻本作李柰

戊子干庚子歲或存或亡

補曰此論庚子七十二日

甲子干壬子冬乃不藏

元注不藏地氣發也

補曰木氣溫

丙子干壬子星墜

元注墜隕

戊子干壬子蟄蟲冬出其鄉庚子干壬子冬雷其鄉

補曰此論壬子七十二日

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

元注豐隆雷也

至秋三月

元注季秋之月

地氣下藏乃收其殺百蟲蟄伏靜居閉戶

元注殺氣

青女乃出以降霜雪

元注青女天神青皇女主霜雪也

案青皇女莊刻本作青霄玉女

行十二時之氣以至於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

元注收斂其所藏而閉之

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獸草木

案禽獸莊刻本作禽鳥

元注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也

孟夏之月以熟穀木雄鳩長鳴爲帝候歲

元注雄鳩蓋布穀也

是故天不發其陰則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

補曰周禮大宗伯云以天產作陰德以地產作陽德莊周亦言至陰肅肅出乎天至陽赫赫出乎地

天圓地方道在中央日爲德月爲刑

補曰天文志引星備云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故曰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月歸而萬物死日至而萬物生

補曰太玄云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

遠山則山氣藏遠水則水蟲蟄遠木則木葉槁日五日不見失其位也聖人不與也元注與猶說也

日出于暘谷

補曰王逸引作湯御覽作陽

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

元注拂猶過一日至

補曰扶說文作搏

登于扶桑

補曰藝文類聚引有之上二字初學記引有注云扶桑東方之野

爰始將行是謂朏明

元注朏明將明也朏讀若朏諾臬之朏也

至于曲阿。是謂旦明。

元注。平旦。

補曰。初學記引有注云。曲阿。山名。

至于曾泉。是謂蚤食。

補曰。諸家引至俱作臨。初學記引有注云。曾。重也。早食時。在東方多水之地。故曰曾泉。

至于桑野。是謂晏食。

補曰。諸書至作次。

至于衡陽。是謂隅中。

補曰。至或作臻。隅舊作禺。

至于昆吾。是謂正中。

元注。昆吾丘在南方。

補曰。文選思立賦注。以爲高誘注也。至舊作對。

至于鳥次。是謂小還。

元注。鳥次。西南之山名也。鳥所宿至。

補曰至舊作靡還諸家俱作選案御覽選作選此作選常是選字誤文

至于悲谷是謂鋪時

元注悲谷西南方之大壑言其深峻臨其上令人悲思故曰悲谷

補曰鋪舊作哺

至于女紀是謂大還

元注女紀西北陰地

補曰至舊作迴初學記還作還注西北作西方案元寫本初學記還作還亦誤作還

至于淵虞是謂高春

元注淵虞地名高春時加戌民確春時也案確莊刻誤作確

補曰至舊作經虞舊作隅初學記引有注云言尙未冥上蒙先春曰高春案下注象息春此蒙字初學記誤

象字誤文

至于連石是謂下春

元注連石西北山名也言將欲冥下象息春故曰下春連讀腐爛之爛案上鳥次注云西南之山名也此處名也上亦當有之字莊刻本作連石西北山疑有脫字又象息春元寫本作蒙悉春誤今從莊刻本改正

補曰至舊作頓。

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

補曰洪興祖云虞世南引云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縣車案徐堅引注云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于虞淵羲和至此而廻六螭即六龍也。虞引無末六字山海經云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是生十日常浴于甘泉故日至悲谷云爰止其女也。

至于虞淵是謂黃昏。

補曰文選琴賦注至作入又引高誘注云視物黃也。案御覽至亦作薄。

至于蒙谷是謂定昏。

元注蒙谷北方之山名也。虞敖所見若士之所也。

補曰至舊作淪。

日入于虞淵之汜曙于蒙谷之浦。案御覽引作日入崦嵫經細柳入虞泉之地曙于蒙谷之浦又有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虞十一字與此異。

元注曙明浦涯。

補曰初學記引注云蒙谷濛汜之水。

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

元注自陽谷至虞淵凡十六所爲九州七舍也。

禹以爲朝晝昏夜。

補曰論衡說日篇云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六月往至十一月月減一分歲日行天十六道也王充所說十六道與此十六所合然則此即漏刻矣日有百刻以十六約之積六刻百分刻之二十五而爲一所二分晝夜平各行八所二至晝夜短長極則或十一與五而分至之間以此爲率而損益焉尙書正義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今置二分之漏五十刻十之如六刻百分刻之二十五而一適得八所夏至則多八刻百分刻之七十五冬至則少百刻百分刻之七十五所以然者夏至晝六十刻謂日出寅末入戌初而此出寅中入戌中冬至晝四十刻謂日出辰初入申末而此出辰中入申中各較三十度故也蓋蒙谷子也陽谷癸丑間也咸池艮也扶桑寅甲間也曲阿卯也曾泉乙辰間也桑野巽也衡陽巳丙間也昆吾午也烏次丁未間也悲谷坤也女紀申庚間也淵虞酉也連石辛戌間也悲泉乾也虞淵亥壬間也其命名之義因此可想虞淵蒙汜諸名見于楚詞而尙書言陽谷洵乎其傳古矣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修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修。

補曰此下道藏本接帝張四維爲是別本脫誤在後
帝張四維運之以斗

元注運旋也案莊氏遠吉云太平御覽有注云帝天帝也

月徙一神復反其所

補曰神當爲辰

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市終而復始指寅則萬物蟄

元注蟄動生貌

補曰律書云寅言萬物始生蟄然也漢志云引達于寅說文蟄側行者蟄或從引則蟄有引義案萬物

與莊本皆同惟御覽作蟄蟄也莊刻本從之此蓋從藏本

律受太簇太簇者簇而未出也

補曰漢志云族奏也周語云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注賈唐云太簇正聲爲商故爲金奏白虎通云族
湊也聚也是簇族族同義謂奏聚而欲上出也奏又即湊矣案御覽引作湊而未出也下有注云太簇正月律此注正與相合

指卯卯則茂茂然

補曰律書云卯之言茂也漢志云冒萌于卯說文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白虎通云

卯茂也。案說文又云：茂，草豐盛。萑，草也。則萑茂同義。冒，猶萑也。
律受夾鐘，夾鐘者，鐘始夾也。

補曰：白虎通云：夾，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釋名云：甲，孚也。萬物解孚甲而生也。是夾即甲。案：御覽有

注云：夾鐘二月律。

指辰辰則振之也。

補曰：漢志云：振，羨于辰。說文：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雷電振，民農時也。物皆生。

律受姑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

補曰：白虎通云：姑，故也。是姑爲陳洗，即灑。古先西通。趙世家：先俞于趙。徐廣曰：爾雅：西俞，雁門，是也。西，滌也。故新來灑，又通禪，潔祀也。故周語云：故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即陳去新來之義。案：御覽引有注

云：姑洗三月律。

指巳巳則生巳定也。

補曰：漢志云：巳，盛于巳。釋名云：巳，巳也。陽氣畢布巳也。律書云：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詩：斯干，似續妣祖。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言巳成其宮廟也。則古讀巳午字若目，侶亦目聲。故鄭讀侶爲巳。午之巳，巳又語詞。故古俱訓爲語詞之巳也。

律受仲呂。仲呂者，中充大也。案：律受仲呂四字，元寫本脫，今從莊刻本補。

補曰：白虎通云：言陽氣將極，中充大也。周語云：宣中氣也。說文云：仲，中也。案：御覽引有注云：仲，呂四月律。指午，午者，忤也。

補曰：律書云：午者，陰陽交。大射儀云：若丹若墨，度尺而午。注謂一從一橫曰午，即陰陽交也。說文云：五行也。从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此古文五省，是午即五。故五月謂午。說文又云：午，悟也。屈原傳：重華不可悟兮。集解：王逸云：悟，逢也。索隱曰：楚辭作還。漢志云：還布于午，還即悟矣。此悟字亦當為悟。作忤者，流俗傳寫使然。還之言遇，易曰：遘，遇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是也。

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賓也。

補曰：周語云：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錯也。律書云：言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案釋名云：委，萎也。萎，蕤就之也。萎，蕤猶蕤痿矣。說文云：蕤，草木實荏荏也。讀若綏。蕤，草木華垂貌。从艸，隹聲。是蕤即綏。樛木傳：綏，安也。故蕤為安。案：御覽引有注云：蕤賓五月律。

指未，未，昧也。

補曰：漢志云：昧，變于未。釋名云：昧也。日中則昃，向幽昧也。案：御覽昧作昧，與此義異。

律受林鐘。林鐘者，引而止之也。

補曰說文云緝止也从糸林聲是林則緝。案御覽引有注云林鐘六月律
指申申者呻之也。

補曰律書云言陰用事申賊萬物說文云呻吟也釋名云吟嚴也其聲本出于憂愁使人聽之淒歎也然則呻之者謂陰氣賊物物呻吟也申申束之安世房中歌敕身齋戒施教申申是也
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德以去矣

補曰律書云夷則者言陰氣之賊萬物也徐廣曰一作則漢志云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常傷之物也然左傳言毀則爲賊故陰氣賊物爲夷則陰氣賊物易其則之謂也德已去矣者管子四時篇云德始于春長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然則七月刑之始故德去也。案御覽引有注云夷則七月律

指酉酉者飽也

補曰律書云酉者萬物之老也漢志云留孰于酉說文云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爲酎酒是即飽之義也
律受南呂南呂者任保大也

補曰漢志云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尚書大傳云南方者任方也說文云南草木至南方有枝任也方言戴鷩一名戴南是南即任。案御覽引有注云南呂八月律
指戌戌者滅也

補曰律書云戌者言萬物盡滅漢志云畢入于戌說文云戌滅也九月陽氣微萬物畢成陽下入地也五行志土生于戌盛于戌从戌含一威滅也从火戌聲火死于戌陽氣至戌而盡滅也故戌言滅律受無射無射者入無厭也

補曰漢志云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己也爾雅釋詁射豫厭也故無射言無厭案御覽引有注云無射九月律

指亥亥者閔也

補曰律書云亥者該也言陽氣藏于下故該也漢志云該閔于亥說文云亥荅也荅草根也閔外閉也然則萬物歸根兼收而外閉之故曰閔也該與收通矣

律受應鐘應鐘者應其鐘也

補曰周語云均用利器俾應復也律書云陽氣之應不用事也漢志云言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閔種也案御覽引有注云應鐘十月律

指子子者茲也

補曰律書云子者滋也滋者萬物滋于下也漢志云華萌于子說文云子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入以爲稱樂籥文子茲汲汲生也樂籥文華滋益也艸草木益多是滋茲同義皆謂華也華从子故子言華

律受黃鐘黃鐘者鐘已黃也。

補曰律書云言陽氣踵黃泉而出也周語云夫六中之色也故命之曰黃鐘韋昭云六者天地之中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天有六母地有六子十一而天地畢矣而六爲中黃中之色也鐘之言陽氣鐘聚于下也說文云黃地之色也从田从茻茻古文光然則六亦地也陽氣鐘于地中故黃坤六五黃裳案御覽引

有注云黃鐘十一月律

指丑丑者紐也。

補曰律書云言陰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漢志云紐芽于丑說文云十二月萬物動用事象手之形時加丑亦舉手時也紐系也一曰結而可解則厄紐紐牙同義

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

補曰周語云助宣物也漢志云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說文云呂晉骨也昔太岳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晉篆文呂是呂即晉晉省爲旅也旅旅而去猶言進旅退旅矣旅徒旅也案御覽引

有注云大呂十二月律

其加卯酉則陰陽生日夜平矣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爲四時根

補曰漢志云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

五則以陰陽言之。太陰者北方伏方也。陽氣伏于下于時爲冬。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水潤下。知者謀。謀者重。故爲權也。太陽者南方南任也。陽氣任萬物于時爲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火炎上。禮者齊。齊者平。故爲衡也。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于時爲秋。秋黻也。物黻斂乃成就。金從革。改更也。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也。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于時爲春。春蠶也。物蠶生乃動運。木曲直。仁者生。生者圓。故爲規也。中央者陰陽之內。四方之中。經緯通達。乃能端直。于時爲四季。土稼穡蕃息。信者誠。誠者直。故爲繩也。

道曰。規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和合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補曰。老子文。

天地三月而爲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以爲節。兵重三罕以爲制。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

元注調和也。

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焉。

補曰。管子地員篇云。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主。一而三之者。置一而三之也。四開以合九九者。置一而四三之也。三爲一開。九爲二開。二十七爲三

開八十一爲四開。故曰以合九九。則黃鐘之積也。其長爲百分尺之九十分。故漢志云。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而唐都落下闳造太初曆。亦曰律容一籥。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史記言黃鐘八寸十分一。則約九十分爲八十一分。使外體中積相應。以便布算。而後人言史記用十分寸。漢志用九分寸。誤矣。淮南寸法與史記漢志同。

黃者土德之色。鐘者氣之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爲土。土色黃。故曰黃鐘。

補曰。漢志云。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于黃泉。華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是冬至爲元氣之始。黃鐘宮應焉。故以爲名。而季夏亦中黃鐘之宮者。此則七十二日。五子受制之術。當是吹律聽聲而得之。故曰律中。蓋立春甲子受制。則穀雨前三日。丙子受制。小暑前六日。戊子受制。白露後六日。庚子受制。小雪後三日。壬子受制。合之月令所云。其日甲乙。其日丙子者。無不相應。則季夏自中黃鐘之宮也。若以冬至爲黃鐘之宮。則出于候氣。謂之隨月律。律管最長。十二宮聲中亦最尊。故與元氣相應。然二法雖異。理實相通。何者。冬至時候氣既效。即吹律亦無不中。可知。而季夏候氣。則用林鐘耳。樂聲儀云。作樂制禮時。五音使于上元。戊辰夜半冬至。北方子。鄭玄注云。戊辰土位。土爲宮。宮爲君。故作樂尙之。以爲君也。夜半子。以天時之始。稽命徵起于太素。十一月闕逢之。

月歲在攝提格之紀。是云作樂制禮。蓋作樂則有禮。通其反耳。東漢時所云攝提格之歲。未必太歲即在丙子。要是黃鐘起于冬至。則正有其本耳。

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有二鐘。以副十二月。

補曰。呂氏春秋五月紀曰。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隋志以爲即鐃鐘。每鐘垂一鐃。虞各應律呂之音。徐景安謂之律鐘。大司樂注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鐘之均。是謂律鐘。唐志。鐃鐘十二。在十二辰之位。而尙書大傳云。天子左五鐘。右五鐘。鄭注。謂天子宮縣。黃鐘蕤賓在南北。其餘則在東西。賈公彥以爲十二零鐘。非鐃鐘也。淮南十二鐘。知卽律鐘。賈誼新書六術篇曰。一歲十二月分。而陰陽各六月。是以聲音之器十二鐘。鐘當一月。其六鐘陰聲。六鐘陽聲。是也。

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鐘大數立焉。

補曰。前漢志云。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氣行于十二辰。始動于子。參之于丑。得三。又參之于寅。得九。又參之于卯。得二十七。又參之于辰。得八十一。又參之于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于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于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于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于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于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于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凡十二律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

補曰五音配五行正五方而律之長短聲之清濁實爲五音之序宮最長而濁商次長亦次濁角長短清濁半徵次短亦次清羽最短而清十二均皆然。

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卵生者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

補曰呂氏春秋五月紀曰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隤之陰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吹曰舍少次

案吹曰或作吹日今從畢氏校刊呂覽據

說苑定

制十二簡以之阮隤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適

合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前漢志云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爲五孟康曰從子數辰至未得八下生林鐘數未至寅上生太簇律上下相生皆以此爲率按十二律之次黃鐘子林鐘丑太簇寅南呂卯姑洗辰應鐘巳蕤賓午大呂未夷則申夾鐘酉無射戌中呂亥是隔一相生也故六十律黃鐘宮後即以應鐘無射爲宮無射之商黃鐘也則用半律何則十二律長短相間至中宮而窮黃鐘半律在無射中呂之次故以爲商若以十二律直十二月則林鐘南呂應鐘大呂夾鐘中呂各居其衝而得隔八相生之次其律則自長而短至應鐘而窮矣前法是陽下生陰上生後法則蕤賓夷則無射陽上生大呂夾鐘中呂陰下生故林鐘南呂應鐘退居西北而大呂夾鐘中呂進居

東南也。

黃鐘爲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鐘位子。其數八十一。

補曰。黃鐘體中之積也。漢志。橫黍九十分爲長。用以除積。則九分爲圓。依密術求方。得十一分四十五釐九十豪。開方得三分三釐八豪五絲一忽爲徑。更以密術求圓周。得十分零六釐三豪四絲六忽。十二律皆用此圍徑。而遞減其長。故算術必先定黃鐘之圍徑也。以此律圍乘九寸之長。實得九十五寸七分一釐一豪四絲爲體周。而能容千二百黍。孟康以九分爲圍。以圍乘長。得積八十一寸。則體周過小。晉宋隋唐間。依以制律。皆不能容千二百黍。其明驗也。

主十一月。下生林鐘。林鐘之數五十四。

補曰。林鐘體中之積也。置黃鐘之數二。因而三除之。得此數。以術推之。一寸之積。實有九寸。則林鐘六寸。積五十四寸也。以九約六寸。則長亦五十四分。律書云。五寸十分四。

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七十二。

補曰。太簇體中之積也。置林鐘之數四。因而三除之。得此數。以上三律。十分爲寸。則數爲積寸。九分爲寸。則數爲積分。皆得相應。故古人以當天地人三才。其餘則不能密合矣。要之。數兼分寸。則俱同也。淮南獨言數者。以此。律書云。七寸十分二。

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

補曰：置太簇之數二，因而三除之，得此數。續志：南呂律五寸三分，小分三強。今以九乘之，得四十八微弱，以強補弱，即得整數。九除四十八，亦得彼數。律書云：四寸十分八。

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

補曰：置南呂之數四，因而三除之，得此數。續志：姑洗律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強。今以九乘之，得六十四寸微弱，以強補弱，亦得整數。九除六十四，亦得彼數。此二律強弱相補，數猶適合于黃鐘。宮則羽角也。餘唯無射一律，適合陽律之終，其他則否矣。律書云：六寸十分四。

主三月下生應鍾。應鍾之數四十二。

補曰：置姑洗之數二，因而三除之，得此數。續志：應鍾律四寸七分，小分四微強。今以九乘之，得四十二寸六分六釐。九除四十二，得四寸六分六釐，尙有三之二，是彼之積寸較多，此之積分較少也。彼是實數，此則不能無所棄，法使之然也。律書云：四寸二分三分二。

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

補曰：置應鍾之數四，因而三除之，常爲五十六。以前有所棄，故此益其一也。續志：蕤賓律六寸三分，小分二微強。今以九乘之，得積五十六寸九分弱。此收九分弱爲一寸，所謂半法以上，亦得一也。積寸如

此積分可知。九除五十七，得六寸三分小分三，尚有三分一，則益一整數之故。律書云：五寸六分三分一。

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

補曰：漢志作下生大呂，生半律也。此云上生，生正律也。大呂夾鐘中呂，以陰律而主夏至以前之月，故必上生。大呂之數七十六者，置蕤賓之數四，因而三除之，得此數。續志：大呂律八寸四分小分三弱，今以九乘之，得積七十五寸八分半強。九除七十六，得長八寸四分小分四半弱，皆以蕤賓所收稍多之，故古人只取整數，不得不然。律書云：七寸五分三分一。

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

補曰：漢志作上生夷則，亦生正律也。夷則無射，雖陽律而主夏至後之月，故此從下生。夷則之數五十一者，置大呂之數二，因而三除之，常爲五十，又三分之二，在半法以上，故收爲一也。續志：夷則律五寸六分小分二弱，今以九乘之，得積五十寸六分弱。九除五十一，得長五寸六分小分六，又三分二也。律書云：五寸四分三分二。案：亦生正律也，正當作倍，作正者，傳寫誤也。漢志：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爲法，依術推之，正得一尺一寸二分有奇。倍律若作正律，是用下生法，非漢志所云上生矣。又一因，而三除之，二誤書作四。律書云：五寸四分三分二，誤脫四分二字，今并校正。

主七月上生夾鐘，夾鐘之數六十八。

補曰漢志云下生夾鐘亦生半律夾鐘之數六十八者置夷則之數四因而三除之得此數續志夾鐘律七寸四分小分九微強今以九乘之得積六十七寸四分小分一強九除六十八得長七寸五分小分五尙有九之五也律書云六寸七分三分二

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

補曰漢志作上生無射之數四十五者置夾鐘之數二因而三除之得此數尙有三之一則棄之續志無射律四寸九分小分九強今以九乘之當爲四十五弱以強補弱故得積四十五其一分不容不棄矣九除四十五得長五寸亦與續志近律書云四寸四分三分二

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

補曰漢志云下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者置無射之數四因而三除之得此數以九乘之得積五十九寸七分半強此收其餘分故六十也前有所棄後必收之與蕤賓同九除六十得長六寸六分小分六又三之二則所收過多也以上十二律用九分十分二寸法互算有合有否十分寸爲實九分寸爲變法故九分爲寸有棄有收而淮南用九不用十者有故焉十二律自長至短以次而殺九分爲寸黃鐘長于蕤賓二十四是每月減四也應鐘短于中呂十八是每月減三也以此爲通率則不妨有棄有收十分爲寸則所減無通率矣此淮南之所以用九不用十也律書云五寸九分三分二

主四月。

補曰十二律主十二月。由于候氣律者。述陽氣之管也。故所候皆爲陽氣。十一月陽氣動于黃泉。入地中八寸十分一。故以黃鐘候之。十月陽氣窮于地上。迫地面四寸十分二。故以應鐘候之。應鐘短于黃鐘三寸十分九。盈月得冬至。則當以三寸十分九減本律三分。爲黃鐘氣應之限。中間四寸十分二。即陽氣從下而上之處也。而五月陰生之始。蕤賓短於黃鐘二寸十分四。長于應鐘減過之數一寸十分八。是陽氣之長。其數二十四。陽氣之消。其數一十八。中間四十二。又即消長之總數也。陰氣消長之數如陽。其初陰上陽下。與黃鐘應。經六月而陽長二十四。則陰至黃鐘之分。是時陽上陰下。與蕤賓應。經六月而陽消一十八。則陰至蕤賓之分矣。蓋陽氣初長時。陰氣適滿二十四。至消爲一十八。則陽滿二十四矣。陰氣初長時。陽氣適滿二十四。至消爲一十八。則陰滿二十四矣。應鐘氣應逾月。而後黃鐘氣應。此應鐘之所以爲應鐘也。以十二律論之。黃鐘減五爲大呂。此陽氣之驟長也。自後每月減四。至中呂。則減三爲蕤賓。所長微矣。自蕤賓以後。月減三分。五月至應鐘。盈月又減三。而陽氣復萌矣。蓋陰陽二氣。初長時。皆驟長五分。未消時。已暗消一分。故二至之月。俱至黃鐘蕤賓之分也。應鐘倍律。長于黃鐘三分。減之。則得黃鐘。猶減中呂三分。而爲蕤賓。皆氣應盈月之驗也。呂覽黃鐘長三寸九分。即減應鐘正律所得。其義亦然。而自古無悟及者。何歟。或說黃鐘以後六律候陽氣。蕤賓以後六律候陰氣。此

殊不然。周易卦氣自下而上，律氣亦然。蕤賓之月，陽氣自黃鐘而進，正滿二十四分，而可謂之陰氣乎？律之用減不用增，皆由陽氣之自下而上爲之也。故曰：述陽氣之管，且陽動陰靜，灰之飛也，非其證乎？然則何以律有陰陽？曰：律之陰陽，從十二辰名之。在陽曰陽律，在陰曰陰律而已。極不生。

補曰：不舊作下。今依晉志所引改。宋書注云：極不生，鐘律不復能相生，疑采元注。然極不生者，不生黃鐘全律也。黃鐘之半律，則生之矣。何者？旋宮之法，黃鐘爲商角徵羽，爲變宮變徵，必用半律，非中呂生之而誰生乎？置中呂之數二，因而四除之，止積四十，未盈八十一之半，然應鐘益一，而生蕤賓，則中呂不可益之而生黃鐘乎？益四分分之三，則能生矣。由是黃鐘自相生，而半律備，則旋宮之用不窮。依續漢志：十分寸，則倍中呂之實，爲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分一，以三除之，止八萬七千三百八十一又三分一。半黃鐘之實，有八萬八千五百七十三又十之五，少一千一百九十二有奇，則誠不足以生黃鐘。因而上生執始，此二法之所以始通而終判也。淮南用六十律，唯以正半相參，與京房異，則中呂必生黃鐘。

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應鐘。

補曰：晉志所引如此。舊作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鐘，誤也。

比於正音故爲和。

元注應鐘十月也。與正音比故爲和。和從聲也。一曰和也。

補曰注中故字。宋書應作效。從字引作徒。

應鐘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

補曰宋書采元注云繆音相干也。周律故有繆和。爲武王伐紂七音也。案應鐘黃鐘之變宮。蕤賓黃鐘之變徵。謂之變宮變徵者。六十律旋宮。則黃鐘宮。姑洗角。下生應鐘宮。應鐘爲宮。復下生蕤賓徵。今八十四聲旋宮。以應鐘宮二律歸入黃鐘宮。應鐘比黃鐘半律稍下。蕤賓比林鐘正律稍下。故云變也。云和繆者。五音宮最長。商角徵羽。以次而殺。律長則聲濁。律短則聲清。故月令注云宮最濁。商次濁。角清濁半。徵次清。羽最清。此變宮從角下生。是清于羽也。順次而降。故爲和。變徵從變宮上生。是濁于徵也。逆抗而升。故爲繆。是以祖孝孫八十四調之法。一宮二商三角四變徵五徵六羽七變宮。而以變宮爲清宮。變徵爲正徵。云清宮是也。正徵當云濁徵。十二律皆有二變。此特舉其一耳。

日冬至音比林鐘。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鐘。浸以清。

補曰周語韋昭注云十一月黃鐘。乾初九也。十二月大呂。坤六四也。正月太簇。乾九二也。二月夾鐘。坤六五也。三月姑洗。乾九三也。四月中呂。坤上六也。五月蕤賓。乾九四也。六月林鐘。坤初六也。七月夷則。

乾九五也。八月南呂。坤六二也。九月無射。乾上九也。十月應鐘。坤六三也。乾鑿度云。乾貞于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于六月未。右行陰時六。注謂陰則退一辰者。謂左右交錯相避。此所云。即其義也。而又反用之。何則。冬至本在子。今從坤初之例。退居于未。自後一氣歷一辰。則六中氣當坤六爻矣。夏至本在午。今從乾初之例。進居于子。自後一氣歷一辰。則六中氣當乾六爻矣。冬至後欲察陰。故轉比坤六律。夏至後欲察陽。故轉比乾六律。自林鐘至應鐘。用正律。黃鐘至蕤賓。用半律。則音漸清。因清知濁。故曰音漸濁。陽長故也。若十二辰俱用正律。亦音漸清。就清知清。故直曰音漸清。陰長故也。此必合前二十四時所比之音論之。其理方明。蓋前冬至比黃鐘。小寒比應鐘。黃鐘用半律。則音漸濁。即此比林鐘後所知也。前夏至亦比黃鐘。小暑比大呂。黃鐘用正律。亦音漸清。即此比黃鐘後所知也。冬至何以用半律。夏至何以用正律。以夏至戊子受制。律中黃鐘之宮也。

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氣之變。

案二十四氣莊刻本作二十四時

補曰。一律當一氣。前二法俱非月律之正。故曰變。

甲子仲呂之徵也。丙子夾鐘之羽也。戊子黃鐘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

補曰。五子皆謂黃鐘。各居其宮。則各應其聲。以律配日。則黃鐘適配五子。始于戊子。卒于丁亥。而六十律成矣。甲子爲中呂之徵者。中呂爲亥十月也。大雪之末日也。下生黃鐘半律。甲子冬至。黃鐘應中呂。

爲宮則黃鐘爲徵矣。丙子爲夾鐘之羽者。丙子在甲子後第十三日。其前三日律直夾鐘。夾鐘爲宮。則黃鐘爲羽。戊子爲黃鐘之宮者。戊子在甲子後第二十五日。黃鐘自爲宮。庚子爲無射之商者。庚子在甲子後第三十七日。其前二日律直無射。無射爲宮。則黃鐘爲商。壬子爲夷則之角者。壬子在甲子後第四十九日。其前五日律直夷則。夷則爲宮。則黃鐘爲角。甲有六而子惟五。故止有五子。五子中惟戊子用全律。餘俱半律。全律尊不爲商角徵羽也。六十律一周。則雨水矣。又十二日而得丙子。故丙子起驚蟄前三日。又一周。則將穀雨矣。又十二日而得戊子。故戊子起小滿前六日。又一周。則將小暑矣。又十二日而得庚子。故庚子起大暑後六日。又一周。則過白露矣。又十二日而得壬子。故壬子起寒露後三日。此七十二日五子受制之律也。而冬至爲徵。則其餘皆爲徵。是故丙子後三日爲驚蟄。太簇之南呂也。戊子後六日爲小滿。則應鐘之蕤賓也。庚子後六日爲大暑。亦應鐘之蕤賓也。壬子前三日爲寒露。則夷則之夾鐘也。至復于甲子。則歲周矣。甲子起于冬至。易稽覽圖云。甲子卦氣起中孚。是也。戊子亦在大暑前六日。是爲季夏。故上令云。中央土。其日戊己。其音宮。律中黃鐘之宮。蓋六十日旬周。與七十二日受制。均得通也。乾鑿度云。日十干者。五音也。注謂甲乙角也。丙丁徵也。戊己土也。庚辛商也。壬癸羽也。此論其正法。旋宮則以甲己爲徵。乙庚爲商。丙辛爲羽。丁壬爲角。戊癸爲土。柔日從剛。則惟宮商不變。此其所以爲宮商也。太玄云。甲己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律書云。上九商八羽。

七角六宮五徵九皆謂是也。注者不知故別釋之。

古之爲度量輕重生乎天道。黃鐘之律修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

元注古者幅比皆然也。

補曰說文云幅布帛廣也。食貨志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鄭志二尺四寸爲幅。與此異。音以八相生。故人脩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

補曰說文云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又曰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皆以人之體爲法。然則尋即周之丈也。人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人脩一尋。故曰丈夫。周禮典瑞璧羨以起度。玉人璧羨度尺好三尺以爲度。康成云徑廣八寸。表一尺。是八寸爲尺。起于璧廣。十寸之尺則其羨也。獨斷曰夏以十三月爲正。十寸爲尺。殷以十二月爲正。九寸爲尺。周以十一月爲正。八寸爲尺。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

補曰說文云匹四丈也。八揲一匹。然八別也。匹往相辟耦也。是判八爲四。合四成八。匹從𠂔。𠂔讀若俠。藏也。匹藏八義。故又从八。揲取也。取物以五數。故四丈爲匹耳。案說文𠂔實從有所俠藏也。讀與俠同。非讀若俠藏也。疑此傳寫有誤。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爲制。

補曰杜子春云制謂匹長。然制匹爲衣。故匹言制。左傳云哲幘而衣狸製。又云陳子衣製。皆謂衣製。與

制通故說文同訓裁也。

秋分藁定藁定而禾熟。

案禾熟莊刻本作禾穗

元注藁禾熟粟孚甲之芒也定者成也故曰禾熟藁讀如詩有貓有虎之貓古文作秒也。

補曰宋志作禾穗注云穗禾穗芒也說文云藁苕之黃華也一曰末也秒禾芒也是藁秒通說文稱下

注云春分而禾生日夏至晷景可度禾有秒秋分而秒定律數十二秒而當一分十分而寸其以爲重

十二粟爲一分十二分爲一銖故諸程品皆從禾

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藁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月之數

元注十從甲至癸日

故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其以爲量十二粟而當一分

元注分言其輕重分銖也

補曰說文云量稱輕重也从重省故淮南以輕重爲量

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爲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爲一斤三月而爲一時三十日爲一月故三十斤爲鈞四時而爲一歲故四鈞爲一石

補曰漢志云度者分寸丈尺引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本起于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量者龠升合斗斛也。本起于黃鐘之龠。合龠爲合。則一黍爲分。十黍爲寸。百黍爲尺。千黍爲丈。萬黍爲引。此五度之積也。百黍爲銖。二千四百黍爲兩。三萬八千四百黍爲斤。百一十五萬二千黍爲鈞。四百六十萬八千黍爲石。此五權之積也。千二百黍爲龠。二千四百黍爲合。二萬四千黍爲升。二十四萬黍爲斗。二百四十萬黍爲斛。此五量之積也。淮南以權爲量。即是以權準量。半兩爲龠。一兩爲合。十兩爲升。六斤四兩爲斗。六十二斤八兩爲斛。而數起於十二粟。則百四十四而當漢志之十也。此寸有十二粟。彼寸有十黍。蓋是粟小于黍耳。

其爲音也。

補曰舊本爲上有以字。此從晉志所引。案莊刻本有以字。

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生六十音。

補曰續漢志載京房六十律相生之法曰。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于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于南事。六十律畢矣。其法近淮南所言。而實異。何者。淮南云中呂極不生。又云甲子中呂之徵也。謂不生正律。生半律。黃鐘短于中呂也。房則中呂生執始。中呂爲宮。執始爲

徵執始律長反過中呂一也姑洗之依行常下生應鐘宮律黃鐘之包育當自中呂上生而房則依行上生包育非隔八相生之法二也六十律常終于中呂宮中而房則終于蕤賓之南事三也又六十律各主一日而房則參差不齊四也在房自有義例不得云誤然實非古旋宮之法

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

補曰隋志云宋錢樂之因京房南事之餘更生三百律至梁博士沈重依淮南本數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月之本律以爲部以一部律數爲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爲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各一律所建日辰分數也以之分配七音案重雖据淮南其法亦異淮南三百六十律即用六十律而六十律又即十二律兼正半亦止二十四無三百六十也何者有二十四律即可旋宮爲六十律無待他律也且律以當日六十日之外寧有他日乎其所以不爲他律者亦以應鐘牛蕤賓中呂一半生黃鐘至于中呂之半則其數窮矣房術中呂不能生黃鐘因生執始至于南事而其數不窮則雖爲三百六十律猶不窮也特以當一歲之日則不復相生耳矣

故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

元注鐘律上下相生誘不敏也

補曰誘河東高氏名也注出其手故云耳上下相生之法即律書所云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

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也是先乘後除法大師職鄭注云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乃是先除後除法漢志又言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爲法又是加二倍法矣管子地員篇是其所本也

太陰元始建于甲寅。

[illegible]

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于甲寅之元

補曰千五百二十歲爲大終其餘數二十凡言終者皆舉餘數也三終則餘數六十故復得甲寅之元韓非子言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一元是也

歲徙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而遷其所順。

補曰此推太陰以合日辰也。由是建除之法生焉。

前三後五百事可舉。

元注前後太陰之前後也。

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向而爲戶。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勾陳在子。玄武在戌。白虎在西。蒼龍在辰。補曰。晉志云。勾陳後宮屬也。大帝之常居也。勾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說苑辨物篇。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勾陳星樞也。

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

補曰。此建除法也。史記日者傳有建除家。太公六韜云。開牙門。常背建向破。越絕書云。黃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于地戶。漢書王莽傳云。十一月壬子直建。戊辰直定。論衡偶會篇云。正月建寅。斗魁破申。是也。案建除有二法。越絕書從歲數。淮南書及漢書從月數。後人惟用月也。

太陰在寅。名曰攝提格。

補曰。攝提格。星名也。天官書云。大角者。天皇帝庭。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柄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晉志云。攝提六星。直斗杓之南。主建時節。然則斗杓所建攝提同也。十二

歲斗杓所建星見其方首年用本名其下十一名即其別稱也。天官書言歲星一名攝提格爲此知太陰即知太歲矣。如太陰在攝提格太歲必在子也。

其雄爲歲星。

補曰太玄云倉靈之雌不同宿而留失則歲功之乖注以歲星爲倉靈失度爲不同宿然則雌謂太陰也太陰爲雌明歲星爲雄太歲所在之辰星以其月出此歲星之所以爲雄也太陰所在之辰斗以其月建此太陰之所以爲雌也歲星必與太陰相應而行有盈縮則有失次失次非即超辰故太陰不移是謂不同宿失次有應見于衝辰占具天官書。

舍斗牽牛。

補曰天官書云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天文志云太歲在子曰困敦太初曆歲星在建星牽牛本是同歲而太陰太歲異其名也劉歆云漢曆太初元年歲星在星紀婺女六度故漢志曰歲名困敦正月歲星出婺女是也曆書載武帝詔曰年名爲逢攝提格歲名年名即是太歲太陰之辨歲星自在星紀耳星云正月出殆是天正案歲陰元寫本誤作歲行今從史記校正

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東井與鬼爲對。

補曰天官書云正月天文志作十一月史記用周正淮南漢志用夏正。

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

元注。單讀明揚之明。

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柳七星張爲對。

補曰。天官書云。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天文志云。太歲在丑。曰赤奮若。歲星十二月出。太初在婺女虛危。

太陰在辰。歲名曰執徐。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翼軫爲對。

補曰。天官書云。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天文志云。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太初曆在營室東壁。

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角亢爲對。

補曰。天官書云。大荒落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昂晨出。天文志云。太歲在卯。曰單閼。歲星二月出。太初在奎婁。

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歲星舍胃昂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氐房心爲對。

補曰。天官書云。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昂畢晨出。天文志云。太歲在辰。曰執徐。歲星三月出。太初出胃昂。

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歲星舍鶡耒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尾箕爲對。

補曰。天官書云。協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鶡耒參星出。天文志云。太歲在巳曰大荒落。歲星四月出。太初在參罰。

太陰在申。歲名曰涒灘。歲星舍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斗牽牛爲對。

補曰。天官書云。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天文志云。太歲在午曰敦牂。歲星五月出。太初在東井輿鬼。

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

元注。作讀昨。

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須女虛危爲對。

補曰。天官書云。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天文志云。太歲在未曰協洽。歲星六月出。太初在注張七星。

太陰在戌。歲名曰閭茂。歲星舍翼軫。以七月與之晨出東方。營室東壁爲對。

補曰。天官書云。閭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天文志云。太歲在申曰涒灘。歲星七月出。太初在翼軫。

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奎婁爲對。

補曰。天官書云。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天文志云。太歲在酉曰作諮。歲星八月出。太初在角亢。

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

元注。困讀羣。

歲星在氏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胃昂畢爲對。

補曰。天官書云。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氏房心晨出。天文志云。太歲在戌曰掩茂。歲星九月出。太初在氏房心。

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紫微參爲對。

補曰。天官書云。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一月與尾箕晨出。天文志云。太歲在亥曰大淵獻。歲星十月出。太初在尾箕。史漢所說。似異實同。亦合于淮南。案歲星首年以中氣日見。滿一歲。行盡一次而伏。則來年見日。已在後月中氣後。及第十一見伏竟。而十二歲已周。其第十二年有歲星者。以第十一見近次末不數日。而已入第十二年之次也。何以明之。歲星無超辰。當以十二歲之積日。分爲十一分。以爲見伏一終之日數。即前所云。三百九十八日四十五刻十一分之五也。內減去一歲爲見日。其

伏日有三十三日二十刻十一分之五十伏三百三十二日四十五刻十一分之五以一中氣三十日四十三刻四分一去之得十氣餘二十七日六十七刻有奇算外即第十一次星見日以所餘轉減一中氣日餘二日七十六刻四分三強以并一中氣日仍得三十三日二十刻十一分之五則是見在氣末即見在度末以其見時尙在第十一年之次故第十一年有歲星不數日而入第十二年之次遂爲第十二年之歲星也。

太陰在甲子。

補曰太一在丙戌之歲也。

刑德合東方宮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德入中宮而徙于木。

補曰淮南說刑德有二一是一歲之刑德前言陰陽七舍是也一是二十歲之刑德此所說也此刑德從太陰支幹生甲子之歲德在甲刑在卯子刑卯故刑德合東方宮徙所不勝則自東而西謂乙丑之歲德在庚刑在戌丑刑戌故合西方宮又徙所不勝則自西而南謂丙寅之歲德在丙刑在巳寅刑巳故合南方宮又徙所不勝則自南而北謂丁卯之歲德在壬刑在子卯刑子故合北方宮此四歲是刑德合也自此而離則戊辰之歲德在戊刑在辰戊爲中辰爲木故曰刑不德入中宮而徙于木也二十年中德以東西南北中爲序刑以東西南北爲序周而復始故唯有四年之合一合一離爲一小終。

一終而得甲申。二終而得甲辰。三終而復于甲子。積七十六小終而爲一大終。三大終而復於甲子之元。古曆上元本起甲寅。刑德獨始甲子者。据始合言之也。

太陰所居曰德。

補曰曰德二字當作日爲德。

辰爲刑。

補曰太陰所居謂十幹也。辰即十二枝幹從日。故曰德。枝從月。故曰刑。開元占經云。干德甲丙戊庚壬爲陽。陽德自處。甲德在甲。丙德在丙。戊德在戊。庚德在庚。壬德在壬。此謂自處。乙丁辛己癸爲陰。陰德在陽。乙德在庚。丁德在壬。己德在甲。辛德在丙。癸德在戊。此謂在陽。取合爲德也。三刑子刑卯。卯爲刑下。子爲刑上。丑刑戌。戌爲刑下。未爲刑上。寅刑巳。巳爲刑下。申爲刑上。卯刑子。子爲刑下。卯爲刑上。辰刑辰。巳刑申。申爲刑下。寅爲刑上。午刑午。未刑丑。丑爲刑下。戌爲刑上。申刑寅。寅爲刑下。己爲刑上。酉刑酉。戌刑未。未爲刑下。丑爲刑上。亥刑亥。謂之三刑。刑上刑下。自刑也。此即淮南之刑德。攷其原則。干德本之律曆。三刑生于風角。何者。曆此年中節在甲者。後年則在己。此年在丙者。後年則在辛。六十律則戊癸爲宮。甲己爲徵。五日一周。終而復始。故甲己合。乙庚合。丙辛合。丁壬合。戊癸合也。日有剛柔。聲有陰陽。以剛統柔。以陽唱陰。則陽德自處。而陰德從陽矣。翼氏風角占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刑

在亥。水刑在辰。金剛火強。各立其鄉。故火刑于午。金刑于酉。此皆謂自刑也。十二辰分爲孟仲季。四孟亥自刑。則寅巳申相刑。四仲午酉自刑。則子卯相刑。四季辰自刑。則丑未戌相刑。相刑者互爲上下。故有刑上刑下也。王莽傳云。今年刑在東方。張晏曰。是歲在壬申。刑在東方。莽傳又曰。倉龍癸酉。德在中宮。張晏曰。太歲起于甲寅爲龍。東方倉。癸德在中宮也。

德綱曰。日倍因。柔曰徙所不勝。

補曰。申在東。丙在南。戊在中。庚在西。壬在北。爲自倍因。乙從庚。丁從壬。己從甲。辛從丙。癸從戊。爲徙所不勝。綱即剛。古通。日常爲自。

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處。

補曰。子辰申水也。刑在卯辰寅爲水辰之木。卯未亥木也。刑在子丑亥爲木辰之水。丑巳酉金也。刑在戌申酉爲金立其處。寅午戌火也。刑在巳未午爲火立其處。水木金火。一從三合。一從四時。後漢書朱穆傳云。丁亥之歲。刑德合于乾位。注謂太歲在丁壬。歲德在北宮。太歲在亥卯未。歲刑亦在北宮。故曰合于乾位是也。然淮南則用太陰。

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鈞陳在後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虛星乘鈞陳。而天地襲矣。元注。襲和也。

補曰。太陰在寅。諸神分居四正方。則鈎陳在子。子爲玄枵。玄枵虛中。是謂虛星乘鈎陳。歷十二歲而鈎陳仍在子。于是天地襲矣。此言六神歲徙之法。特附刑德而見。何以明之。太陰元始。乃德木刑火之歲。非始合東方之歲也。

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于癸。木生于亥。壯于卯。死于未。三辰皆木也。火生于寅。壯于午。死于戌。三辰皆火也。土生于午。壯于戌。死于寅。三辰皆土也。金生于巳。壯于酉。死于丑。三辰皆金也。水生于申。壯于子。死于辰。三辰皆水也。

補曰。二十歲而一終。六十歲而三終。則甲有寅戌午。乙有卯亥未。丙有辰子申。丁有巳酉丑。自戌以下。周而復始。故以三辰爲合。從其壯者命之。而五行定矣。漢書翼奉傳注。孟康曰。北方水。生于申。盛于子。東方木。生于亥。盛于卯。南方火。生于寅。盛于午。西方金。生于巳。盛于酉。辰窮水也。未窮木也。戌窮火也。丑窮金也。京房易積算傳云。寅中有生火。亥中有生木。巳中有生金。申中有生水。丑中有死金。戌中有死火。未中有死木。辰中有死水。土兼乎中。是也。然其原起于曆。素問六微旨大論云。寅午戌歲氣同會。卯未亥歲氣同會。辰申子歲氣同會。巳酉丑歲氣同會。終而復始。王祿注。陰陽法以爲三合。緣其氣會同也。案其法。分一歲爲六氣。甲子之歲。初之氣。始于一刻。寅初也。六之氣。終於二十五刻。辰末也。謂之初六。乙丑之歲。初之氣。始于二十六刻。巳初也。六之氣。終於五十刻。未末也。謂之六二。丙寅之歲。

初之氣始于五十一刻申初也。六之氣終于七十五刻戌末也。謂之六三。丁卯之歲。初之氣始于七十六刻亥初也。六之氣終于水下百刻丑末也。謂之六四。四歲爲一節。戊辰之歲。初之氣復始于水下百刻。常如是無已。周而復始。故謂之三合。古曆俱同四分。則四歲之後。中節刻漏俱同。術家以推五行。經以分六氣。莫不由此。

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

補曰。五勝五行相勝也。生于一壯于五。終于九。各以其辰命之。

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應五。八徙而歲終。

補曰。靈樞九宮八風篇云。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倉果。四十六日。明日居陰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宮。四十六日。明日居元委。四十六日。明日居倉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復居叶蟄之宮。冬至至矣。

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鈞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克。

補曰。漢書藝文志。兵書陰陽十六家。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其術即淮南所云。又志陰陽家有天一兵法二十五篇。五行家有天一六卷。刑德七卷。殆亦說其事。欲知天道。以日爲主。六月當心。左周而行。分而爲十二月。與日相當。天地重襲。後必無殃。

星正月建營室。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

元注星宜言曰。明堂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仲春之月。日在奎婁。季春之月。日在胃。此言星正月建

營室。字之誤也。案仲春之月。日在奎婁。季春之月。日在胃。莊刻本皆無日字。

補曰。皆謂日所在星也。大衍曆議云。秦曆十二次。立春在營室五度。

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

補曰。宋書志云。祖沖之曰。漢代之初。即用秦曆。冬至日在牽牛六度。

星分度。

補曰。此赤道度也。東京始有黃道度。

角十二。亢九。氏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

補曰。東方七十五度。四分一。四分一。兩京附于斗末。謂之斗分算。從冬至始也。此附箕末者。秦以十月

爲歲首。箕立冬後。宿從小雪始也。大衍曆議云。夏曆章部紀首。皆在立春。故其課中星。揆斗建。與閏餘

之所盈縮。皆以十有二節。爲損益之中。即其理也。

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

補曰。北方九十八度。

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昂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

補曰。西方八十度。

東井三十三。輿鬼四。柳十五。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

案井度。莊刻本以漢書攷正。作三十三。元寫本作三十二。誤。今改正。

補曰。南方百一十二度。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

星部地名。角亢鄭氏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昂畢魏觜雉參趙東井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

補曰。保章氏注。引堪輿云。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與淮南異者三。吳魏趙也。初學記曰。周官天星皆有州國分野。角亢氏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昂畢冀州。觜雉參益州。東井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堪輿家云。玄枵爲齊之分。星紀吳越之分。析木之津燕之分。大火宋之分。壽星鄭之分。鶉尾楚之分。鶉火周之分。鶉首秦之分。實沈魏之分。大梁趙之分。降婁魯之分。娵訾衛之分。左氏昭二十三年傳云。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預注。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野也。然吳越同屬星紀。何以獨得歲星。案漢志以後。皆以斗爲吳分野。牛女爲越分野。時歲星初入星紀。反是吳得歲矣。惟越絕書云。越南斗也。吳牛須女也。然後越獨得歲。此

以須女爲吳。正與越絕合。但須女爲玄枵之次。而得爲吳者。秦曆冬至在牛六度。則小寒當在虛一度。須女盡入星紀之次矣。韓趙魏三晉也。堪輿有晉無魏。以魏得晉故都。而昴爲大梁。淮南以魏易趙。殆從其名。越絕亦曰。梁畢也。晉替也。趙參也。知淮南所本古矣。越絕又言。韓角亢也。鄭角亢也。淮南言鄭。即言韓三晉備矣。

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當居而不居。越而之他處。主死亡國。
補曰。當居者。歲星常率也。有盈縮。則越而之他處。

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

元注。木德仁。故柔涼也。

太陰治夏。則欲布施宣明。

元注。火德陽。故布施宣明也。

太陰治秋。則欲修繕備兵。

元注。金德斷割。故修兵也。

太陰治冬。則欲猛毅剛強。

元注。純陰閉固。水澤冰凍。故剛強也。

補曰太陰各以其歲治其月故月與太陰相應治春者寅卯辰之歲也治夏者巳午未之歲也治秋者申酉戌之歲也治冬者亥子丑之歲也政必如其治所以法天道

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常

補曰改節如春爲夏易常如申破寅

故三歲而一饑一歲而一衰十二歲而一康

案莊刻本十二歲下無而字

元注康成也

案康成也莊刻本作盛也又云按御覽康作荒下有注云蔬不熟爲荒也疑是許慎注故義異

補曰史記貨殖傳云計然曰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又曰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越絕書則云計倪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又曰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饑說本不殊而特以歲爲太陰天官書直謂之太歲矣意古人候歲特詳故有太歲太陰二法也淮南自用太陰越絕書又言范子曰夫八穀貴賤之法必察天之三表即決矣火之勢勝金陰氣畜積大盛火據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八穀皆貴金之勢勝木陽氣畜積大盛金據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賤金木水火更相勝此天之三表者也然則金不必皆穰木不必皆饑太陰在卯穰即淮南後說也

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衛。癸越。

補曰。漢書天文志。衛作趙。越作北夷。

子周。丑翟。寅楚。卯鄭。辰晉。

補曰。漢志作邯鄲。

巳衛。午秦。未宋。

補曰。漢志作中山。

申齊。酉魯。戌越。

補曰。漢志作吳越。

亥燕。

補曰。漢志作代。此以日干支爲占也。崔浩之占姚興。謂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二日。必入秦。次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東井。畱守勾巳。時人服其精妙。事具魏書。

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

補曰。抱朴子參同篇云。靈寶經曰。所謂寶日者。謂支干上生下之日也。若甲午乙巳之類是也。甲者木。

也。午者火也。乙亦木也。巳亦火也。火生于木故也。又謂義日者。支干下生上之日也。若壬申癸酉之日是也。壬者水也。申者金也。癸者水也。酉者金也。水生于金故也。所謂制日者。支干上克下之日也。若戊子己亥之日是也。戊者土也。子者水也。己亦土也。亥亦水也。五行之義。土克水也。所謂伐日者。支干下克上之日也。若甲申乙酉之日是也。甲者木也。申者金也。乙亦木也。酉亦金也。金克木故也。不言專日。其義可知。論衡詰宅篇曰。甲乙有支干。支干有加時。支干有加時。專比者吉。相賊者凶。是不獨日有五者。京房易積算傳云。八卦鬼爲繫爻。財爲制爻。天德爲義爻。福德爲寶爻。同氣爲專爻。寶即保。繫當爲擊。即淮南之困。均朴子之伐也。

以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事。專而有功。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困舉事。破滅死亡。案。以專從事下。莊刻本。無專字。

補曰。越絕書云。舉兵無擊太歲上物卯也。始出各利。以其四時制日。是之謂也。

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于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爲德。

補曰。周禮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注謂厭建所處之日辰。厭建。即此雌雄之神也。雌爲陰建。雄爲陽建。陽建斗柄。陰建太陰。然太陰非歲陰。乃是厭日。堪輿天老曰。假令正月陽建于寅。陰建在戌。是也。十一月陽建在子。日躔星紀。日前爲陰建。故合子。冬至陽生。故謀德。五月陽建在午。日躔鶉首。日前爲

陰建故合午夏至陰生故謀刑由是陰陽刑德遂有七舍也。

太陰所居辰爲厭日。

補曰十二月之日躔與十二月之斗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故爲合辰周禮太師疏云斗柄所建十二辰而左旋日體十二月與月合宿而右轉是也日左旋太陰在日前迫窄之故謂所居爲厭日說文厭窄也陽建可見陰建不可見。

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

補曰揚雄傳注張安曰堪輿天地總名也孟康曰堪輿神名造圖宅書者藝文志五行家有堪輿金匱十四卷文選甘泉賦注引淮南云堪輿行雄以知雌與此小異許慎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

補曰子爲辰母爲日律書言十母十二子是也。

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

補曰八合者陰建所對之日合于陽建所對之辰也堪輿之方二十四日八而辰十二故有四辰無合也十一月陽建子陰建亦在子子對午午近丙故丙午爲一合二月陽建卯陰建酉酉對卯卯對酉卯近乙故乙酉爲二合三月陽建辰陰建申辰對戌申對寅寅近甲故甲戌爲三合四月陽建巳陰建未。

巳對亥未對丑丑近癸故癸亥爲四合五月陽建午陰建亦在午午對子子近壬故壬子爲五合八月陽建酉陰建卯卯對酉酉對卯酉近辛故辛卯爲六合九月陽建戌陰建寅寅對辰寅對申申近庚故庚辰爲七合十月陽建亥陰建丑丑對巳巳對未未近丁故丁巳爲八合鄭志答趙商問云按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于巳破于亥陰建於未破于癸是謂陽破陰陰破陽故四月有癸亥爲陰陽交會十月有丁巳爲陰陽交會言未破癸者即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周禮占夢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注謂今八會其遺象也緣其掌觀天地之會是此建厭所處之日辰故以爲占此八會史墨爲趙簡子占夢云吳其入郢乎必以庚辰用此術也越絕書云太歲八會壬子數九隋志有八會堪輿一卷唐六典太卜令凡曆注之用六大會小會雜會歲會除建人神

合于歲前則死亡合于歲後則無殃

補曰吳越春秋子胥曰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辛歲位也亥陰前之辰也合壬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武決勝矣此策吳王伐齊戰艾陵事在哀公十一年又范蠡曰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陰後之辰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此策吳王欲釋句踐不果事又子胥曰今年三月甲戌時加雞鳴甲戌歲位之會將也青龍在酉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賊其德也此諫吳王釋句踐事俱在哀公六年以統曆推之哀公十一年太歲在甲寅太陰在壬辰八

月辛亥朔在其前年則首事之日也。左氏十年傳秋吳子使來復請師。注伐齊未得志故然則首事者得請而爲之備也。曆八月吳之七月矣。置閏不同故也。是年太陰在辛卯故辛爲歲位亥爲陰前壬子爲歲前合句踐以哀公三年入臣于吳至六年夫差欲釋之以伍胥諫而止其年正月戊寅朔越以爲年前十二月亦置閏不同之故十二月水王故戊囚此時太陰在丙戌故寅爲陰後辰庚辰其月三日也爲歲後會後三月夫差終釋句踐伍胥諫不納三月甲戌者哀公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也太陰在丁亥故爲歲後會將云位或誤青龍謂太歲在己酉故德十刑金甲乘己爲日賊其德甲戌即三月合日占之爲宜壬子五月合日而七月占之庚辰九月合日而十二月占之此則鄭志所言若有變異之時十二月皆有建厭對配之義也吳越春秋所謂歲前者太陰未至之辰所謂歲後者太陰已歷之辰其限則半旬周也。所以者過半周則前轉爲後後轉爲前矣。此所云以歲前合爲吉歲後合爲凶淮南則反之前後可以互稱義得通也。

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

補曰申當爲辰字之誤也。

辛卯戎也壬子代也癸亥胡也。

補曰此八合方面所有下八合中宮所直。案代諸本皆作趙此從藏本作代

戊戌己亥韓也。己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

補曰。脫戊辰己未二合。所以又有此八合者。土居中宮。分王四時。故甲丙庚壬即戊。乙丁辛癸即己。其合之月與前同也。取陽建衝辰。命之即得。

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

補曰。越絕書計倪內經曰。陰陽萬物各有紀綱。日月星辰。刑德變爲吉凶。金木水火土更勝。月朔更建。莫主其常。順之有德。逆之有殃。是故聖人能明其刑而處其鄉。從其德而避其衡。必順天地四時。參以陰陽。用之不審。舉事有殃。

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

補曰。皆謂陰德也。入卯宮。故曰青龍。古亦以青龍爲太歲。

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

補曰。艾陵之役。以太陰辛卯歲。七月辛亥。旦首事。故子胥曰。德在合。斗擊丑。辛爲德。辛卯爲合。是德在合。六壬法。七月將太乙時加寅。則天罡在丑。是斗擊丑。越南斗也。吳雖勝齊。其患在越。此其兆矣。易林亦云。魁罡所當。初爲敗殃。

天地以設分而爲陰陽。陽生于陰。陰生于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跂行喙息。莫貴于

人孔竅肢體皆通于天。

補曰素問生氣通天論云。生之本。本于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于天氣。

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

補曰楚辭天問云。圓則九重。孰營度之。太玄云。九天。一爲中天。二爲羨天。三爲從天。四爲更天。五爲睟天。六爲廓天。七爲咸天。八爲沈天。九爲成天。九竅。一六爲前爲耳。二七爲目。三八爲鼻。四九爲口。五五爲後。九天即其首名。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五五土也。案太玄九天。即淮南九野。非九重也。此文雖言九重。而其說不詳。今西人言曆。則有九層。第一層宗動天。第二層恆星天。第三層填星天。第四層歲星天。第五層熒惑天。第六層日輪天。第七層太白天。第八層辰星天。第九層月輪天。此殆中國失傳。而流入異域者歟。

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制十二節。

補曰元命包云。陽數成于三。故時別三月。素問寶命全形論云。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注節謂節氣。外所以應十二月。內所以主十二經脈也。靈樞五亂篇云。經脈十二者。以應十二月。十二月者。分爲四時。四時者。春夏秋冬。其氣營衛相隨。陰陽已和。清濁不相干。如是則順之而治。

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

補曰春秋繁露人副天數篇云天以歲終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副月數也內有五藏副五行也外有四肢副四時也靈樞九針解云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者絡脈之灌滲諸節者也

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

補曰韓非解老云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于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十有三者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于死死之徒亦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升有其歲司也

補曰曆法至朔同日爲章首自此氣差而後朔差而前三歲一閏五歲再閏積十九歲後而至朔復同則滿一章計章首之歲至在朔日去正月朔有五十九日爲極多至第九歲以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去正月朔僅三十一日爲極少顯頊曆用人正則加得天用部首即可得相去多少之數淮南五十日爲中數視其增減以占歲豐凶兼首尾數

參
華
昂
胃
黃
蓋

生
壯
壯

水
金
土

申
酉
戌

庚
辛
火

老
木
丁
亥
木
生

生
壯
火
丙
壬
子
水
壯

生
金
巳
乙
甲
癸
丑
金
老

井東鬼與柳星七張翼移

斗牛牽女須虛危室壁

水
水

老
壯
老

角亢氏房心尾箕

案此明太陰在四仲四鈎歲星行三宿二宿并太歲所在圖也漢初雖以太陰案紀歲然亦間紀太歲所
在如淮南元年在冬太一在丙子即太歲也淮南從其本名故曰太一四鈎案圖易推太歲所
非說不明注刻本作甲寅丙巳丁未庚酉辛戌日辰剛柔相值無作丙巳庚酉辛戌者其爲丙午歲星
辛酉之誤無疑此本所列無誤惟作壬子癸丑乙卯與莊刻本異攷歲星與太歲爲合辰古人視歲星

見月以知太歲西漢時復因太歲而知太陰淮南復由太陰以推歲星太歲其術正同星有超辰太歲太陰隨之俱超則太陰在四仲四鈞歲星仍行三宿二宿而太陰所在之辰太歲仍後兩辰如圖太歲在甲寅則太陰在乙酉則太陰在甲申則太陰在乙卯則太陰在庚申則太陰在辛卯則太陰在壬午則太陰在癸丑則太陰在壬子則太陰在癸未循環互推無不合者其他未列者亦可由此而推故于所列日辰互文以見義云生子于子上加壬丑上加癸卯上加乙更爲周密易曉元寫本亦同有舛置既爲改正并略疏其義云

攝提格之歲

元注格起言萬物承陽而起也。
補曰史記正義孔文祥云以歲在寅正月出東方爲衆星之紀以攝提宿故曰攝提以其爲歲月之首起于孟陬故云格正也案所言雅合曆理元注俱同李巡

歲早水晚旱稻疾蠶不登

元注登成也

菽麥昌民食四升寅在甲曰闕逢

案逢在刻本文注俱作蓬

元注言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故曰闕逢也

單闕之歲

元注單盡闕止也言陽氣推萬物而起陰氣盡止也案陽氣上莊刻本無冒字
歲和稻菽麥蠶昌民食五升卯在乙曰旃蒙

元注在乙言萬物過蒙甲而出故曰旃蒙也。

執徐之歲。

元注執蟄徐舒也言蟄伏之物皆舒散而出也。案蟄伏上莊刻本無言字。

歲早早晚水小饑蠶閉麥熟民食三升辰在丙曰柔兆。案元本作蠶麥熟莊刻本作蠶閉麥熟今從莊刻本補正與下蠶開為對文此處似脫閉字今從莊刻本補。

元注在丙言萬物皆生枝布葉故曰柔兆也。

大荒落之歲。

元注荒大也方萬物蟻盛而大出霍然落落大布散。

歲有小兵蠶小登麥昌菽疾民食二升已在丁曰強圉。

元注在丁言萬物剛盛故曰強圉也。

敦牂之歲。

元注敦牂敦盛牂壯也言萬物皆盛壯也。案元寫本言萬物句誤在上今從莊刻本改正。

歲大旱蠶登稻疾菽麥昌禾不為民食二升午在戊曰著離。

元注在戊言位在中央萬物繁養四方故曰著離也。

協洽之歲。

元注協和洽合也言陰欲化萬物和合

歲有小兵蠶登稻昌菽麥不爲民食三升未在己曰屠維

元注在己言萬物各成其性故曰屠維屠別維離也案元寫本屠下脫別字今從莊刻本補

涇灘之歲

元注涇大灘脩也言萬物皆脩其精氣也

歲和小雨行蠶登菽麥昌民食三升申在庚曰上章

元注在庚言陰氣上升萬物畢生故曰上章也

作鄂之歲

元注作鄂零落也萬物皆墜落

歲有大兵民疾蠶不登菽麥不爲禾蟲民食五升酉在辛曰重光

元注在辛言萬物就熟成其煌煌故曰重光也

掩茂之歲

元注掩閉茂冒也言萬物皆閉冒

歲小饑有兵蠶不登麥不爲菽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曰玄默

元注在壬言歲終包任萬物故曰重點也。

大淵獻之歲。

元注淵獻獻迎也言萬物終于亥太小深藏窟伏以迎陽。

歲有大兵大饑蠶開菽麥不爲禾蟲民食三升。

補曰此常云亥在癸曰昭陽錯簡在下以圖癸居子丑間之故。

困敦之歲。

元注困混敦沌也言陽氣皆混沌萬物牙孽也。

歲大霧起大水出蠶稻菽麥昌民食三升子在癸曰昭陽。

元注在癸言陽氣始萌萬物合生故曰昭陽。

補曰常云亥在癸。

赤奮若之歲。

元注奮起也若順也言陽奮物而起之無不順其性也赤陽色。

歲有小兵早水蠶不出稻疾菽不爲麥昌民食一斗

案斗莊刻本作升

補曰十二歲太陰之名皆以攝提格所見之月爲義其所在十名則歲德也六十年而周。

正朝夕。先樹一表東方。操一表。卻去前表十步。

補曰。此表在東方表西。所以正夕。

以參望。日始出北廉。日直入。

補曰。日東表北廉。則景入西表南廉。

又樹一表于東方。

補曰。此表在東方表東南。所以正朝。

因西方之表。以參望。日方入北廉。則定東方。

補曰。日入西表北廉。則景入東南表南廉。定東方。在東二表間也。所以日出入用表北廉者。日行十六所。登于扶桑爲朏明。寅甲間也。頓于連石爲下春。辛戌間也。此夏至之日。出入皆近北方。即以二分論之。至于曲阿爲旦明。旦明卯也。經于淵虞爲高春。高春酉也。而出則自北而南。入則自南而北。半出以前。半入以後。仍在北方。張胃元用後魏渾天鐵儀。測知春秋二分。日出入卯酉之北。不正常中。與何承天所測頗同。皆日出卯三刻五十五分。入酉四刻二十五分盡。具載隋志。此黃道斜行使然。古雖用蓋天。其實測固無異也。望日用北廉。則表常居中。而不能無偏于北。于是乎有南表。使景在表南。則表始近中耳。

兩表之中與西方之表則東西之正也。

補曰東表西表近北東南表近南兩表之中直西表之南爲正東西周髀云以日始出立表而識其晷日入復識其晷晷之兩端相直者正東西也中折之指表者正南北也攷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槩以縣視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康成注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正東西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晝其景端以至日入旣則爲規測景西端之內規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與淮南法異而理同日冬至日出東南維入西南維至春秋分日出東中入西中夏至出東北維入西北維至則正南

補曰周髀云冬至晝極短日出辰而入申陽照三不覆九東西相當正南方夏至晝極長日出寅而入戌陽照九不覆三東西相當正北方日出左而入右南北行故冬至在坎陽在子日出巽而入坤見日光少故曰寒夏至在離陰在午日出艮而入乾見日光多故曰暑所說即淮南法也辰爲巽初申爲坤末戌爲乾初寅爲艮末艮巽坤乾即四維也在六十所則冬至日出入常桑野之初悲谷之末夏至日出入當咸池之末悲泉之初即四維之分也此古人特以大判爲言故合之馬融所說刻漏盈縮至較八刻百分刻之七十五也

欲知東西南北廣袤之數者

補曰東西爲廣南北爲表

立四表以爲方一里距

按元嘉本立四表下脫以字今從莊刻本補

補曰測平遠者先求其率用四表所以求率也測日初出故爲平遠入表數爲首率東西一里爲次率南北一里爲三率去日里數爲四率四表者一爲艮二爲乾三爲巽四爲坤也地形訓云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明是正方故四表亦方一里

先春分若秋分十餘日

補曰二分日半出半入時正當卯酉之中先春分則近南先秋分則近北日周行十六所爲度二百六十是一所天行二十二度有半也冬至五所天行百一十二度五分半之爲距午中之度則日出于辰一十八度七十六分入于申一十一度二十六分夏至十一所天行二百四十七度五分半之爲距午中之度則日出于寅二十六度二十六分入于戌三度七十六分也分至所較皆三十三度七十五分氣有六以氣除度得一氣差五度六百二十五分即可知先春分秋分十餘日之日出入度矣

從距北表參望日始出及旦以候相應相應則此與日直也

補曰用距北表即用北廉同意及旦者所謂至于曲阿是謂旦明二分日出之所也一氣有三候氣差

五度六百二十五分。則候差一度八百七十五分。故必以候相應。一候所差。尙宜以日出入分之。則不盈一度。日始出多近北。故二分之一之前。同用距北表也。

輒以南表參望之。以入前表數爲法。

補曰。北表參望日直。則南表參望。日常不直。從日至南北後二表。即勾股也。其弦斜至日處。而截南前表于弦外。即是入前表之數。成一倒勾股也。而二勾股比例正等。故用以爲率。何以明之。試以大勾股倒轉。即小勾股必在其端。而比例正等矣。

除舉廣。除立表表。以知從此東西之數也。

補曰。日入前表數爲小句。前後二表相去爲小股。南北後二表相去爲大句。北後表至日下爲大股。小句者。大句股之率也。除舉廣。謂以小句除小股。知有幾倍也。除立表表。亦謂以小句除大句。知有幾倍也。知此。而以二句股爲比例。即知大股之長。蓋小句得小股幾分之一。則大句亦必得大股幾分之一。故以此知從此東西之數也。

假使視日出入。前表中一寸。是寸得一里也。案。寸。元。寫。本。誤。作。此。今。從。莊。刻。本。改。正。

補曰。周髀算經云。周髀長八寸。句之損益寸千里。注句。謂景也。言懸天之景。薄地之儀。皆千里而差一寸。案周髀以髀爲股。以景爲句。日中立八尺之股。南北二千里。景差二寸。故寸有千里。故人以爲通率。

以測東西于小句股則一里高遠與平遠之別亦一表與四表之辨也。

一里積萬八千寸得從此東萬八千里。

補曰三百步爲里六十寸爲步寸乘步得萬八千寸此小股之長也小句一寸小股長萬八千寸則大句一里大股即長萬八千里大股之于大句若小股之于小句而得從前表至日處之里數以此知近世四率之法古人已先有之小句首率小股次率大句三率求得大股爲四率。

視日方入入前表半寸則半寸得一里。

補曰論算術東入一寸西亦當入一寸淮南云半寸則設術也半寸爲里則所得必倍如倍半寸爲一寸所得即同。

半寸而除一里積寸得三萬六千里。

補曰置一里積寸萬八千以五爲法除之即得此則日遠于前一倍乃爲虛數故必除而後得實數也除則從此西里數也。

補曰除謂除前萬八千里猶倍半寸爲一寸也。

并之東西里數也。

案里元寫本誤作之今從莊刻本改正

補曰凡三萬六千里。

則極徑也。未春分而直。已秋分而不直。此處南也。未秋分而直。已春分而不直。此處北也。分至而直。此處南北中也。

補曰。此求地中也。直。謂表與日直。十六所以曲阿淵虞。爲二分日所出入之處。此南北中也。未春分。日行其南。故處南則直。直在春分前。則直亦必在秋分後。雖已秋分。尙未直也。未秋分。日行其北。故處北則直。直在秋分前。則直亦必在春分後。雖已春分。尙未直也。惟二分氣至。而直方處南北之中。皆視日道之南北爲定也。

從中處欲知中南也。

補曰。知中則知南矣。周髀算經云。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之表。以繩繫表顛。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致地而識之。又到日明日加卯之時。復引繩希望之首。及繩致地而識其端。相去二尺三寸。故東極二萬三千里。其兩端相去。正東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法雖不同。理無異也。

未秋分而不直。此處南北中也。

補曰。秋分直。故未秋分不直。言秋分。則春分可知。隋志曰。周禮大司徒職。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此則渾天之正說。立儀象之大本。故云。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

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又攷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參諸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案土圭正景。經文闕略。先儒解說。又非明審。祖暅錯綜經注。以推地中。其法曰。先驗昏旦。定刻漏。分辰次。乃立儀表于平準之地。名曰南表。漏刻上水。居日之中。更立表于南表景末。名曰中表。夜依中表。以望北極樞。而立北表。令參相直。三表皆以縣準定。乃觀三表直者。其立表之地。即當子午之正。三表出者。地偏僻。每觀中表。以知所偏。中表在西。則立表偏在地中之西。當更向東求地中。若中表在東。則立表處在地中之東也。當更向西求地中。取三表直者。爲地中之正。又以春秋二分之日。旦始出東方半體。乃立表于中表之東。名曰東表。令東表與日及中表參相直。是日之夕。日入西方半體。又立表于中表之西。名曰西表。亦從中表西望西表。及日參相直。乃觀三表直者。即地南北之中也。若中表差近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南。中表差在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北。進退南北。求三表直正東西者。則其地處中。居卯酉之正也。所說求東西地中。淮南無之。其求南北地中。即與淮南同理。

從中處。欲知南北極遠近。從西南表參望日。日夏至始出。與北表參。則是東與東北表等也。

補曰。夏至日出東北維。故從西南表參望。東北西南兩表。與日參。如北前北後兩表。與日參無異。即可借春秋分表位。爲夏至表位。借春秋分日入前表之數。爲夏至日入前表之數。故云東與東北表等也。

正東萬八千里。則從中北亦萬八千里也。倍之。南北之里數也。

補曰。倍之。爲三萬六千里。與東西正等。

其不從中之數也。

補曰。此爲處南北者言之。

以出入前表之數益損之。表入一寸。寸減日近之里。表出一寸。寸益遠一里。

補曰。處南則表出。處北則表入。何者。處南者。未春分而直也。至分時而日北。故表出。處北者。未秋分而直也。至分時而日南。故表入。寸益損一里。則通率也。

欲知天之高。樹表高一丈。

補曰。天高不可知。測之以景。樹表以求景也。此亦以勾股比例而知。蓋同有大小兩勾股也。

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陰。

補曰。度日中景。

北表一尺。

補曰。一當爲二。

南北尺九寸。

補曰北當爲表。

是南千里陰短寸。

補曰表近日則陰短表遠日則陰長二表相去千里故北表陰二尺南表陰尺九寸即爲寸差千里之通率。

南二萬里則無陰是直日下也。

補曰千里短寸則萬里短尺據北表陰二尺故南二萬里則無陰既得千里短寸之率即棄南表不用但用北表陰以推日下之數也。

陰二尺而得高一丈者是南一而高五也。

補曰置表高一丈以陰二尺除之得五是南萬里而日高五萬里也此爲高率然日無高下有高下者地圓使然故曰蓋天即渾天也。

則置從此至日下里數因而五之爲十萬里則天高也。

補曰二萬里爲實高五爲法乘之得十萬里此天高之數必知天高十萬里者以表高一丈中有百寸寸得千里百之而成十萬故也然則表即天高之率故以直日下無景爲天高周髀云周髀長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髀者股也正晷者句也正南千里句一尺五寸正北千里句一尺七寸日益表南

暑日益長。候句六尺。從髀至日下六萬里。而髀無影。從此以上至日。則八萬里。即其理也。六萬里者。設法詞實測。則不然。故曰。日夏至南。萬六千里。日中無影。若使景與表等。即高與遠等也。

補曰。以千里差寸率之。則去日下十萬里。景與表等。即可從日遠。以知天高。至此。則句股適均矣。

八十歲日復之圖第一

顧瑛立寅未子己亥辰酉寅申丑午亥己戌卯申
殷曆冬至子己戌卯酉寅未子午亥辰酉卯申丑午

甲己甲己乙庚乙庚丙辛丙辛丁壬丁壬

戊癸戊癸己甲己甲庚乙庚乙辛丙辛丙

壬丁壬丁癸戊癸戊甲己甲己乙庚乙庚

丙辛丙辛丁壬丁壬戊癸戊癸己甲己甲

庚乙庚乙辛丙丙辛丙壬丁壬丁癸戊癸戊

右皆天正人正中節氣之日也。曆法七十六歲爲一部，第一部命爲甲寅甲子，第二部縮上四算，命爲癸巳癸卯，至二十部終于乙亥乙酉，是爲一紀，則歲日有一十九復矣。

八十歲日復之圖第二

秦曆
立春

辰酉寅未丑午亥辰戌卯申丑未子巳戊

戊癸戊癸己甲己甲庚乙庚乙辛丙辛丙

壬丁壬丁癸戊癸戊甲己甲己乙庚乙庚

丙辛丙辛丁壬丁壬戊癸戊癸己甲己甲

庚乙庚乙辛丙辛丙壬丁壬丁癸戊癸戊

甲己甲己乙庚乙庚丙辛丙辛丁壬丁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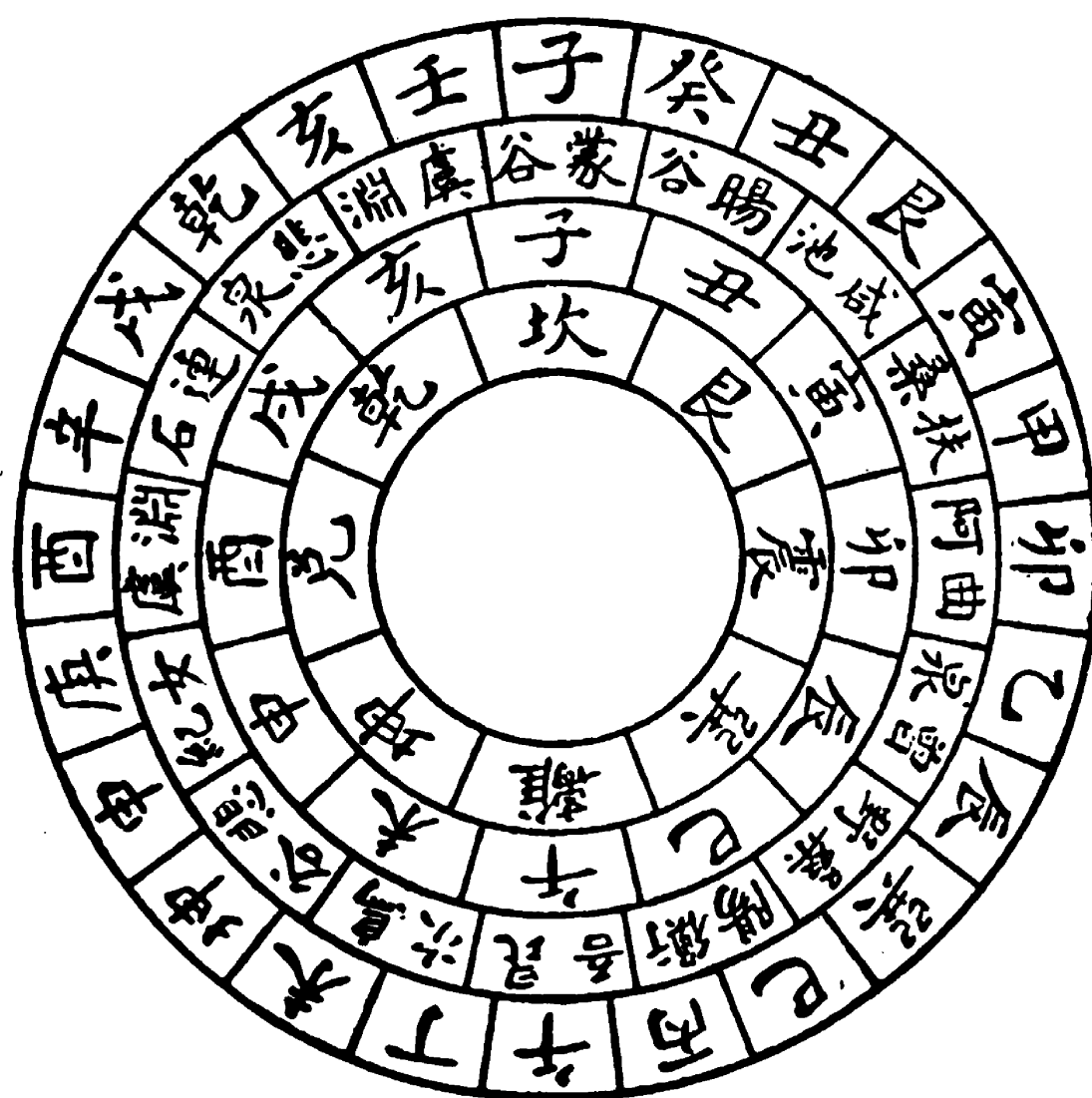
舊說秦曆上元己巳立春淮南以爲壬午冬至冬至後四十六日立春則戊辰也故復爲

此圖

咸池右行四仲日所在圖

正月	日在亥	加時酉	咸池在午
二月	日在戌	加時巳	咸池在卯
三月	日在酉	加時丑	咸池在子
四月	日在申	加時酉	咸池在酉
五月	日在未	加時巳	咸池在午
六月	日在午	加時丑	咸池在卯
七月	日在巳	加時酉	咸池在子
八月	日在辰	加時巳	咸池在酉
九月	日在卯	加時丑	咸池在午
十月	日在寅	加時酉	咸池在卯
十一月	日在丑	加時巳	咸池在子
十二月	日在子	加時丑	咸池在酉

日行六十合堪輿之圖



律應二十四氣之變圖



冬至後六中氣。比坤六爻律。夏至後六中氣。比乾六爻律。即二十四氣反覆。比十二律也。而自黃鐘至蕤賓七律。冬至後用半。夏至後用全耳。其冬至後音漸濁。夏至後音漸清之理。即前所云十五日爲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也。何者。此冬至音比林鐘。前音比黃鐘。比林鐘。即比黃鐘也。此小寒音比夷則。前音比應鐘。比夷則。即比應鐘也。夷則清于林鐘。而黃鐘七律。俱用半律。應鐘不較濁乎。由是推之。此芒種比蕤賓。半爲最清。而前比大呂。正爲最濁。淮南因清以知濁。故曰音漸濁。夏至則此比黃鐘。前亦比黃鐘。小暑此比大呂。前亦比大呂。至大雪則同比應鐘。故黃鐘七律。俱用全律。故直曰音漸清也。二者皆非隨月律之正法。是以同謂之變。前二至俱比黃鐘。則此二至俱得比林鐘。是故小暑前比大呂。今比蕤賓。猶小寒之比夷則。應鐘也。大暑前比太簇。今比中呂。猶大寒之比南呂。無射也。至于大雪。則前比應鐘。今比夷則而終。夷則至應鐘。俱用倍律。則亦可云音漸濁矣。此又因清以知濁也。

旋宮六十律之圖舊時有之。然黃鐘宮後。次以林鐘。由是終于中呂之宮。雖合相生之序。而六十律不復周環。此圖從黃鐘一律。生爲六十律。可得以律直日之法。因而六之。即周一歲之日。而黃鐘之分屬五子。及七十二日。五行受制之理俱見。逆而次之。則冬至後。十二氣所比之音也。順而次之。則夏至後。十二氣所比之音也。而十二月之律。亦可從逆數而得。皆推淮南之意知之也。

七 韻 清 濁 和 繆 之 圖

宮	黃鐘一	大呂一	太簇一	夾鐘一	姑洗一	中呂一	蕤賓一	林鐘一	夷則一	南呂一	無射一	應鐘一
徵	林鐘五	夷則五	南呂五	無射五	應鐘五	黃鐘五	大呂五	太簇五	夾鐘五	姑洗五	中呂五	蕤賓五
商	太簇二	夾鐘二	姑洗二	中呂二	蕤賓二	林鐘二	夷則二	南呂二	無射二	應鐘二	黃鐘二	大呂二
羽	南呂六	無射六	應鐘六	黃鐘六	大呂六	太簇六	夾鐘六	姑洗六	中呂六	蕤賓六	林鐘六	夷則六
角	姑洗三	中呂三	蕤賓三	林鐘三	夷則三	南呂三	無射三	應鐘三	黃鐘三	大呂三	太簇三	夾鐘三
變宮	應鐘七	蕤賓七	黃鐘七	大呂七	太簇七	夾鐘七	姑洗七	中呂七	蕤賓七	林鐘七	夷則七	南呂七
變徵	蕤賓四	林鐘四	夷則四	南呂四	無射四	應鐘四	黃鐘四	大呂四	太簇四	夾鐘四	姑洗四	中呂四

八十四聲。舊亦有圖次。與六十律同。今亦更定。則一律而爲八十四。相生不絕。以祖孝孫所次。自一至七之等。志於其下。即律之短長。聲之清濁。以明而和。繆之義。盡顯。蕤賓以後。上下相生之序。諸家不同。以是圖觀之。則重上生者。變徵生正宮也。其下生者。非變徵正宮。而爲它聲者也。以十二律主十二月。則皆爲正律。而生之者。爲變徵。故必從上生。大呂夾鍾中呂。以陰律主夏至以前之月。故不從上下相生之正。然則晉志謂取其諸韻者。殆未盡得其實也。

候 氣 三 律 圖

淮南鴻烈集解 六 附錄 淮南天文訓補註

一百三十六

平		地																																													
應鐘倍律減三亦八十一	應鐘四十二	蕤賓五十三	黃鐘八十一																																												
	黃鐘三十九																																														
	三減分三																																														
一 十 八		<table><tr><td>應</td><td>鐘</td><td>減</td><td>三</td></tr><tr><td>無</td><td>射</td><td>減</td><td>三</td></tr><tr><td>南</td><td>呂</td><td>減</td><td>三</td></tr><tr><td>夷</td><td>則</td><td>減</td><td>三</td></tr><tr><td>林</td><td>鐘</td><td>減</td><td>三</td></tr><tr><td>蕤</td><td>賓</td><td>減</td><td>三</td></tr><tr><td>中</td><td>呂</td><td>減</td><td>四</td></tr><tr><td>姑</td><td>洗</td><td>減</td><td>四</td></tr><tr><td>夾</td><td>鐘</td><td>減</td><td>四</td></tr><tr><td>太</td><td>簇</td><td>減</td><td>四</td></tr><tr><td>大</td><td>呂</td><td>減</td><td>四</td></tr></table>		應	鐘	減	三	無	射	減	三	南	呂	減	三	夷	則	減	三	林	鐘	減	三	蕤	賓	減	三	中	呂	減	四	姑	洗	減	四	夾	鐘	減	四	太	簇	減	四	大	呂	減	四
應	鐘	減	三																																												
無	射	減	三																																												
南	呂	減	三																																												
夷	則	減	三																																												
林	鐘	減	三																																												
蕤	賓	減	三																																												
中	呂	減	四																																												
姑	洗	減	四																																												
夾	鐘	減	四																																												
太	簇	減	四																																												
大	呂	減	四																																												
二 十 四																																															
始 之 至 氣		鐘 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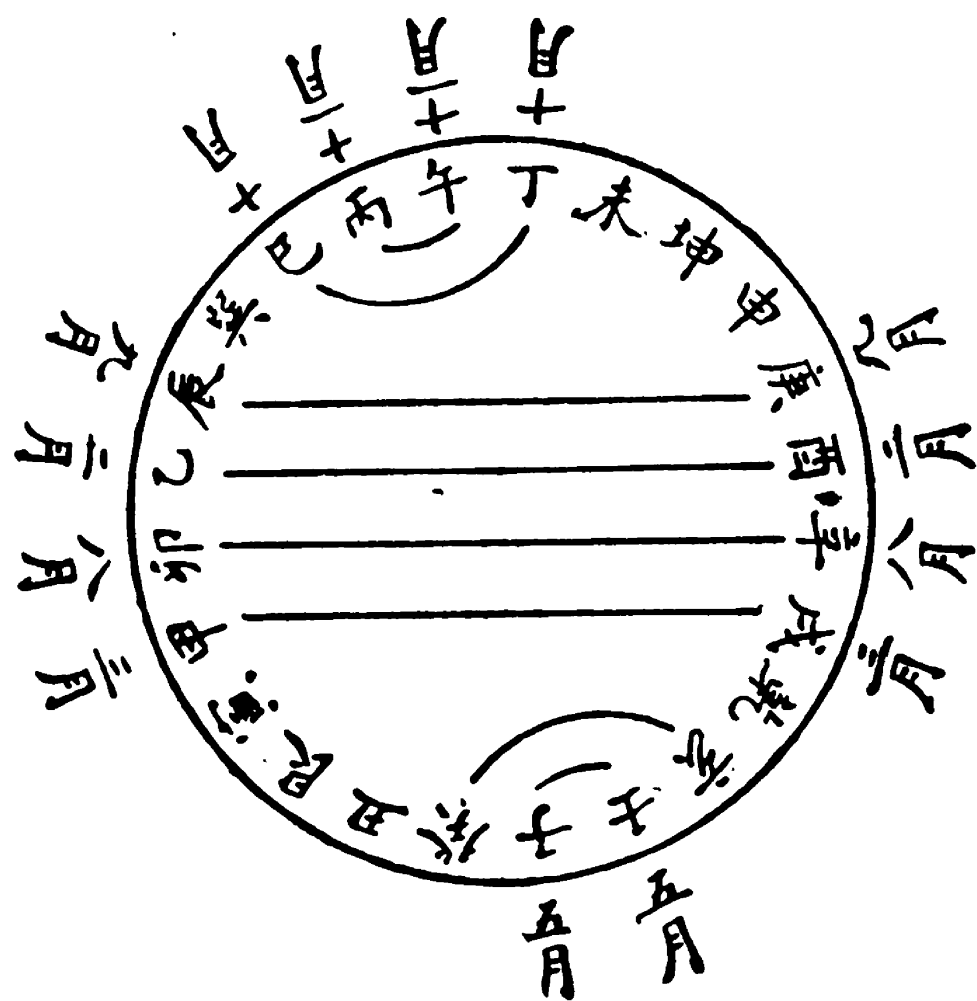
候氣之律。以黃鐘蕤賓應鐘爲三限。應鐘氣至盈月得黃鐘。故減應鐘正律。或減應鐘倍律。俱可爲黃鐘。此淮南云。黃鐘八十一。而呂覽謂黃鐘三寸九分也。論十二月氣至。則冬至陽消之極在上。爲數一十八。陰長之極在下。爲數二十四。陰下陽動。夏至陰消之極在上。爲數一十八。陽長之極在下。爲數二十四。陽下陰動。二十四者。子午相距之數也。爲南北之極。故長數居之。其上爲消數所居。長數五十分。消數二十二。長數九分。消數二十一。長數十三分。消數二十。長數十七分。消數十九。長數二十一。消數十八。長數二十四分。消數十九。

二十歲刑德離合圖

甲子申辰德甲刑卯寅辰
乙丑己酉德庚刑戌酉申
丙寅戌午德丙刑巳未午
丁卯亥未德壬刑子亥丑
戊辰子申德戊刑辰卯寅
己巳丑酉德甲刑申戌酉
庚午寅戌德庚刑午巳未
辛未卯亥德丙刑丑子亥
壬申辰子德壬刑寅辰卯
癸酉己丑德戊刑酉申戌

甲戌午寅德甲刑未午巳
乙亥未卯德庚刑亥丑子
丙子申辰德丙刑卯寅辰
丁丑酉巳德壬刑戌酉申
戊寅戌午德戊刑巳午未
己卯亥未德甲刑子亥丑
庚辰子申德庚刑辰卯寅
辛巳丑酉德丙刑申戌酉
壬午寅戌德壬刑午巳未
癸未卯亥德戊刑丑子亥

入合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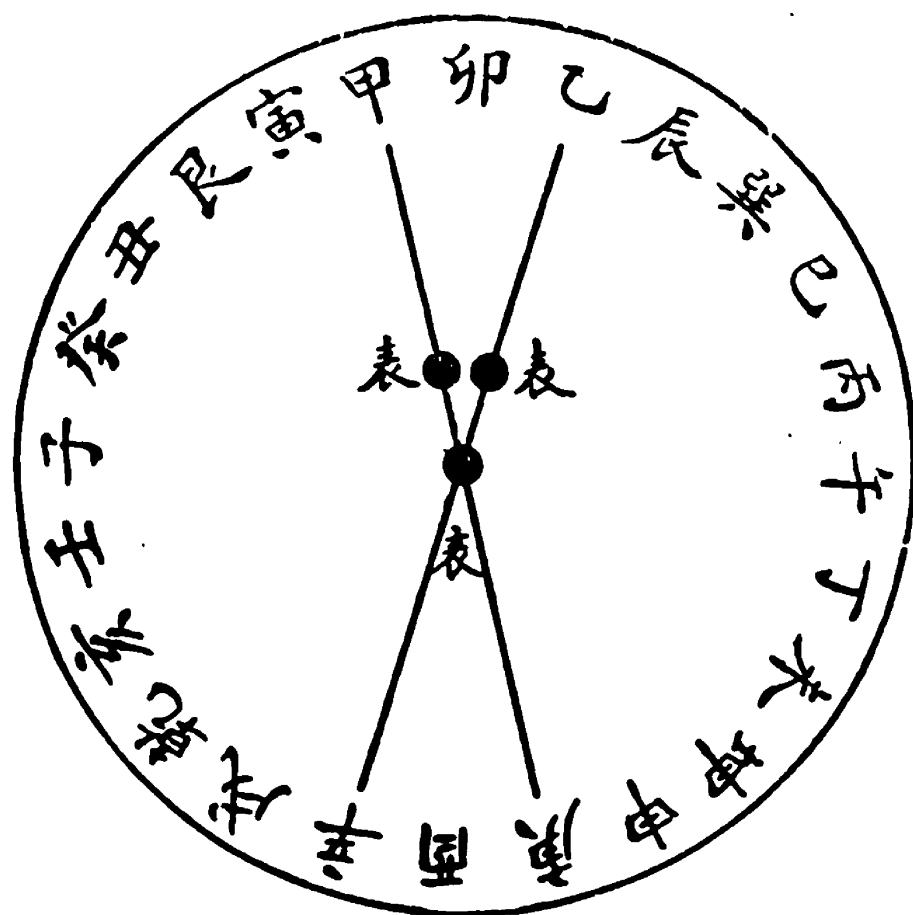


淮南鴻烈集解 六附錄 淮南天文訓補註

一百三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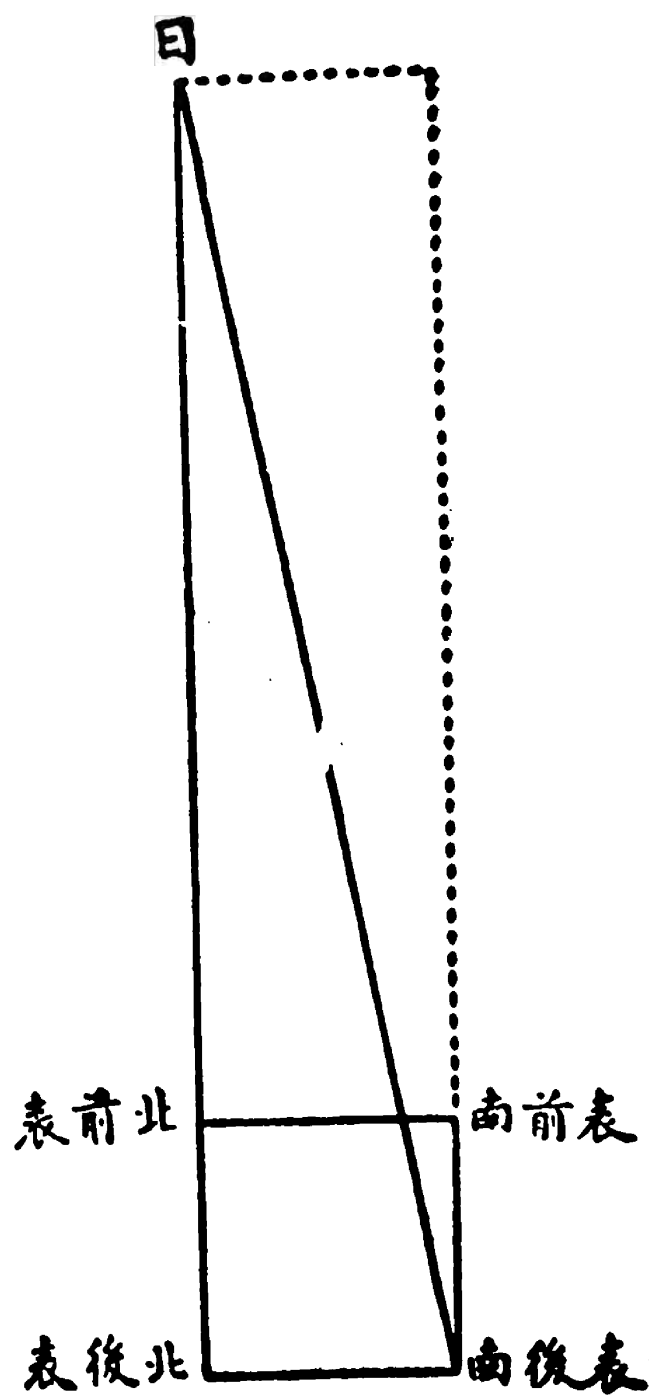
此方面八合也。其
占皆主四方。以戊
易陽幹。已易陰幹。
即復成八合。而占
在中原及天下。所
謂大會八。小會亦
八。

正朝夕圖



正朝日在甲。樹一表東方。景到庚。又樹一表西方。從北廉望日。是西表在景北也。正夕日在辛。復樹一表東方。亦從北廉望日。即西表則在景南。而景至乙。此則二景交于西表之東。而為正中也。故取東二表之中。以直四方之表。而得正東方。此即後世三角法之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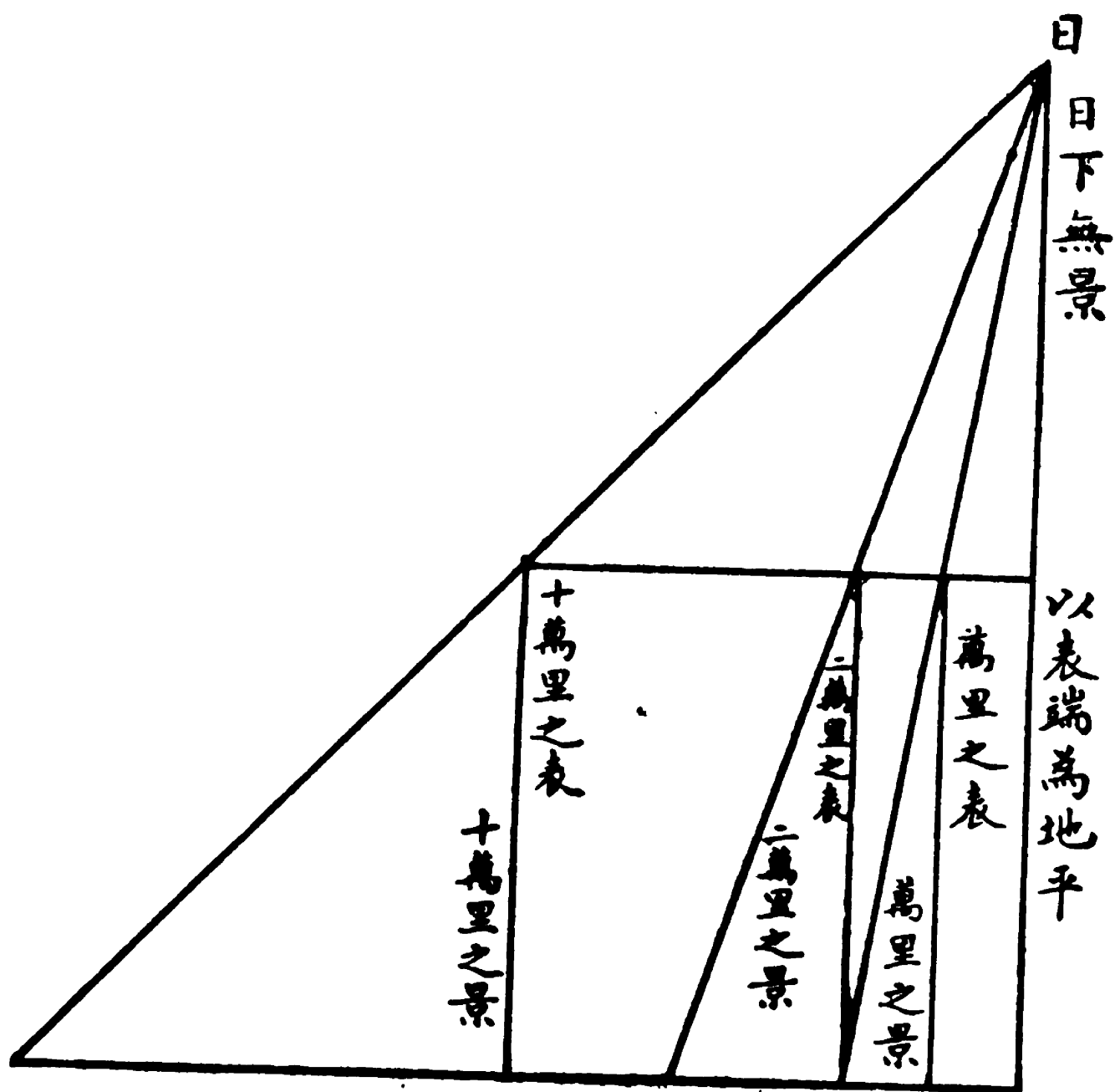
測日遠句股比例圖



從日至北後表爲股。至南後表爲弦。兩後表相距爲句。弦截南前表于外。得日入表之數。從南前表引虛線而東。從日引虛線而南。成爲方形。依弦破之。爲倒順兩大句股也。南二表及弦間有小句股之倒者。以比大句股。其倒正等。蓋倒順兩大句股。積數無異。故小句股雖倒。可以比大句股之順者也。

測日高勾股比例圖

淮南鴻烈集解 六 附錄 淮南天文訓補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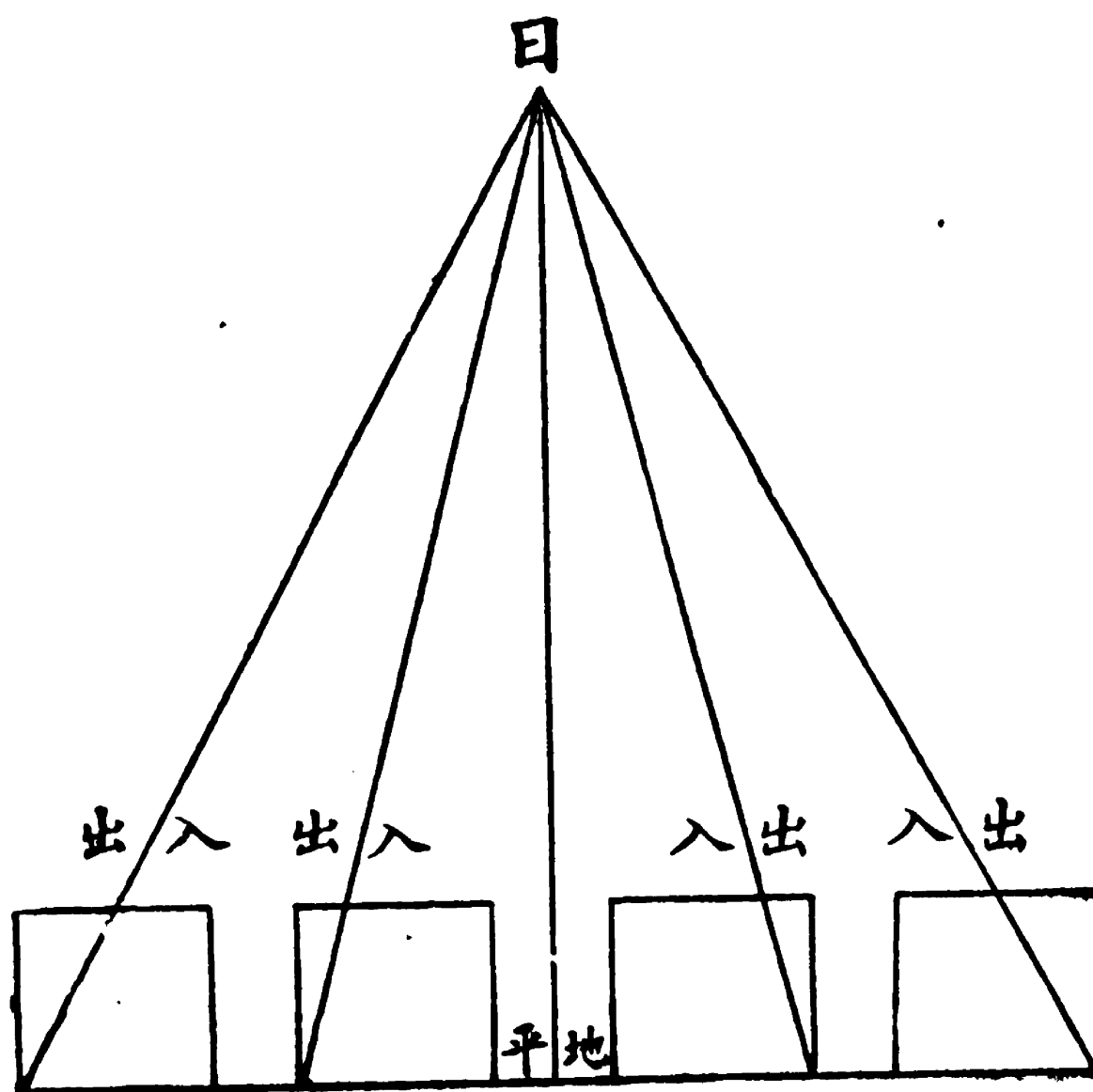


一百四十二

以景二尺。除表高一丈。得
 南一高五為率。比南至日
 下三萬里。知為日高十萬
 里。二萬里之表在日北。成
 小勾股。日下二萬里。成大
 勾股。比例正等。是故去日
 萬里。則景一尺。去日二萬
 里。則景二尺。直日下則無
 景。若去日十萬里。則景一
 丈。而與表等。日高常十萬
 里也。試以表端為地平。即
 地下之景。必與去日里數
 正等。其理顯矣。

日景出入表損益之圖

淮南鴻烈集解 六 附錄 淮南天文訓補註



工分日當卯西之中故地中景與表直中垂一線是也不處地中景必有出入之數處南則弦入表北而表出處北則弦出表南而表入出多則遠日出少則近日處南然也入多則近日入少則遠日處北然也蓋南用南後表北用北後表其前表則常用南耳如改用北表則處南者以入少爲遠日入多爲近日處北者以出少爲近日出多爲遠日法正相反

天維十二月小周天之圖

正月	日在亥	加時亥	天維在寅
二月	日在戌	加時酉	天維在丑
三月	日在酉	加時未	天維在子
四月	日在申	加時巳	天維在亥
五月	日在未	加時卯	天維在戌
六月	日在午	加時丑	天維在酉
七月	日在巳	加時亥	天維在申
八月	日在辰	加時酉	天維在未
九月	日在卯	加時未	天維在午
十月	日在寅	加時巳	天維在巳
十一月	日在丑	加時卯	天維在辰
十二月	日在子	加時丑	天維在卯